

三國志集解

十二



# 蜀書一

高似孫曰劉備父子在蜀四十餘年始終號漢豈可以蜀名哉其曰蜀者一時流俗之言耳壽乃黜正號而從流俗史之公法國之正統輒皆失之

黃震曰蜀地名非國名昭烈以漢名未嘗以蜀名孫氏之盟亦曰漢吳是天下未嘗以蜀名也且國有稱號猶人有姓氏未有改人之姓氏而筆之書亦未有改人國號而筆之史謂其偏據歟劉淵自謂漢人猶謂之漢謂未能中興歟元帝南渡世亦謂之晉矣未聞以其居吳而謂之吳也（見黃氏日鈔卷四十八）章學誠曰黃東發謂三國稱漢爲蜀由曹操有心貶抑又坐罪陳壽謂命名不正是則然矣後世文士亦多從之則非有心爲貶抑也蓋緣三國起事漢獻帝尙在其後昭烈據有梁益勢不容兩漢並稱其中朝人士指西爲蜀取便分別初不爲貶抑地也貶抑則稱僞漢必不稱蜀也（見章氏遺書知非札記）劉咸炘曰章氏謂沿稱非貶抑是矣而謂因並稱之嫌則非昭烈卽位魏已篡矣何嫌于並邪魏稱受禪于漢自不容更有漢指西爲蜀亦非僅爲分別也吳人則通稱爲漢其證甚多不獨盟詞吳稱漢而魏獨不稱漢其爲有心明矣推承祚之意蓋以魏旣居正二方自不可以國號對之故以地稱一中國而鼎立分割本前此所未有無例可沿名書爲三國志而各自爲書者乃從其不相統屬之實而名爲吳蜀者則示其本一全中國也且晉旣承魏亦必不容有漢承祚依時人之意亦自不敢稱爲漢此固非有心貶抑然以魏爲正則明矣潘眉曰先主卽尊繼漢統不以蜀爲國號江表傳載吳主曰前所以名西爲蜀者以漢帝尙存故耳今漢已廢自可名爲漢中王後爲帝遂稱爲漢故其盟文曰自今日漢吳旣盟之後戮力一心陳志改漢爲蜀於義未當也周壽昌曰承祚以稱漢易混故名蜀以分三國眉目而於各文中或稱漢或稱蜀漢以存其真並非改漢爲蜀卽

諸葛設科條亦自曰蜀科不稱漢科也名山存稿云黃龍元年盟書聯稱漢吳此吳稱漢也卍丘儉傳裴注文欽與郭淮書託命歸漢此魏稱漢也或曰蜀志較吳魏爲略然亦研練盡致謂壽以父故肆情者膚論也或國小才乏抑亦記注不立無所承借耶觀注楊戲諸公贊可明

三國志三十一

劉二牧傳第一

史通編次篇云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

是僞朝遂乃不遵恆例或曰旣因鼎足立志則此志宜首先主二牧置之妃子傳後如魏志之董袁可也何焯曰二牧不從董袁羣雄之例而列蜀志首非夷昭烈于割據也王者之興先有驅除評云慶鍾二主卽以漢家故事明統緒所歸天祚眞主卽二牧猶不得以闡干耳其文則若霸國之書其義莫非天子之事遺臣故主之思淵矣哉又曰序吳事則正禮不先于討逆系漢統則二牧乃冠乎興王變其例遜其詞所以待後之人自遇其旨于參錯迷謬之中故非當時所測也李清植曰焉璋以枝葉之親而陰懷攘竊之志漢帝旣嘗收戮其二子則亦與於叛亂之數者也蜀志之首二牧所以明先主之取益於義爲可又將以董扶所謂益州有天子氣者爲季興受命之符何焯之論確矣而未盡也劉咸炘曰驅除者一代之所因所勝也凡斷代史書列所因所勝皆在列傳之首未有冠于帝王之前者若如何說則班書陳項當在高紀之前范書更始盆子當在光武之前乎李氏之說彌爲曲謬列于前以示當取借符讖而遂列于前本不成理盆子王郎皆光武所當取何不列于前若謂故取董扶之言以爲符命則當塗之讖袁術以己當之作曹氏書者亦可以袁術列于曹丕之前乎若夫吳志之劉繇士燮仍列權亮休皓之後與魏書董袁諸傳同而不與

此同轉似于蜀示偏方而于吳則同正朝者此自別有其故蓋季漢疆土全因二牧孫氏之于劉士曹氏之于袁陶則不然故二牧之列不與劉士同而示其偏方則尤顯何氏乃反以變例為天子之事而稱為旨在參錯迷謬之中果推此論則凡古史之褒者皆可依己意而說為貶卑者皆可依己意而說為尊人謂明文不然吾則曰此故為迷謬如是則世尚復有真是非邪

晉 平 陽 侯 相 安 漢 陳 壽 撰

宋 中 書 侍 郎 西 鄉 侯 聞 喜 裴 松 之 注

沔 陽 盧 弼 集 解

劉焉字君郎

官本考證云一本作君朗趙一清曰後漢書作君郎錢儀吉曰華陽國志作君朗

江夏竟陵人也

郡國志荆

州江夏郡竟陵一統志竟陵故城今湖北安陸府天門縣西北

漢魯恭王之後裔

漢書景十三王傳孝景皇帝十四男程姬生魯共王餘初

立為淮陽王後徙王魯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

漢書魯恭王傳哀帝建平

三年復立閔為魯王王莽時絕諸侯王表云王莽篡位貶閔為公明年獻神書封列侯賜姓王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三年詔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據

此則魯恭王後裔西漢末已國絕逮建武時始得封侯至章帝元和中乃徙封竟陵  
惟由何地徙封史文不載並非由魯徙封蓋魯地已於建武二年封光武兄子興為  
魯王矣沈家本曰西漢王子侯王莽時俱已失國東漢初續封者寥寥安得有徙封  
竟陵之事范云肅宗時徙竟陵為得其實又曰范史城陽恭王祉建武十一年薨十  
三年封祉嫡子平為蔡陽侯永平五年顯宗更封平為竟陵侯平後  
傳四世然則徙封竟陵者乃城陽恭王之後裔或此傳有譌字歟  
支庶家焉御覽

五百五十九引盛洪之荊州記曰鄭鄉即鄭城地也崗南有  
劉長沙墓益州牧焉之父其南又有漢魏郡太守黃香冢  
焉少仕州郡以宗

室拜中郎范書劉焉傳作郎中錢儀吉曰漢制宗室為佐吏例補四百石而中郎  
比六百石郎中比三百石疑當作中郎也羅振玉曰御覽引亦作中郎

### 後以師祝公喪去官

臣松之案祝公司徒祝恬也范書桓帝紀延熹二年八月光祿大夫中山祝恬為  
司徒三年六月司徒祝恬薨章懷注恬字伯休盧奴

人

居陽城山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城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郡國志  
豫州潁川郡陽城范書黨錮傳李膺傳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陳寔

傳寔避隱陽城山中李膺陳寔俱潁川人一統志陽城故城  
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東南陽城山在登封縣東北俗名車嶺山  
積學教授舉

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觀

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剝百姓

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

范書劉焉傳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

爲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續百官志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成帝更爲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劉昭曰孝武之末始置刺史監糾非法不過六條傳車周流匪有定鎮秩裁數百威望輕寡得有察舉之勤未生陵犯之釁成帝改牧其萌始大旣非識治之主故無取焉爾世祖中興監乎政本復約其職還遵舊制斷親奏事省入惜煩漸得自重之路因茲以降彌於歲年母后當朝多以弱守六合危動四海潰弊財盡力竭綱維撓毀而八方不能內侵諸侯莫敢入伐豈非幹強枝弱控制素重之所致乎至孝靈在位橫流旣及劉焉徼僞自爲身謀非有憂國之心專懷狼據之策抗論昏世薦議愚主盛稱宜重牧伯謂足鎮壓萬里挾姦樹算苟罔一時豈可永爲國本長期勝術哉夫聖主御世莫不大庇生民承其休謀傳其典制猶云事久弊生無或通貫故變改正服革異質文分爵三五參差不一況在豎駮之君挾姦詐之臣共所創置焉可仍因大建尊州之規竟無一日之治故焉牧益土造帝服于岷峨袁紹取冀下制書于燕朔劉表制南郊天祀地魏祖據兗遂構皇業漢之殄滅禍原乎此及臻後代任寄彌廣委之邦宰之命授

之斧鉞之重假之都督之威開之征伐之略晉太康之初武帝亦疑其然焉內求

交趾牧

范書內作陰交州刺史互見吳志士燮傳郡國志交州蒼梧郡治廣信交趾郡治龍編南海郡治番禺劉昭注引漢官曰廣信刺史治又引王範交

廣春秋曰交州治羸樓縣元封五年移治蒼梧廣信縣建安十五年治番禺縣詔書以州邊遠使持節并七郡皆授鼓吹以重威鎮晉書地理志武帝元封中置交趾刺

史順帝永和九年（弼按永和止六年九字誤）交趾太守求立為州朝議不許即拜敵為交趾刺史建安八年張津為刺史士燮為交趾太守共表立為州乃拜津為

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宋書州郡志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百越交趾刺史治龍編獻帝建安八年改曰交州治蒼梧廣信縣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縣及分為廣州治

番禺交州還治龍編馬與龍曰交州刺史前漢治廣信中興後徙治龍編建安八年以前曰交趾不曰交州吳增僅曰交州漢本定為交趾刺史不稱州（郡國志作交

州乃校者不審）建安八年張津士燮表請始稱交州治廣信十五年徙治番禺一統志廣信故城今廣西梧州府蒼梧縣治番禺故城今廣東廣州府南海縣治龍編

故城今廣西太平府憑祥州南七百里鄒代鈞云今越南（法蘭西領土）河內道治 欲避世難 胡三省曰以交趾僻遠可以避禍也 議

未即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

董扶與任安俱以學行齊聲事見後注又見秦宓傳注引益部耆舊傳

京

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

通鑑胡注引蔡邕月令章句晉書天文志解釋分野文繁不錄

焉聞扶言



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

范書郤作郟胡三省曰春秋晉大夫郤氏弼按此與魏文帝典論所云之郤儉別為一人

賦斂煩擾謠言遠聞

華陽國志云刺史河南郟儉賦斂煩擾流言遠聞

儉郤正祖也

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

華陽國志益作壹梁作涼此誤耿鄙事見馬超傳注引典略官本考

證曰張益宋本作張壹後漢書作張懿梁州後漢書作涼州錢大昕曰後漢書靈帝紀中平五年休屠各胡攻殺并州刺史張懿此作張益蓋避晉宣帝諱改之紀又稱中平四年涼州刺史耿鄙討金城賊韓遂鄙兵大敗不言被殺與此傳異漢時無梁州此稱梁者音之譌也錢儀吉曰先主穆皇后之兄吳壹華陽國志作懿潘眉曰書

中懿師昭炎字皆不諱不應獨改此名當是傳寫之誤

焉謀得施

元本陳本施作旋誤

出為監軍使者領益州

牧

華陽國志云漢帝將徵儉加刑以焉為監軍使者尋領益州牧章懷注云前書任安為監北軍使者

封陽城侯

陽城見前

當收儉

治罪

潘眉曰此詔旨如此非實事也儉為馬相所殺郤正傳亦云為盜賊所殺

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為幽州劉焉為益州劉表為荊州賈琮為冀州

范書賈琮傳琮字孟堅東

郡聊城人。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阯刺史。琮到部，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百姓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迺以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迺命御者褰之。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

卿尚書以選為牧伯，各以本秩居任。

胡三省曰：列卿秩中二千石，尚書秩六百石，耳東都以後尚書職任重於列卿。舊典

傳車參駕，施赤為帷裳。

惠棟曰：風俗通今刺史行部，號傳車。魏志云：漢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續志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

節者重導

臣松之案：靈帝崩後，義軍起，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然後劉表為荊州，不與焉。

同時也。

趙一清曰：後漢書有太僕黃琬為豫州牧，無劉表案。表傳云：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為援，乃以表為鎮南將軍。荊州牧裴注為審也。

漢

靈帝紀曰：帝引見焉，宣示方略，加以賞賜，勅焉為益州刺史。前刺史劉雋卻儉，皆貪殘。

放濫

官本濫作溢

取受狼籍，元元無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攝行法，以示萬姓，勿令漏露。使

癰疽決潰，為國生梗。焉受命而行，以道路不通，住荊州東界。

元本此節注文訛誤極多，故未列舉。

# 扶亦求爲蜀郡西部屬國都尉

續漢志百官志中興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

治民比郡郡國志益州蜀郡屬國劉昭注故屬西部都尉延光元年以爲屬國都尉別領四城范書西南夷傳武帝天漢四年以沈黎郡并蜀爲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安帝延光四年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太守靈帝時以蜀郡屬國爲漢嘉郡弼按據此則靈帝時已改爲漢嘉郡傳文應云扶求爲漢嘉郡守何以仍書求爲蜀郡西部屬國都尉按郡國志漢嘉爲故青衣蜀郡西部本有兩都尉一雖改郡尙有一都尉也

## 及太倉令會巴

# 西趙躄棄官俱隨焉

續百官志太倉令一人主受郡國傳漕穀屬大司農官本考證云會字疑衍錢大昕曰華陽國志無會字以太

倉下屬當從之巴西見魏志武紀建安二十年

#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

晉書陳壽傳壽撰益部耆舊傳十篇隋書經籍志雜傳類益部耆舊傳十四卷陳長壽撰舊唐志益部耆舊傳十四卷陳

壽撰新唐志同華陽國志卷十一後賢志云益部自建武後蜀郡鄭伯邑太尉趙彥信及漢中陳申伯祝元靈廣漢王文表皆以博學洽聞作巴蜀耆舊傳陳壽以爲不足經遠乃并巴漢撰爲益部耆舊傳十篇散騎常侍文立表呈其傳武帝善之又卷十二序志云陳君承祚別爲耆舊始漢及魏煥乎可觀章宗源隋志考證云漢中士女志曰有陳術字申伯作者耆舊傳愚按裴松之顏師古注史皆引陳壽益部耆舊傳（他書所引多不著名）無引陳術者沈家本日隋唐志卷數增多

未詳其分合之故隋志作長壽者衍長字也蜀志李譔傳時又有漢中陳述字申伯著益部者舊傳及志此書在陳壽之先裴氏既稱陳壽則所引非述書黃逢元曰漢書注蜀志注水經江水注史記歷書又董扶字茂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大宛傳索隱引存書鈔初學記御覽屢引

歐陽尚書

漢書藝文志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事又伏生授倪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事聘士楊厚

楊厚見秦宓傳注引益部者舊傳范書楊厚傳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

統曰吾綈裘中有先祖所傳秘記為漢家用爾其修之厚少學究極圖讖遂至京統業年八十二卒于家策書弔祭鄉人諡曰文父門人為立廟

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子弟自遠而來

宋本作弟子自遠而至范書方術傳董扶廣漢綿竹人少游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

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馮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

翊趙謙等舉扶

范書趙典傳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典兄子謙字彥信初平元年代黃琬為太尉扶以病不詣遙於長安

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

稱尤重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

涼騷擾西戎蠢叛宜勅公車特詔待以異禮諮謀奇策於是靈帝徵扶卽拜侍中在朝

稱爲儒宗甚見器重求爲蜀郡屬國都尉扶出一歲而靈帝崩天下大亂後去官年八

十二卒于家始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致止潘眉曰致當作至言人莫能當所至而

談止也後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扶所長宓曰董扶褻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何焯曰趙岐孟

子注云孔子舉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二語必經師成語也惠棟曰謝承書云李咸奏曰春秋之義貶纖芥之惡采毫毛之善

### 是時涼州逆賊

潘眉曰范書作益州下云於綿竹合聚則在益州矣涼州誤

### 馬相趙祇等於綿竹縣

### 自號黃巾

郡國志益州廣漢郡縣竹一統志綿竹故城在今四川綿州德陽縣北縣自古爲由涪入成都必經之要道又爲涪江所經當在今羅江德陽

### 之合聚疾疫之民

疾疫宋本作疫役謂疫於徭役怨毒者

一一日中得數千

### 人先殺綿竹令李升吏民翕集

官本考證云監本訛作翕習今改正弼按宋本亦作翕習

合萬餘人便

### 前破雒縣

郡國志益州廣漢郡雒州刺史治齊召南曰各州刺史治例無州字此州字衍一統志雒廢縣在今四川成都府漢州北

攻益州

**殺儉**

周壽昌曰前云當收儉治罪殆以遠道梗阻命令不通前云收儉者止是虛辭而儉仍在益州為刺史故為賊殺也沈家本日范云進攻雒縣殺郗儉東

漢益州刺史治雒縣益州非二地此文既曰破又曰攻語意重沓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中平二年涼州黃巾逆賊馬相趙祗等聚眾繇竹募疲役之民一二日得數千

人遣王饒趙播等進攻雒城殺刺史儉儉從事史燕邠宋元侯使在葭萌與從事董馥張胤同行聞故哀痛說馥胤赴難二子不可邠歎曰使君已死用生何為獨死之

焉嘉之為圖象學宮誅馥等

**又到蜀郡犍為**

郡國志益州蜀郡治成都犍為郡治武陽有彭亡聚章懷注岑彭死處南中志曰縣南二十里

彭望山益州記曰縣有王喬仙處王喬祠今在縣下有彭祖冢上有彭祖祠一統志成都故城今四川成都府成都華陽二縣治武陽故城今四川眉州彭山縣東北華

陽國志漢太和四年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陽後遂為郡治去成都一百五十里寔宇記武陽城相傳秦惠王時張儀所築

**旬月之間破壞二**

**郡**

趙一清曰水經注益州舊以蜀郡廣漢犍為為三蜀所謂旬月之間破壞三郡者也

**相自稱天子眾以萬數**

沈家本日范書

作眾至十餘萬人案馬相破壞三郡眾必不止萬數恐此文有譌奪

**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

領兵華陽國志作領家兵

何焯云素字衍

**在犍為東界**

華陽國志作在犍為之青衣

**攝斂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月**

**破走**

宋本月作日華陽國志作破滅之

**州界清淨**

宋本淨作靜

**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綿**

竹

何焯曰東漢益州刺史治雒縣焉以郤儉被殺故徙治綿竹綿竹西漢都尉治也

撫納離叛

范書劉焉傳焉到以龍為校尉徙居綿竹龍撫

納離叛黃山曰龍字誤

務行寬惠

華陽國志作務行小惠下有時南陽三輔民數萬家避地入蜀焉恣饒之引為黨與號東州士

胡三省曰為劉焉專制益州張本

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

少容見魏志方伎傳華佗傳注

引文帝典論云甘始老有少容何焯曰所謂少容蓋能久視之意後漢書作有姿色蓋范欲醜之甚其詞耳

常往來焉家故焉遣魯

為督義司馬

督義司馬見魏志張魯傳

住漢中

郡國志益州漢中郡治南鄭一統志南鄭故城今陝西漢中府南鄭縣城東漢中南

鄭互見魏志武紀建安十六年及張魯傳

斷絕谷閣

潘眉曰谷閣謂斜谷及閣道三秦志曰自秦入蜀有三谷四道三谷者其西南曰褒谷南曰駱谷從

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舊志謂首尾一谷非是其棧道有四出從成和階文出者為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為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

之從褒鳳出者為連雲棧道漢王之南鄭由之從成固洋縣出者為斜谷駱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關南之險阨攻取所從來固矣

殺害漢

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

張魯祖父陵造作道書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見魯傳

不得復通又

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

益部耆舊雜記曰

是書隋志不著錄新唐志益州耆舊雜傳記二卷章宗源隋志考證曰蜀志劉焉傳注先主傳注楊洪傳注楊戲傳注並引益

州耆舊雜記初學記人部張松為人短小而放蕩不理節操二語稱益部雜記省耆舊二字沈家本日新唐志載是書雜傳二字誤倒楊戲傳末云益部耆舊雜記

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于篇據此則雜記在陳壽之先故壽得採之疑卽陳術書也丁國鈞曰華陽國志言常寬續陳壽耆舊傳作梁益篇

新志有益州耆舊雜傳記二卷亦卽此書吳士鑑說同弼按沈說是李權字伯豫丁吳說誤蓋承祚楊戲傳既引用此書決非常寬續作之梁益篇也

爲臨邛長

郡國志益州蜀郡臨邛一統志臨邛故城今四川邛州治華陽國志秦張儀與張若城臨邛城周迴六里高五丈在蜀郡西南二百里元和志

銅官山在臨邛縣南二里鄧通所封後卓王孫買爲陶鑄之所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與卓文君俱如臨邛卽此子福見犍爲楊戲輔臣

贊

犍爲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擊殺岐龍

華陽國志漢獻帝初平二年犍爲太守任

岐與賈龍惡焉之陰圖異計也舉兵攻焉燒城都邑下邑禦之東州人多爲致力遂克岐龍姜宸英曰賈能破賊迎焉及焉作逆復攻焉固一時之傑惜其失勢

英雄記曰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犍爲太守任岐自稱將軍與從事陳



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董卓使司徒趙謙

范書獻帝紀初平三年四月誅董卓六月李傕等殺司徒王允前將軍趙謙為

司徒趙典傳亦云謙代王允為司徒是謙為司徒董卓已前死矣此云董卓使司徒趙謙疑誤

將兵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

擊焉焉出青羌與戰故能破殺岐龍等皆蜀郡人

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

范書具作重章懷注重輜重也

千餘乘

華陽國志作造乘輿車服千餘僭擬至尊

荆

州牧劉表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既沒子夏居西

河教授禮記檀弓篇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爾罪一也胡三省曰表蓋言焉在蜀僭擬使蜀人疑為天子也時焉子範為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

璋為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

英雄記曰範聞父焉為益州牧

聞字疑衍

董卓所徵發皆不至收範兄弟三人鑰械於郿

塢郿塢見

為陰獄以繫之

監本繫作擊誤周壽昌曰陰獄即魏志蔣濟傳所云之地獄言置獄於陰處使人不易探也

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

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焉聞相者陳留吳懿妹當大貴為瑁聘之故陳壽劉焉傳評云聽相者之

言則求婚吳氏是也弼按事見二主妃子傳

獻帝使璋曉諭焉焉留璋不遣

典略曰時璋為奉車都尉在京師焉託疾召璋璋自表省焉焉遂留璋不還

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焉及範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範謀泄

奔槐里騰敗退還涼州範應時見殺於是收誕行刑

馬騰劉範事詳見魏志董卓傳范書

焉傳興平元年征西將軍馬騰與範謀誅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戰敗範及誕並見殺康發祥曰二書所記一謀反一勤王語氣大異陳仁錫曰範誕就戮焉識不如葵沈家本曰是時騰與範等謀誅李傕非反也此承祚承舊文之誤范已刊正

英雄記曰範從長安亡之馬騰營從焉求兵焉使校尉孫肇將兵往助之敗於長安

華陽

國志治中從事廣漢王商極諫不從謀泄範誕受誅

議郎河南龐羲與焉通家

璋長子循妻為龐羲女見璋傳羲為巴西太守好士見鄧芝傳

乃募將焉諸

孫入蜀

胡三省曰將如字領也攜也挾也

時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

華陽國志具作乘范書作重

延

及民家焉徒治成都既痛其子

華陽國志其作二

又感祆災興平元年癰疽

發背而卒

說文疽久癰也

州大吏趙躄等

華陽國志作州帳下司馬趙躄治中從事王商等（王商見許靖傳注）

貪

璋溫仁共上璋為益州刺史詔書因以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躄

為征東中郎將率眾擊劉表

英雄記曰焉死子璋代為刺史會長安拜潁川扈瑁為刺史入漢中荆州別駕劉闔璋

將沈彌婁發甘寧反擊璋

潘眉曰此甘寧即甘興霸本傳不載曾仕於璋然吳書稱寧曾客巴郡補蜀郡丞後乃依劉表即在此時彌按

甘寧巴郡臨江人

不勝走入荆州璋使趙躄進攻荆州屯胸臆上蠢下如振反

胸臆詳見魏志陳留王紀

咸熙二年范書焉傳先是荆州牧劉表表焉僭擬乘輿器服躄以此遂屯兵胸臆備表趙一清曰上蠢下如振反此六字是裴音釋師古曰胸音劬方輿紀要卷六

十九萬縣漢胸臆縣地三國志漢建興八年置南浦縣屬巴東郡沈約曰時益州牧闔宇表改羊渠立縣是南浦本名羊渠蜀前此所置縣也潘眉曰胸音劬此古

音也章懷吳漢傳注引十三州志音春晉書音義引如淳曰音蠢後又改胸為胸胸既俗字蠢亦非舊音不可從胸字亦宜從地理郡國二志作忍柳從辰曰胸

一作胸忍說文作胸胸今案前續志皆作胸忍前志顏注胸音劬章懷吳漢傳注從之故胸亦音忍下復引十三州志胸音春胸音閏者兼存異說也章懷劉焉傳

注胸音如尹反雖仍是忍音而胸音蠢則又不同音劬則字本从句音春蠢則字當从句矣然段玉裁據十三州志其地下溼多胸忍蟲字仍胸忍不作胸忍說文

新附增胸忍二字雖有所本段氏已極論其失至胸字明見許書五音集韻乃謂其俗字真大謬也沈家本曰上蠢以下六字應作小字雙行

### 璋字季玉

璋祖母黃氏黃琬為璋祖母之姪見來敏傳璋母費氏見費禕傳

既襲焉位而張魯稍驕恣不

### 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遂為讎敵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

官本考證

云通鑑攻魯下多數為二字

### 魯部曲多在巴西

巴東巴西詳見魏志武紀建安二十年及張郃傳趙一清曰續郡國志巴郡注引譙

周巴記曰初平六年趙韙分巴為二郡欲得巴舊名故郡以墊江為治安漢以下為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分巴以永寧為巴東郡以墊江為巴西郡一清案此引巴記

有脫誤是以三巴之說不甚分明全氏祖望曰初平六年趙韙分巴為二建安六年以蹇侗之訟分巴為三以永寧為巴東閬中為巴西墊江為巴郡是乃三巴分置之

次第也但初平僅四年云六年字誤耳又劉璋嗣位以趙韙為征東乃興平元年正分巴之歲也誤以為初平迨建安六年趙韙誅故再分巴耳

故以羲

# 爲巴西太守領兵禦魯

張魯事見魏志張魯傳范書焉傳張魯以璋闇弱不得承順璋怒殺魯母及弟而遣其將龐羲等攻魯數

爲所破魯部曲多在巴上故以羲爲巴郡太守魯因襲取之遂雄於巴漢華陽國志璋懦弱少斷張魯稍驕於漢中巴夷杜濩朴胡袁約等叛詣魯璋怒殺魯母及弟遣

和德中郎將龐羲討魯不克巴人日叛乃以羲爲巴郡太守屯閬中禦魯羲以宜須兵衛輒召漢昌寶民爲兵

英雄記曰龐羲與璋有舊又免璋諸子於難故璋厚德羲

毛本羲作義誤下同

以羲爲巴西太

守遂專權勢

# 後羲與璋情好攜隙趙韙稱兵內向衆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而外

## 言入故也

華陽國志或構羲於璋璋與之情好攜隙趙韙數進諫不從亦恚恨也建安五年趙韙起兵數萬將以攻璋璋逆擊之明年韙破敗羲懼遣吏

程郁（通鑑郁作祁）宣旨於郁父漢昌令畿索益寶兵畿曰郡合部曲本不爲亂縱有讒諛要在盡誠遂懷異志非所聞也羲令郁重往畿曰我受牧恩當爲盡節汝

自郡吏當爲效力不義之事莫有二義羲恨之使人告曰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食子非無父子之恩大義然也今雖羹子畿飲之矣羲乃厚謝於璋璋善畿

遷爲江

陽太守

英雄記曰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

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韙素得人心胡三省曰趙韙從焉入蜀璋又

韙所立益州之大吏也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荊州請和胡三省曰荊州劉表也陰結州中

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應韙璋馳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威威當作韙

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郡國志益州巴郡治江州一統志江州故城今四川重慶府巴

縣韙將龐樂李異反殺韙軍斬韙胡三省曰趙韙隨劉焉入蜀將以圖富貴而卒以殺身行險以徼幸不如居易以俟命也

漢獻帝春秋曰漢朝聞益州亂遣五官中郎將牛夏為益州刺史徵璋為卿胡三省曰卿九

卿不至也

### 璋聞曹公征荊州已定漢中

何焯曰已定漢中四字不可曉疑有脫文梁章鉅曰操定漢中張魯遁走是建安二十年尙在

此後數年也王鳴盛說同錢儀吉曰是時劉琮降曹公曹公追先主於當陽濟漢至赤壁敗而逃命無緣得至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於

# 曹公

范書焉傳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荊州璋乃遣使致敬華陽國志十年璋聞曹公將征荊州遣中郎將河內陰溥致敬弼按范書敘此事在建安十三年華

陽國志在十年案建安十年曹公方平冀州北征幽并無暇南及荊州也

## 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

潘眉曰焉四子

範誕璋及小子瑁瑁乃璋弟稱兄瑁誤沈家本日璋字季玉則璋乃焉季子似不得遽謂瑁為璋弟也范史亦稱兄瑁其稱小子者或是庶孽之子

## 瑁狂疾

# 物故

漢書蘇武傳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言其所服用之物皆已

故耳而說者妄欲改物為勿非也宋祁曰物當作物音沒王念孫曰釋名漢以來謂死為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也史記張丞相傳集解引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所能於事念孫案宋說近之物與物同說文物終也或作殍物物聲近而字通今吳人言物字聲如沒語有輕重耳物故猶言死亡楚元王傳云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夏侯勝傳云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物故與流離對文皆兩字平列諸家皆不知物為物之借字故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也弼按霍光傳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師古曰物故死也自裁自殺也此則物故與自裁相連屬而言之也

臣松之案魏臺訪物故之義高堂隆答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

也 范書儒林傳牟長傳注引此作言死者無復所能於事故也康發祥曰今人謂人死曰物故本此

璋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

李賢曰漢世謂蜀為叟孔安國注尙書云蜀叟也後漢書

劉焉傳官本考證曰孔穎達尙書疏云叟者蜀夷之別名漢世不即謂蜀為叟也光武紀中注引常璩華陽國志云武帝元封二年叟夷反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為益

州郡是蜀人謂其西南勞深靡莫諸夷為叟乃今雲南地也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耳環鐵裹結

并雜御物於

曹公曹公拜肅為廣漢太守

廣漢郡治雒見前華陽國志載此為十二年事並云拜肅為掾

璋復遣別

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以此怨

松事

見先主傳注引益部耆舊雜記華陽國志云十三年仍遣肅弟松為別駕詣公公時已定荊州追劉主不存禮松加表望不足但拜越嶲比蘇令松以是怨公

會

曹公軍不利於赤壁

赤壁詳見魏志武紀建安十三年

兼以疫死松還疵毀曹公勸璋

自絕

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曹公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歸乃勸璋自絕 習鑿齒曰昔

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

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曹操暫自驕伐

毛本伐作我誤 而天



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  
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監本無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  
重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  
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連好先

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華陽國志張松舉扶風法正可使交好劉主璋從之又遣

正同郡孟達將兵助劉主守禦前後賂遺無限正遂還後松復說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義李異

等皆恃功驕豪胡三省曰據裴注龐義免璋諸子於難而李異殺趙建德故各恃功欲有外意胡三省曰謂其意欲附外

也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張松法正勸璋結先主互見先主傳及法

正傳華陽國志建安十六年璋聞曹公將遣司隸校尉鍾繇伐張魯有懼心松說璋結先主與先主傳同璋又從之遣法正請先

主璋主簿黃權陳其利害

權諫阻璋迎先主詳見權傳

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

州門以諫璋

華陽國志云從事烈至諫君刎首王累廣漢新都人也州牧璋從別駕張松計遣法正迎先主主簿黃權諫不納累為從事以諫不

入自劬州門以明不可

一無所納勅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歸

華陽國志劉主至巴郡巴

郡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

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

原注墊音徒協反郡國志巴郡墊江宋書州郡

志墊江漢舊縣獻帝建安六年屬巴西劉禪建興十五年復舊一統志今四川重慶府合州治漢書地理志巴郡墊江孟康曰音重疊之疊王先謙曰應劭云音徒浹反

說文襲重衣也从衣執聲巴郡有墊江縣段玉裁云襲江縣為嘉陵江渠江涪江會合之地水如衣之重複故曰襲江淺人譌作昏墊之墊觀應孟之言則知漢書故從

衣詣涪

原注音浮郡國志廣漢郡涪華陽國志涪縣屬梓潼郡去成都三百五十里水通於巴於蜀為東北之要蜀時大將軍鎮之大司馬蔣琬葬此大姓

楊杜李人士多見耆舊傳也胡三省曰巴郡治江州墊江縣屬巴郡涪縣屬廣漢郡墊江水蓋即涪內水也庾仲雍曰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一統

志涪縣故城今四川綿州東

去成都三百六十里

宋本元本作三百六十里各本三百均誤作三千官本考證盧明楷曰鄧艾傳徑漢

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若云涪至成都三千餘里是不應如此之遠三千或三百之訛錢儀吉李慈銘說同

是歲建安十

六年也璋率步騎二萬餘人車乘帳幔

胡三省曰乘繩證翻幔莫半翻幕也

精光曜日往

就與會

范書備自江陵馳至涪城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

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適

胡三省曰之往也

歡飲百餘日璋資給先主使討張魯然後分別

張松令法正白先主便於會所襲璋見先主傳

吳書曰璋以米二十萬斛騎千匹車千乘繪絮錦帛以資送劉備

明年先主至葭萌

漢書地理志廣漢郡葭萌應劭曰音家盲師古曰明音萌（錢大昕曰古音明如盲）郡國志廣漢郡葭萌華陽國志晉

壽縣本葭萌城劉氏更曰漢壽水通於巴西又入漢川蜀大將軍鎮之大將軍費禕葬此胡三省曰蜀王封其弟葭萌於此因以名邑先主改曰漢壽一統志今四川保

寧府昭化縣南漢壽詳見魏志齊王紀嘉平五年

還兵南向所在皆克

華陽國志載先主貽璋書求益萬兵救孫權見先主傳又載龐

統三策見統傳辭語略同不錄范書焉傳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出屯葭萌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己乃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敕諸關戍無復通備大怒

還兵擊璋所在戰克

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二

年

宋本二作一范書通鑑同華陽國志作穀支二年

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

胡三省曰靈帝中平五年劉焉牧益州至是二十七年

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

自建安十七年至十九年

肌

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

華陽國志璋遂遣張裔奉使詣劉主主許裔禮其君而安

其民劉主又遣從事中郎涿郡簡雍說璋璋素雅敬雍遂與同輿而出降

羣下莫不流涕先主遷璋于南郡公

安

郡國志荊州武陵郡孱陵劉昭注引魏氏春秋曰劉備在荊州所都改曰公安先主傳劉琦死羣下推先主為荊州牧治公安江表傳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

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於油江口改名為公安水經江水注江水又東右合油口又東逕公安縣北劉備之奔江陵使築而鎮之一統志孱陵故城今湖北荊州府公安

縣南公安故城今公安縣東北弼按孱陵公安本為兩縣若如魏氏春秋所云是改孱陵為公安不知先主所改者乃改油江口為公安非改孱陵為公安也孱陵在今

公安西南公安在今公安東北三國吳俱屬南郡故此傳云南郡公安也或謂章懷注引蜀志云先主遷璋於公安南此傳似南字誤倒而又衍郡字然華陽國志云遷

璋於南郡之公安與此傳同也

盡歸其財物

范書作財寶

故佩振威將軍印綬

監本官本故上有及字何焯云

宋本故字在佩字下章懷注引蜀志作猶佩胡三省曰曹公先加璋振威將軍故仍佩其印綬

孫權殺關羽取荊州以璋為

益州牧駐秭歸

秭歸詳見魏志文紀黃初三

璋卒

華陽國志劉主東征璋於吳卒也

南中

豪率雍闓據益郡反附於吳

後主傳建興元年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郡國志有益州郡此奪州字通鑑黃初四年初

益州郡者帥雍闓殺太守正昂因士變以求附於吳

權復以璋子闓為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相

諸葛亮平南土

後主傳建興三年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為建寧郡

闓還吳為御史中丞

吳書云闓一名緯為人恭恪輕財愛義有仁讓之風後疾終于家

初璋長子循妻龐羲女也先主定蜀羲為左將軍司馬

先主時為左將軍

璋

時從羲啟留循先主以為奉車中郎將

洪貽孫曰奉車中郎將一人建安末蜀所置

是以璋

二子之後分在吳蜀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

許負事詳見魏志方伎傳朱建平傳史記外戚世家薄太后父

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通生薄姬魏豹立為魏王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豹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而薄姬輸織室漢王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一幸生男後立為孝文皇帝

孔衍漢魏春秋曰許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雌亭侯 臣松之以為今東

人呼母為負衍以許負為婦人如為有似然漢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爵疑此

封為不然

劉歆見圖讖之文則名字改易

漢書劉歆傳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應劭曰河圖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

道四夷雲集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故改名以趣也

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

二主謂漢文帝及光武也

此則

神明不可虛要

馮本虛作妄

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

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

事見二主妃子傳

遽造輿服圖

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致寇

易解卦之辭負且乘致寇至貞

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正義曰乘者君子之器也負者小人之事也施之於人即在車騎之上而負於物也故寇盜知其非己所有於是競欲奪

之故曰負且乘致寇至也

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

范蔚宗論曰劉焉覩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庶乎見幾而作夫

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衍則僭奢之情用固亦恒人必至之情也璋能閉隘養力守案先圖尙可與歲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受流斥所謂羊質虎皮見豺則恐吁哉常璩譏曰劉焉器非英傑圖射僥倖璋才非人雄據土亂世其見奪取陳子以爲非不幸也昔齊侯嗤晉魯之使旋蒙易乘之困魏君賤公叔之侍人亦受割地之辱量才懷遠誠君子之先略也觀劉璋曹公之侮慢法正張松二憾旣徵同怨相濟或家國覆亡或三分天下古人一饋十起輟沐揮洗良有以也

### 張璠曰劉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國人

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史記趙世家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後漢書東夷傳序徐夷僭號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穆王後得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鬪其人故致於敗尸子曰偃王有筋而無骨故曰偃博物志曰徐王妖異不常自稱偃王穆王使楚伐之偃王仁不忍鬪爲楚所敗北漢書人表徐隱王師古曰即偃王弼案徐偃王事語多不經譙周已有辨正詳見陳逢衡竹書紀年集證卷二十九

梁玉繩人表考卷六 未爲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雖君臣之義不正然固以委名附質進不顯

### 陳事勢若韓嵩劉光之說劉表

潘眉曰劉表傳劉光作劉先按先字始宗當名先此光字誤

退不告絕奔亡若

陳平韓信之去項羽而兩端攜貳爲謀不忠罪之次也

蜀書一

三國志三十一



# 蜀書二

## 三國志三十二

### 先主傳第二

史通列傳篇曰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司馬光曰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於是正閏之論興

矣臣愚誠不足以知前代之正閏竊以爲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夏仁暴大小強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僞哉其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均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郝經曰漢建安末曹氏廢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吳昭烈以宗子繼漢卽位于蜀討賊恢復卒莫能相一而折入于晉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亡仕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蜀鄙爲偏霸僭僞于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紊其綱維故稱號論議皆失其正又曰魏晉自以爲正統相繼故不舉昭烈之謚稱曰先主陳壽遂不以漢爲帝紀曰先主傳非也先主者大夫稱其先大夫之辭也繼漢而不稱漢未嘗稱蜀而稱蜀蔑劣甚矣或曰魏武係追尊猶稱帝稱紀三國鼎立既作蜀志宜稱漢昭烈帝爲是劉咸炘曰史之有紀乃一書之綱領非帝者之上儀然紀必取一時之主三方鼎峙莫適爲主承祚則仍守舊法以一方爲紀而餘二方爲傳然二方主傳又爲彼二方之綱故不得不仍用紀體此實向來未有之例固不可以爲有心貶吳蜀也又曰原承祚本意蓋以三方皆當爲紀而一書不可

三紀故既不得不用紀體又不得不名爲傳以爲史法之不得不然也

晉 平 陽 侯 相 安 漢 陳 壽 撰

宋 中 書 侍 郎 西 鄉 侯 聞 喜 裴 松 之 注

沔 陽 盧 弼 集 解

先 主 姓 劉 諱 備 字 玄 德 涿 郡 涿 縣 人

郡國志幽州涿郡治涿一統志涿縣故城今順天府涿州治

漢 景

帝 子 中 山 靖 王 勝 之 後 也

漢書景十三王傳孝景皇帝十四男賈夫人生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勝爲人

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郝經曰武帝詔諸侯王得推恩侯支庶子弟靖王百餘子侯者五人弼按中山靖王子封侯見漢書王子侯表及水經注者七人詳下 勝

子 貞 元 狩 六 年 封 涿 縣 陸 城 亭 侯 坐 酎 金 失 侯 因 家 焉

漢書王子侯表中山靖王子廣

望節侯忠將梁侯朝平薪館侯未央陸城侯貞薪處侯嘉水經澁水注云澁水東過安憲縣南漢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劉應爲侯國又云澁水東南逕任丘城南又東南逕安郭亭南漢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劉傳富爲侯國又云澁水又東北逕博陵縣故城南卽古陸成漢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劉貞爲侯國

又云博水又東逕廣望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劉忠爲侯國又北逕清涼城東卽將梁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劉朝平爲侯國一統志博陵故城今直隸保定府蠡縣南漢置陸城縣封劉貞爲侯國後漢廢入蠡吾改置博陵史記平準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注王子爲侯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日飲酎飲酎受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漢書景帝紀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酎音直救反潘眉曰前漢無鄉亭之封攷漢書王子侯表貞封陸成侯無亭字地理志陸成中山國縣名貞爲中山靖王之後故封中山國之陸成縣侯成字無土旁王子侯表陸成侯下注涿字亦誤又曰失侯在元鼎五年始當家陸成後徙涿耳官本攷證陳浩曰漢書王子侯表陸城侯貞元朔二年六月甲午封元鼎五年坐酎金免此云元狩六年恐誤何焯曰元朔二年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免蓋以始封之明年爲元年也此云元狩六年少十年矣恐誤又曰續漢書百官志宗正卿下注云郡國歲因計上宗室名籍劉昭注引胡廣曰又歲一治諸王世譜差序秩第故西京枝屬其後衰者猶皆可考趙一清曰漢表陸城是縣侯非亭侯也又曰地理志涿郡無陸城陸城中山國之屬縣也博陵史記蠡吾故縣蠡吾屬涿郡故表云涿也二縣川土相鄰矣（趙說見水經注釋卷十一）錢大昕曰陸城本中山之地貞以王子封侯改隸涿郡其後失侯地入於漢爲縣宣元之世中山王絕而更封仍以縣還中山也（錢說見水經注疏要刪）錢儀吉曰涿縣當爲涿郡周壽昌曰華陽國志貞作眞漢武時以酎金失侯者皆元鼎五年事

典略曰備本臨邑侯枝屬也

後漢書北海靖王興傳建武三十年封興子復為臨邑侯郡國志兗州東郡臨邑一統志臨邑故城今山

東泰安府東阿縣北彌按興為光武兄伯升之子興子復封臨邑侯不解先主何以為臨邑侯枝屬或因與光武同出自景帝乎胡三省曰蜀書云備中山靖王勝

子陸城亭侯貞之後然自祖父以上世系不可攷沈家本日漢表無臨邑而中山靖王子有臨樂敦侯光典略所言或即指此然與傳文異矣范史北海靖王興傳

子復為臨邑侯注臨邑縣屬東海然則臨邑侯乃齊武王之裔非中山枝屬惟臨邑國在東海不聞遷涿典略之說非也

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

一統志范縣故城今山東曹州府范

縣東南二十里

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

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

人

趙一清曰水經巨馬水注督亢溝水東經涿縣鄜亭樓桑里南即劉備之舊里也方輿紀要卷十一樓桑村在涿州西南十五里

漢晉春秋曰涿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貴人

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

續漢志輿服志

羽蓋華蚤徐廣曰翠羽蓋黃裏所謂黃屋車也東京賦曰樹翠羽之高蓋薛綜曰樹翠羽爲蓋如雲龍矣 叔父子敬謂曰錢大昭曰扶風孟達

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 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

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植事詳見魏志盧毓傳范書植傳植字子幹涿

郡涿人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以疾去官 彌按先主年十五爲靈帝熹平四年師事盧植當在植去官歸里之時故傳文云故

九江太守也 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

能常爾邪元起曰宋本馮本吳本毛本無元字 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

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以兄事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

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華陽國志手作臂通鑑膝作鄰胡三省曰鄰與膝同言其有異相也 顧自見

其耳范書呂布傳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 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

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

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衆

華陽國志河東關羽雲長同郡張飛益德

並以壯烈為禦侮

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

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

討賊事在中平元年見華陽國志時先主年二十四歲郡國志冀州中山國安熹本安險章帝更名水經澨水

篇澨水又東過安熹縣南鄜注云縣故安險也漢章帝改曰安熹中山記曰縣在唐水之曲山高岸險故曰安險邑豐民安改曰安熹一統志安熹故城今直隸定州東

三十里續百官志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尉主盜賊

典略曰平原劉子平知備有武勇時張純反叛

范書靈帝紀中平四年漁陽人張純與同郡張舉舉兵叛青州被

詔遣從事將兵討純過平原子平薦備於從事遂與相隨遇賊於野備中創陽死賊去

後故人以車載之得免後以軍功為中山安喜尉

督郵以公事到縣

續百官志其監屬縣有五部督郵曹掾一人

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

杖二百解綬繫其頸著馬柳

原注五葬反說文繫馬柱也康發祥曰蓋解綬繫其頸而著於繫馬柱也

棄官亡

命

華陽國志以綬繫督郵頭  
頸著馬柳柱委官亡命

典略曰其後州郡被詔書其有軍功為長吏者當沙汰之備疑在遣中督郵至縣當遣

備備素知之聞督郵在傳舍備欲求見督郵督郵稱疾不肯見備備恨之因還治將吏

卒更詣傳舍突入門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郵遂就牀縛之

元本就牀  
作兢林誤

將出到界自

解其綬以繫督郵頸縛之著樹鞭杖百餘下欲殺之督郵求哀乃釋去之

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毌丘毅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

遇賊力戰有功除為下密丞

郡國志青州北海國下密一統志下密故城今  
山東萊州府昌邑縣東續百官志凡縣丞一人

復去官後為高唐尉

郡國志青州平原郡高唐一統志  
今山東濟南府禹城縣西南境

遷為令

英雄記云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

復宋本作後此為中平六年  
事曹操變易姓名閒行東歸

見魏志武紀卷首是時曹操年  
三十五歲先主年二十九歲

募召合衆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

卓

為賊所破往奔中郎將公孫瓚

魏志瓚傳瓚追討漁陽張純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王詣瓚降遷中郎將

瓚表為別部司馬

續百官志其別領營屬為別部司馬郝經曰凡曰表表請朝命也

使與青州刺史田楷

以拒冀州牧袁紹

各本與皆作為錢大昕曰為字誤當是助字之譌弼按下文先主與田楷東屯齊此亦當作與字郝經續後漢書云初平

二年夏六月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攻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楷冬十月瓚表昭烈為別部司馬使為楷拒紹仍作為字

數有戰功試守

平原令後領平原相

郡國志青州平原郡治平原一統志平原故城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西南五十里平原王石見范書區后傳章懷

注石蠡吾侯翼子桓帝兄也錢大昭後漢書補表云平原王碩建和二年封建安十一年國除弼按桓靈閒平原郡復為國故先主為平原相也

郡民劉

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

此

趙一清曰前注引典略言平原劉子平薦先主此言劉平刺之何相反也豈先主失歡於故人邪抑別一人也

魏書曰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而去是時人民饑饉屯聚鈔



暴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衆多歸焉

華陽

國志北海相魯國孔融為黃巾所圍使太史慈求救於先主先主曰孔文舉聞天下有劉備乎以兵救之廣陵太守下邳陳登元龍太尉球孫也有雋才輕天下士

謂功曹陳矯曰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

袁紹攻公孫瓚先主與田楷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

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俱救之時先主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

雜胡騎又略得饑民數千人既到謙以丹陽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

去楷歸謙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屯小沛

李賢曰高祖本泗水郡沛縣人及得天下改泗水為沛郡小沛

即沛縣胡三省曰沛國治相縣而沛自為縣屬沛國時人謂沛縣為小沛由此時呼備為劉豫州豫州刺史本治譙備領刺史而屯小沛按此時又有豫州刺史郭貢朝命不行私相署置者也弼按魏志武紀興平元年陶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郟東要太祖太祖擊破之陶謙死劉備代之又按豫州刺史郭貢見魏志荀彧傳一統志沛縣故城今江蘇徐州府沛縣東

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

毛本吳本麋作糜誤胡三省曰姓譜楚大夫受封於南郡麋亭因為氏

或言工尹麋之後以名爲氏李慈銘曰本作麋从鹿音武悲切漢有麋敬蜀有麋竺麋芳廣韻六脂王應麟姓氏急就章皆同並無作麋之姓 非劉備不

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謂先主

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鄙州殷富戶口百萬

各本鄙州皆作彼州華陽國志作鄙州錢大昕曰作鄙州是登下邳人下邳屬徐州故云鄙州也彼字誤沈家本日續志徐州部戶四十七萬六千五百四十四口二百七十九萬一千六百八十三此稱百萬已耗其十之六七矣夫徐州經曹操屠戮之餘而遺黎尙有是數則先時之殷富可知若冀州則操克譚尙之後僅得三十萬其屠戮

更何如哉 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

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

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

於竹帛 胡三省曰觀登此言固未易才也 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

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

胡三省曰融言家中枯骨何足介意正為四世五公發也

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

三胡

省曰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言百姓惟能者是與也前書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先主遂領徐州

是時曹操新失兗州還擊呂布非不欲兼

併徐州也

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沴

官本沴作殄

禍臻鄙州州將殂殞生民無

主恐懼姦雄一旦承隙

元本承作乘

以貽盟主日昃之憂

盟主謂袁紹也

輒共奉故平原相劉

備府君以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

元本難作讎

不遑釋甲謹遣下吏

奔告于執事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

袁術來攻先主先主拒之於盱眙

漢書地理志臨淮郡盱眙應劭曰音吁怡郡國志徐州下邳國盱台一統志今安徽

泗州盱眙縣東北縣東四十里有盱眙山說文張目為盱舉目為眙城居山之上可以眺遠故名

淮陰

漢書地理志臨淮郡淮陰郡國志徐州下邳郡淮陰

劉昭注下鄉有南昌亭韓信寄食處王先謙曰三國魏改屬廣陵郡胡三省曰魏廣陵郡治一統志淮陰故城今江蘇淮安府清河縣東南

曹公表先

主為鎮東將軍

建安元年六月曹操遷鎮東將軍同時不得有兩鎮東蓋操之鎮東為楊奉所表請見魏志董昭傳先主之鎮東為操所表請

羣帥表薦各不相謀也

封宜城亭侯

郡國志荊州南郡宜城一統志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南

是歲建安元年也

先主時年三十六歲

先主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

郡國志徐州下邳國治下邳一統志今江蘇徐

州府邳州東三里漢徐州刺史治剡漢末徐州牧徙治下邳

下邳守將曹豹反閒迎布布虜先主妻子

麋竺進妹於先主在此時見竺傳

先主轉軍海西

郡國志徐州廣陵郡海西一統志今江蘇海州南

英雄記曰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

謝鍾英曰石亭在今江蘇淮安府山陽縣境 更

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豹眾堅營自守使人招呂布

招一作召 布取下

邳張飛敗走備聞之引兵還北至下邳

通鑑北作比

兵潰收散卒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

趙一清曰呂布傳注引英雄記與此異一書自相違伐殆不可解通鑑從彼注

楊奉韓暹寇徐揚閒先主邀擊盡斬之

通鑑考異曰暹奉後與呂布同破袁術於時未死也備傳誤弼按暹

奉與呂布同破袁術爲建安二年事魏志董卓傳暹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寇徐揚  
閒爲劉備所殺范書董卓傳奉暹要遮車駕不及縱暴揚徐閒明年左將軍劉備誘  
奉斬之暹走并州爲人所殺當在建安二年末此傳誤書在前沈家本曰范史董卓  
傳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并州道爲人所殺注引九州春秋曰爲張宣  
所殺是奉爲先主所斬而暹則非也魏志董卓傳亦云暹奉爲劉備所殺而注引英  
雄記所言與范史同恐此傳及魏志卓傳特約略之詞耳范史所稱明年指建安二  
年而證之魏志呂布傳先主屯小沛之後布尙與暹奉共破袁術則暹奉之死又在  
其後此敘于屯小沛之先誠爲顛倒不免如考異之所譏至魏志卓傳敘此事於建  
安元年則終言之詞又不必議也

### 先主求和於呂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羽守下邳

先主還小沛

通鑑考異曰遣關羽守下邳此在布敗後備傳誤也弼按魏志呂布傳云備東擊術布襲取下邳備還歸布布遣備屯小沛布自稱徐州

刺史布既據有下邳必不容關羽同城共守若關羽守下邳則與下文曹公助先主圍下邳之語相矛盾且與後文先主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之語相複其誤無疑若云布還其妻子遣先主還小沛於當日情勢方合

英雄記曰備軍在廣陵饑餓困敗

宋本敗作

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窮餓侵逼欲還小沛遂

使吏請降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術具刺史車馬童僕發遣備妻子部曲家屬於泗水

上 水經淮水篇淮水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酈注云淮泗之會即角城也左右兩川翼夾二水決入之所謂泗口也 祖道相

樂 一本相作張 魏書曰 局本奪 諸將謂布曰備數反覆難養宜早圖之布不聽以

毛本缺字 曰字誤 狀語備備心不安而求自託使人說布求屯小沛布乃遣之

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敗走歸曹公曹公

厚遇之 監本厚 以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

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為順所敗復虜先主

妻子送布曹公自出東征

英雄記曰建安二年春布使人齎金欲詣河內買馬為備兵所鈔布由是遣中郎將高

順北地太守張遼等 趙一清曰張遼傳遼從 攻備九月遂破沛城備單身走獲其妻

宋本作獲 息 將士妻息 十月曹公自征布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遂隨公俱東征

助先主圍布於下邳生禽布先主復得妻子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爲

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

公遣先主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

范書獻帝紀建安四年夏六月袁術死

先主

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

臣松之案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爲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

何焯曰按此則古人凡外家大人行通謂之舅趙一清曰董承故董卓婿牛輔部

曲將皇甫酈謂李傕曰近董公內有董旻承瓚以爲鯁毒旻卓弟瓚亦卓兄子則

承必其支屬其後有功獻帝又以其女爲貴人故謂之舅邪裴以承爲董太后之

姪恐非（趙氏又有說見董卓傳注與此說異）錢儀吉曰曹操之弑伏后范書

伏后紀中備載其事其殺董承夷三族董后紀不書蓋承非后族也弼按范書伏

后紀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而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髮累爲請不能得本傳

稱舅者蓋以女爲貴人也至云承爲

董后之姪董卓之支屬均未知何據

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先主未發

劉咸忻曰辭字當刪先主未發四字亦贅

是時曹

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

先主方食失匕箸

胡三省曰備以操知其英雄懼將圖已故驚失七筋也七匙也箸挾也箸遲助翻

華陽國志云

晉書載記第二十一云散騎常侍常璩等勸李勢降桓温隋書經籍志霸史類華陽國志十二卷常璩撰舊唐志三卷新唐志十三卷高

似孫史略云華陽國志十二卷晉常璩志巴漢風俗公孫以後据蜀事宋元豐戊午呂大防華陽國志序云晉常璩作華陽國志於一方人物丁寧反覆如恐有遺雖蠻髦之民井臼之婦苟有可紀皆著於書且云得之陳壽所為者舊傳壽嘗為郡中正故能著述若此之詳自先漢至晉初踰四百歲士女可書者四百人亦可謂衆矣此書雖繁富不及承祚之精微然議論忠篤樂道人之善蜀記之可觀未有過於此者鏤行於世庶有益於風教云嘉泰甲子李至序云予嘗考其書部分區別各有條理其指歸有三焉首述巴蜀漢中南中之風土次列公孫述劉二牧蜀二主之興廢及晉太康之混一以迄於特雄壽勢之僭竊繼之以兩漢以來先後賢人梁益寧三州士女總贊序志終焉就其三者之閒於一方人物尤致深意雖侏離之氓賤俚之婦苟有可取在所不棄此尤足以弘宣風教使善惡知所懲勸豈但屑屑於山川物產以資廣見異聞而已乎四庫提要云晉常璩字道將江原人李勢時官至散騎常侍勸勢降桓温蓋亦譙周之流也其書所述始於開闢終於永和三年首為巴志次漢中志次蜀志次南中志次公孫劉二牧志次劉先主志次劉後主志次大同志大同者紀漢晉平蜀之後事也次李特雄期壽勢志



次先賢士女總讚論次後賢志次序志次三州士女目錄宋元豐中呂大防嘗刻於成都大防自爲之序又有嘉泰甲子李至序嘉慶甲戌廖寅序云其書稱華陽者晉代梁益寧三州故禹貢梁州之域爲今四川省及雲南并陝西漢中迤南之境按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注疏以華爲華岳恐此華在迤東陽爲荊州非梁州秦本紀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平陽封宮正義曰封宮在岐州平陽城內也則此華山在岐州之北其南正值梁益與太華不同黑水據括地志云源出梁州成固縣西北太山亦與三危之黑水殊異說經者誤以此爲滇池之黑水又謂瀘水皆誤然常氏書以此爲名而未記載辨析惟蜀志云五岳則華山表其陽特用補其義云

于時正當雷震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

胡三省曰論語記孔

子之一震之威乃可至於此也

馮本可作何華陽國志下有公亦悔失言之語

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

范書獻帝紀作越騎校尉

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

范書作偏將軍

王服趙一清曰武侯表云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服豈別姓李邪

同謀會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

獻帝起居注曰承等與備謀未發而備出承謂服曰郭多有數百兵壞李催數萬人

馮本

催作但足下與吾同不耳昔呂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

史記呂不韋傳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秦安國君

中男名子楚質於趙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今吾與子由是也服曰惶懼不敢當且兵又少承曰舉事訖得曹公成兵顧不

足邪服曰今京師豈有所任乎承曰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遂定

計

先主據下邳靈等還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而身

還小沛

通鑑考異引魏志備殺車胄在前董承死在後證蜀志之誤詳見魏志武紀建安四年

胡冲吳歷曰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閉門將人種

蕪菁曹公使人闕門既去備謂張飛關羽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

其夜開後棚

宋本棚作棚

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賜遺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

衆華陽國志云先主還沛廨公使覘之見其方披葱使廝人爲之不端正舉杖擊之公曰大耳翁未之覺也其夜先主急東行程昱郭嘉復言之公馳使追之不

及先主遂殺徐州刺史車胄以叛留關羽行  
下邳太守事身還小沛而承等謀洩受誅

臣松之案魏武帝遣先主統諸將要

擊袁術郭嘉等並諫魏武不從其事顯然非因種菜遁逃而去如胡沖所云何乖僻之

甚乎

東海昌霸反

昌霸即昌豨見魏志武紀建安五年

郡縣多叛曹公為先主眾數萬人遣

孫乾與袁紹連和曹公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曹公東征先主

先主敗績

魏書曰是時公方有急於官渡乃分留諸將屯官渡自勒精兵征備備初謂公與大敵

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自來備大驚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旌

便棄眾而走

通鑑考異曰計備必不至此魏書多妄

曹公盡收其眾虜先主妻子并禽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

袁譚先主故茂才也

錢大昕曰汝南在豫州部先主領豫州牧得舉譚茂才

將步騎迎先主先主隨

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

御覽二 作三

與

先主相見

魏書曰備歸紹紹父子傾心敬重

駐月餘日所失亡士卒稍稍來集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汝南黃

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紹遣先主將兵與辟等略許下

魏志曹仁傳紹遣劉備徇潁強

諸縣多舉衆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

關羽亡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先主還

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

南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曹公遣蔡陽擊之

魏志武紀龔作共陽作揚

爲先主所

殺

事在建安五年

曹公既破紹自南擊先主先主遣麋竺孫乾與劉表相聞

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

事在建安六年郡國志荆州南陽郡新野一統志今河南

南陽府新野縣治南詳見魏志武紀建安十三年

荆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

諸葛亮傳先主屯新野詣亮凡三往建興

五年亮上疏云受任於敗軍之際爾來二十有一年矣據此以推先主之得亮當在建安十二年此時初屯新野雖豪傑歸附尚未得亮也

表疑其心

### 陰禦之

九州春秋曰備住荆州數年

自建安六年至十三年住荆州八年

嘗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

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

宋本吾作平通鑑同

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

月若馳

通鑑若馳作如流

老將至矣

建安八九年時先主年四十餘矣

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胡三省曰史言備志

氣不衰所以能成三分之業

世語曰備屯樊城

樊城今湖北襄陽縣北與襄陽隔水對峙胡三省曰樊城在襄陽東北臨漢水周大夫樊

仲山甫之邑也

劉表禮焉憚其為人不甚信用曾請備宴會劇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

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走渡襄陽城西檀溪水中

宋本渡作墮水經沔水注沔水又東合檀

溪水又北逕檀溪謂之檀溪水谿之陽有徐元直崔州平故宅谿水旁城北注昔劉備爲景升所謀乘的顛馬西走墜于斯谿西去城里餘北流注于沔趙一清曰御覽卷八百九十七引傅玄乘輿馬賦云劉備之初降也太祖賜之驄馬使自至廐選之名馬以百數莫可意者次至下廐有的盧馬委棄莫視瘦瘠骨立劉備撫而取之衆莫不笑之其後劉備奔於荊州逸足電發追不可逮衆乃服焉世說注引伯樂相馬經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榆雁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 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盧乃一踊三丈遂得過乘桴渡河中流

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速乎

孫盛曰此不然之言備時羈旅宋本羈作羈客主

勢殊若有此變豈敢晏然終表之世而無釁故乎此皆世俗妄說非事實也

郝經曰陳志豪傑歸

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則越璫之譖或有之檀溪之急似不爲妄也

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

郡國志荊州南陽郡博望一統志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東北六十里弼按博望在新野北在

魯陽與南陽之間

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僞遁惇等追之爲伏兵所破

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夏侯惇率諸軍追擊戰不利見李典傳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毛本許作計誤表不能用

漢晉春秋曰曹公自柳城還毛本柳作抑誤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

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此已見魏志劉

表傳注

曹公南征表會表卒

官本攷證盧明楷曰武帝紀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此云南征表繫於十二年誤恐上更有脫

文也（何焯說同）

英雄記曰表病上備領荊州刺史 魏書曰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

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備曰諸子自賢君其憂病馮本病作疾或勸備宜從表

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為薄所不忍也馮本忍作為臣松之以為表

夫妻素愛琮捨適立庶情計久定無緣臨終舉荊州以授備此亦不然之言

子瑜代立遣使請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

郡國志南陽郡治宛一統志今河南

南陽府南陽縣治通鑑輯覽曰宛在新野之北琮降在新野操已過宛而南及備聞知不應復在宛也

乃聞之遂將其衆去過

襄陽

郡國志荊州南郡襄陽一統志今湖北襄陽縣治

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

吾不忍也

王懋竝曰夫跨有荆益乃隆中之本計而以當日事勢揆之恐諸葛公未必出此是時曹操已在宛軍勢甚盛先主以羈旅之衆乘隙以攻人

之國縱琮可取操其可禦乎先主之欲南據江陵人衆數萬操以五千騎追之不戰而敗至棄妻子而走其不能拒操也決矣孔衍漢魏春秋或說備劫劉琮得荊州人士南據江陵而不言諸葛公之計其語爲是通鑑盡載其語而不從陳志然參用陳志二語謂攻劉琮荊州可有據孔衍書或說乃劫劉琮得荊州人士南據江陵耳非攻琮遂能奄有荊州也朱子論此謂先主不攻劉琮而取劉璋爲經權俱失先主之取劉璋自非是乃出於不得已之計若不攻劉琮則固未爲失也此亦朱子未定之

耳論

孔衍漢魏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知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詣

備宣旨

宋忠事見魏志劉表傳注

是時曹公在宛

宛距樊甚近敵兵已入境秘不相告宜先主驚駭也

備乃大驚駭謂忠



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

胡三省曰劇甚也

引刀向忠曰

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議或勸備劫將

琮

馮本劫作却誤

及荊州吏士徑南到江陵

郡國志南郡治江陵一統志今湖北荊州府江陵縣治

備答曰劉荊州

臨亡託我以孤遺

胡三省曰無父曰孤遺棄也言父母弃之而去故曰孤遺今人謂孤獨無所依仰者為孤遺

背信自濟吾所

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

黃以周傲季雜箸史說略四云武侯在隆中為先主計畫跨有荊益先主深善其言則蜀之欲得荆

益二州其處心積慮非一日矣建安十三年曹操南伐劉表表死子琮以荊州降武侯勸先主攻劉琮荊州可有陳志諸葛本傳不載其謀而附見于先主傳先主以表託孤之故而曰吾不忍也魏晉閒議論此事大都如習鑿齒之見皆躉先主而不直武侯孔衍作漢魏春秋深為之諱乃易史文作或勸以為非武侯策裴注通鑑皆以孔衍之說為然至程子朱子乃以先主之不攻劉琮為失權後之論者遂力斥先主之坐失機宜夫以漢之土地降賊臣操是琮有可攻之道也先主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是琮有易劫之勢也荆益之取定計於隆中是先主未嘗忘情于荆也以託孤而不忍不過英雄善欺人借此美語以籠絡荊州人士而已劉璋何負於先主先主卒襲而有之是先主亦未見有愛於琮也以久思奪荆之雄才而值此可攻之時以未有愛琮之實意而當此易劫之勢時即有以荊州不宜

攻諫者亦將謂搖惑軍心斬之以徇則荊州之取初無待武侯之勸矣勸之而猶不從此無他其心實怯於操兵耳操之南下也兵數十萬氣燄甚盛先主部下之兵不過數千奪琮不難拒操非易以其旋得旋失何如養晦待時先主計之熟矣而謂先主之不攻全昧事機哉論者又謂降操之日荊州人士之去琮而附先主者十餘萬人得十餘萬之勇力其勢足以敵操故武侯有此勸此亦似是而非之論也先主聞操兵至宛急引衆避鋒意欲趨江陵以自保及抵當陽操以五千騎追之時先主有十餘萬之衆不戰自潰致妻子不能相顧而謂一時附從之衆可當操之全軍未敢信也然則武侯之勸非其實與是又不然隆中之對已勸取荊州豈有此易劫之勢值此可攻之時而不爲其君勸哉操以秋七月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子琮屯襄陽先主屯樊九月先主引兵走過襄陽而琮已降操時操軍猶在新野也武侯之勸先主在過襄陽時襄陽去新野尙有三百數十里非四日不能至於此數日內號召荊州各郡勢或足以一敵卽不能敵終失襄陽而荊州固劉氏之荊州不至盡入于曹氏也其後赤壁之勝與吳分地是亦分劉氏之地以畀吳非枉取之於孫氏也則當日先主之取荊州可不言借而異日孫氏之議荊州亦無可言索更何至彼此紛爭喪名郡踏大將一蹶幾不克復振也以武侯有先幾之哲而先主之所不及料也夫

乃駐馬呼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

錢振鏗曰夫人情非不得已必

不肯棄鄉里況先主奔亡之餘從之未必得生劉琮已降不去未必死乎吾意荊州之民以曹操攻徐州雞犬不留故不憚從先主奔亡不然何以致此

典略曰備過辭表墓

表墓在襄陽城東詳見魏志表傳注先主戎馬倉卒猶不忘故人宜其得人心也

遂涕泣而去

### 比到當陽

郡國志南郡當陽水經沮水注沮水又東南逕當陽縣故城北城因岡為阻北枕沮川其故城在東百四十里謂之東城在綠林長阪南長阪

即張翼德橫矛處也一統志當陽故城在今當陽縣東謝鍾英曰在今湖北荊門州當陽縣東一百四十里荊州記曰當陽縣有櫟阪長阪輿地紀勝在當陽縣東北趙

一清曰方輿紀要卷七十七長阪在荊門州西北胡氏曰在當陽縣東南百二十里長林城北蓋長阪起於當陽之北而接長林之襟要矣

衆十餘萬

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

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

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

胡三省曰顛沛猶言顛仆

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

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舍

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曹公以江陵有軍實

胡三省曰軍實糧儲器械之類

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

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

於當陽之長阪

長阪見上魏志曹仁傳曹純追劉備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文聘傳與曹純追討劉備於長坂胡三省曰春秋傳曰

楚伐麇穎容釋例曰麇當陽也孔穎達曰陂者曰坂李巡曰陂者謂高峯山陂姚範曰當陽長坂在今縣北六十里

先主棄妻子與諸葛

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衆輜重先主斜趣漢津

水經

沔水注揚水又北注于沔謂之揚口中夏口也曹太祖之追劉備於當陽也張飛按矛於長坂備得與數騎斜趨漢津遂濟夏口是也

適與羽船會

得濟沔

沔即漢詳見魏志文聘傳注

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夏口詳見魏志武紀建安十三年

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

江表傳曰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子并令與備相結肅未至而曹公已濟漢津肅故進

前與備相遇於當陽因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

胡三

省曰備前爲豫州牧故以稱之郡國志交州蒼梧郡治廣信一統志今廣西梧州府蒼梧縣治官本考證備曰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

曰吳臣疑作吳巨下同弼按吳志士燮傳步騭傳薛綜傳均作吳巨通鑑同胡三省曰曹操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

表權爲討虜將軍故稱之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會稽丹陽豫章廬陵吳兵郡廬江六郡見孫策傳

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遺腹心使自結於東崇連和之好共濟世業胡三省曰荆州

在西吳在東世業猶言世事也而云欲投吳臣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馮本託作

托備大喜進住鄂縣郡國志荆州江夏郡鄂水經江水注江之右岸有鄂縣故城舊樊楚地世本稱熊渠封其中子紅爲鄂王晉太康地記以

爲東鄂矣九州記曰鄂今武昌也孫權以魏黃初元年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縣鄂縣徙治于袁山東又以其年立爲江夏郡分建業之民千家以益之至黃龍元

年權遷都建業以陸遜輔太子鎮武昌孫皓亦都之皓還東令滕牧守之晉惠帝永平中始置江州傳綜爲刺史治此城後太尉庾亮之所鎮也一統志今湖北武

昌府武昌縣治卽遣諸葛亮隨肅詣孫權結同盟誓

### 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

江表傳曰備從魯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

胡三省曰住止軍也水經注江水過鄂縣北而東流右得樊口樊山下寒溪水所注

也陸游曰黃州與樊口正相對郡國志鄂縣屬江夏郡孫策破黃祖於此改曰武昌今壽昌軍是也通鑑以為孫權所改蘇軾詩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即此方輿紀要樊山在武昌縣西三里下有樊口一統志樊口在武昌縣西北五里

諸葛亮詣吳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

胡三省曰邏巡也方輿紀要卷七十六陽邏鎮在黃州府西一百二十里與江夏分界相傳三國時

先主約孫權拒操旦夕使人於此邏吳兵之至因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曰何以知之非青徐軍邪

何焯曰之

字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

胡三省曰委棄也署置也 儻能屈

威胡三省曰謂自屈其威而來見誠副其所望備謂關羽張飛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結託於東而不

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馮本舸作舫誤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

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

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胡三省曰過音戈詩云不我過杜甫詩吟詩許見過皆從平聲又孔明已俱

來不過三兩日到也備雖深愧異瑜而心未許之能必破北軍也故差池在後將二千人與羽飛俱未肯係瑜蓋為進退之計也 孫盛曰劉備雄才處必亡之地告急於吳而獲奔助無緣復顧望江渚而懷後計江表傳之言當是吳人欲專美之辭

### 與曹公戰于赤壁

赤壁詳見魏志武紀建安十三年

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

### 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

江表傳曰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

胡三省曰荆江之南岸則零陵桂陽武昌長沙四郡地也

備別立

### 營於油江口

水經油水篇油水出武陵孱陵縣西界東過其縣北又東北入于江 酈注云縣有白石山油水所出縣治故城劉備孫夫人權妹也更修

之其城背油向澤油水自孱陵縣之東北逕公安縣西北三里自施州流經松滋縣界一彌按明要卷七十八油河在荊州府公安縣西北三里自施州流經松滋縣界一彌按明施州今湖北施南府恩施縣一至縣西南又東北合於大江為油口一統志油水在公安縣西自松滋縣流入油古作繇一名白石水今名油河 改名為

### 公安

公安見劉璋傳

劉表吏士見從北軍

官本從作堤誤

多叛來投備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

民後從權借荊州數郡

趙一清曰後字何氏校改復何焯曰若從權借者安得自表琦領州事乎亦江表傳大言也姚範曰若非權借者權

安得使使報欲得荊州又當時所云表者皆虛言耳孰爲報可者乎弼按魯肅傳云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又云魯肅責關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裴注引漢晉春秋云肅勸權宜以荊州借備又引吳書云肅謂羽曰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呂蒙傳孫權謂子敬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諸葛亮傳亮說權曰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據以上云云先主之有荊州數郡實爲權所借也然案本傳下文先主南征四郡四郡皆降又案諸葛亮傳曹公敗于赤壁先主遂收江南使亮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據此二傳是四郡皆爲先主自力征服非爲吳借可知然推究當日情勢先主斜趣漢津求援吳會誠如子敬所云赤壁戰勝不爲無功故孫權聽其自取荊州數郡不加阻力無異假借遂各持一說亦卽爲劉孫後日構釁之因爭此區區數郡而曹氏遂雄據中原葛相表中所謂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者是也又按胡三省云荊州八郡瑜旣以江南四郡給備備又欲得江漢間四郡也弼按荊州八郡南陽章陵非吳所有周瑜領南郡程普領江夏亦決不肯讓人上文周瑜分南岸地給備者卽指油口立營之地非謂江南四郡也若已給江南四郡又欲兼得江漢間四郡將置周瑜程普於何地乎且公瑾方深忌先主上疏以猥割土地爲慮豈肯遽給四郡乎是南岸之地僅限於油口立營之地無疑惟其僅有南岸油口之地地小不足以安民始從權借荊州數郡身之



此注前後皆誤也王懋竝曰先主南收四郡立營公安公安卽武陵郡孱陵縣與南郡無所與所分南岸地不知所在（胡注以南岸爲南四郡四郡乃備所自取非瑜所分）是時劉琦爲江夏太守自奔江南後魏以文聘爲江夏太守屯沔口吳以程普爲江夏太守治沙羨而先主表琦爲荊州刺史南收四郡各以兵力據而有之孰肯以地分人者且瑜於先主之詣京方力言以土地業備之不可豈肯自以地分與之乎先主之欲都督荊州以據地廣大北可向襄陽以通宛洛西可由巫秭歸以窺蜀非僅爲地少不足以給也陳志蜀先主吳主傳皆不言借荊州魯肅傳肅勸借荊州在周瑜卒之前蓋失其次惟程普傳瑜卒普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備普還領江夏太守此爲分明通鑑瑜以建安十四年十二月據江陵十五年卒其卒不詳何時蓋在夏秋間也先主之詣京則在春矣其借荊州當在秋冬閒關羽爲襄陽太守駐江北張飛爲宜都太守治秭歸皆得南郡後事參攷諸傳略得其實而江表傳所云以地給備及備借荊州數郡之語皆傳聞之妄不足據也趙翼曰借荊州之說出自吳人事後之論而非當日情事也夫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假與人也荊州本劉表地非孫氏故物當操南下時孫氏江東六郡方恐不能自保諸將咸勸權迎操權獨不願會備遣諸葛亮來結好權遂欲藉備共拒操其時但求敵操未敢冀得荊州也亮之說權也權卽曰非劉豫州莫可敵操者乃遣周瑜程普等隨亮詣備并力拒操（亮傳）是且欲以備爲拒操之主而已爲從矣亮又曰將軍能與豫州同心破操則荆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是此時早有三分之說而非乞權取荊州而借之也赤壁之戰瑜與備共破操（吳志）華容之役備獨追操（山陽公載記）其後圍曹仁于南郡備亦身在

行間（蜀志）未嘗獨出吳之力而備坐享其成也破曹後備詣京見權權以妹妻之瑜密疏請留備于京權不納以爲正當延挈英雄是權方恐備之不在荊州以爲屏蔽也操走出華容之險喜謂諸將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耳（山陽公載記）是操所指數者惟備未嘗及權也程昱在魏聞備入吳論者多以爲權必殺備昱曰曹公無敵于天下權不能當也備有英名權必資之以禦我（昱傳）是魏之人亦只指數備而未嘗及權也卽以兵力而論亮初見權曰今戰士還者及關羽精甲共萬人劉琦戰士亦不下萬人而權所遣周瑜等水軍亦不過三萬人（亮傳）則亦非十倍于備也且是時劉表之長子琦尙在江夏破曹後備卽表琦爲荊州刺史權未嘗有異詞以荊州本琦地也時又南征四郡武陵長沙桂陽零陵皆降琦死羣下推備爲荊州牧（蜀先主傳）備卽遣亮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收其租賦以供軍實（亮傳）又以關羽爲襄陽太守邊寇將軍駐江北（羽傳）張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在南郡（飛傳）趙雲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雲傳）遣將分駐惟備所指揮初不關白孫氏以本非權地故備不必白權權亦不來阻備也迨其後三分之勢已定吳人追思赤壁之役實藉吳兵力遂謂荊州應爲吳有而備據之始有借荊州之說抑思合力拒操時備固有資于權權不亦有資于備乎權是時但自救危亡豈早有取荊州之志乎羽之對魯肅曰烏林之役左將軍寢不脫介戮力破曹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肅傳）此不易之論也其後吳蜀爭三郡旋卽議和以湘水爲界分長沙江夏桂陽屬吳南郡零陵武陵屬蜀最爲平允而吳君臣伺羽之北伐襲荊州而有之反捏一借荊州之說以見其取所應得此則吳君臣之狡詞詭說而借荊州之名遂流傳至今并爲

一談牢不可破轉似其曲  
在蜀者此耳食之論也

先主表琦為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

桂陽太守趙範

趙雲代趙範領桂陽太守範欲以寡嫂配雲見趙雲傳注

零陵太守劉度皆降

郡國志荊州武

陵郡治臨沅長沙郡治臨湘桂陽郡治郴零陵郡治泉陵一統志臨沅故城今湖南常德府武陵縣西一鄒安豐云在縣西南七十里一臨湘故城今湖南長沙府長沙

縣治郴縣故城今湖南郴州治泉陵故城今湖南永州府零陵縣城北二里趙一清曰方輿紀要卷八十劉公城在常德府沅江縣西三里漢昭烈嘗徇武陵長沙桂陽

零陵四郡立城於此

三輔決錄注曰金旋字元機京兆人歷位黃門郎漢陽太守徵拜議郎遷中郎將領武

陵太守為備所攻劫死子禕事見魏武本紀

見魏志武紀建安二十三年裴注引三輔決錄注弼按金禕尚欲南援劉備若

云其父旋為劉備所攻劫死似不可信

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

雷緒見魏志夏侯淵傳為建安十四年事

琦病死

趙一清曰方輿紀要卷七

十六江夏城中  
有劉琦廟及墓

### 羣下推先主為荊州牧治公安

錢大昭曰荊州刺史治武陵  
漢壽先主為牧改治公安

江表傳曰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

官本攷證曰監本誤作公安縣油口  
應作油江口已見前此處不應重出

### 權稍畏之進妹固好

法正傳權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  
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趙雲傳注引雲別傳云權

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夫人欲將後主還吳趙雲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一統志云繡林山在湖北荊州府石首縣西南二里

漢昭烈娶孫夫人於此錦障如林因名又云劉郎浦在石首縣西北一名劉郎泐胡三省注石首縣沙步有劉郎浦蜀先主納吳女處又云孫夫人城在公安縣西元和

志在孱陵縣城東五里漢先主孫夫人所築夫人與先主相疑別築此城居之梁章鉅曰先主納孫夫人事此其始見也王曇曰此不紀年月大致在建安十三年十二

月以十四年春婚於京也弼按建安十四年先主年四十九孫權年二十九其妹年約二十餘嫁此將近五十之老翁史文進妹固好四字大可玩也

### 先主

### 至京見權

郡國志揚州吳郡丹徒元和志建安十三年孫權自吳徙治丹徒號曰  
京城十六年遷建業復於此置京口鎮又云吳時或稱京城或稱徐陵

胡三省曰京京口城也權時居京故劉備周瑜皆詣京見之後都秣陵於京口置京督又曰徐陵督爾雅絕高曰京其城因山為壘緣江為境因謂之京口一統志京城

今江蘇鎮江府丹徒縣治三國吳志孫韶伯父河為將軍屯京城  
建安九年為媯覽等所殺韶收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以禦敵

### 綢繆恩紀

張云  
此處

必有脫文與下文意不相屬

山陽公載記曰備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

孫權傳建安十四年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

其難為下

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

周瑜勸權留備即在此時見瑜傳呂範亦密請留備見範傳龐統傳注引江表傳云備歎息曰孤危

急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孔明諫孤莫行亦慮此也康發祥曰先主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則亦長上短下也雄傑之姿大都如是

臣松之

案魏書載劉備與孫權語與蜀志述諸葛亮與權語正同劉備未破魏軍之前尙未與

孫權相見不得有此說故知蜀志為實

宋本實作是

權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為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

為己有荆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

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興動

宋本興作與

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

郝經續後漢書作進退在我

可以收吳

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遷觀為別駕從事

殷觀字孔休見楊戲季漢輔臣贊

獻帝春秋曰孫權欲與備共取蜀遣使報備曰米賊張魯居王巴漢

郝經書作據巴蜀漢為曹

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

魯首尾相連

郝經書作西連全蜀

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益

州民富疆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偽未必盡忠於操今暴師於蜀漢轉

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

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

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

胡三省曰吳會謂吳地為一都會會讀如字一說吳會為吳會稽二郡之

地會音工外翻

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

胡三省曰樞者門戶所由以運動也言操

欲搖動吳蜀而未得其樞若自相攻伐是借之以可動之機也

使敵承其隙

元本承作乘通鑑同

非長計也

華陽國志云先主報曰益州不

明得罪左右庶幾將軍高義上匡漢朝下輔宗  
室若必尋干戈備將放髮於山林未敢聞命  
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

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  
胡三省曰言宗室被攻而不能救無面目以立

於天下也周壽昌曰據華陽國志是先主報權語非對瑜言  
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  
毛本秭作梯誤秭歸見劉璋傳 諸葛

亮據南郡  
胡三省曰南郡本治江陵吳得荊州置南郡於江南晉平吳以江陵為南郡以江南之南郡為南平郡亮所據蓋江南之南郡也 備自

住潺陵  
潺當作孱孱陵見劉璋傳公安注 權知備意因召瑜還  
先主自赤壁戰後為荊州牧三四年至建安十五年己年五十矣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遙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

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彊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

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豫州

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

益州彊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  
張松法正

說劉璋結先主互見劉璋傳法正傳嚴衍曰  
璋使正結備在十三年曹操定荊州之後

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

州可取之策

見法正傳或曰方倚人為腹心人已賣我為  
奇貨太行孟門豈云險絕人心亦大可畏哉

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納

元本意作義馮本作  
遇通鑑考異作德

盡其殷勤之

歡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

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

通鑑考異曰按劉璋劉備傳  
松未嘗先見備吳書誤也

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荊州

華陽國志據作  
鎮通鑑作守

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

至涪

涪見劉璋傳趙一清曰方輿紀要卷七十八巴山在荊州府松滋縣西南十  
五里山上有馬鬃嶺及射塚崖相傳昭烈入蜀時走馬射的於此又著紫山

在枝江縣南五里下有飲馬池先主初入蜀於  
此息馬更衣愛其林木秀麗建景帝祠於山上

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

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先主曰此大事也

不可倉卒

胡三省曰  
卒讀曰猝

璋推先主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先主亦推璋



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

宋本持作行通鑑同華陽國志作領牧如故胡三省曰晉書百官志四鎮通於柔遠謂鎮東鎮西鎮

南鎮北也潘眉曰持下當有節字沈家本日持節之稱起於魏晉蜀中未必遽效魏制

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

白水軍

胡三省曰白水關在廣漢白水縣劉璋置軍屯守即楊懷高沛之軍也杜佑曰梁川金牛縣漢葭萌縣地縣南有故白水關一統志白水故城在今

四川保寧府昭化縣西北白水關在昭化縣西北故白水縣界華陽國志白水縣有關尉通志關東接陰平西達平武北連文縣最爲要隘趙一清曰關在昭化縣北二

百五十里與陝西寧羌州接

先主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是歲璋還成

都先主北到葭萌

葭萌見劉璋傳

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彭義傳先主泝流北行蒙

欲納說先主龐統法正並致之先主亦以爲奇識遇日加即在此時

明年曹公征孫權

魏志武紀建安十七年冬十月公征孫權

權

呼先主自救

通鑑輯覽曰東吳兵勢方張且有魯肅呂蒙等爲之經略操至濡須何至呼備自救此蓋備藉口請劉璋益兵之辭

先主

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爲唇齒又樂進在青

泥

魏志樂進傳進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趙一清曰方輿紀要卷七十九青泥河在襄陽府西北三十里寰宇記作青泥池

與關羽相

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胡三省曰州界謂益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

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華陽國志作求益萬兵及資寶通鑑作資糧欲以

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

魏書曰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彊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恡

於賞功望士大夫爲出死力戰其可得乎劉咸炘曰下文勿關通乃怒此時未有此意王沈造作故承祚不取

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通鑑無如何釋此去乎松

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構矣

張松事互見劉璋傳

益部耆舊雜記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爲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

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公主簿楊修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修以公所撰

兵書示松松宴飲之間一看便闔誦

御覽三百八十九引益部者舊傳看作省

修以此益奇之

宋本奇作異

璋勅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

責以無禮斬之

龐統傳作斬楊懷高沛通鑑同胡三省曰責其無客主之禮也趙一清曰御覽三百四十六引零陵先賢傳曰劉璋請劉備璋

將楊懷數諫備請璋子禕及懷酒酣備見懷佩七首備出其七首謂曰將軍七首好孤亦有可得觀之懷與之備得七首謂懷曰汝小子何敢問我兄弟之好邪懷罵言未訖備斬之弼按先主斬懷沛於白水關不得與劉璋相晤零陵先賢傳似失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向璋

黃忠傳忠自葭

萌受任還攻劉璋常先登陷陣

先主徑至關中

通鑑作關頭胡三省曰即白水關頭也

質諸將并士卒妻子

引兵與忠膺等進到涪據其城

胡三省曰此用龐統之中計也弼按龐統三計見統傳先主於涪大會置酒作樂亦見統

傳

璋遣劉瓚冷苞張任鄧賢等拒先主於涪

通鑑鄧賢下有吳懿懿詣軍降見楊戲季漢輔臣贊胡三

省曰瓚姑回翻冷魯杏翻姓也本或作冷魯經翻

益部耆舊雜記曰張任蜀郡人家世寒門少有膽勇有志節仕州為從事

皆破敗退保綿竹

綿竹見劉焉傳

璋復遣李嚴督綿州諸軍嚴率眾降先主

通鑑李嚴下有費觀觀與嚴俱降見楊戲季漢輔臣贊

先主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

飛趙雲等將兵泝流定白帝江州江陽

諸葛亮傳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眾泝江分定郡

縣與先主共圍成都張飛傳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所過戰克與先主會成都趙雲傳諸葛亮率雲等泝江西上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成都郡國志巴郡江州魚復犍為郡江陽水經江水篇江水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強水涪水漢水白水宕渠水五水合南流注之酈注云庾仲雍所謂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即是水也又云江水又東逕魚服縣故城南公孫述名之為白帝蜀章武二年劉備為吳所破改白帝為永安巴東郡治也又云江陽縣枕帶雙流據江洛會江陽郡治故犍為枝江都尉建安十八年劉璋立胡三省曰江陽縣本屬犍為郡劉璋分立江陽郡一統志魚復故城今四川夔州府奉節縣東北白帝故城今奉節縣東江州故城今四川重慶府巴縣西江陽故城今瀘州治蓋諸葛亮等沿江而上經今夔府重慶瀘州會兵成都也

惟

關羽留鎮荊州先主進軍圍雒

雒見劉焉傳

時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

龐統圍雒中流矢卒見統傳華陽國志圍雒在建安十八年

十九年夏

元本馮本未提行

雒城破

益部耆舊雜記曰劉璋遣張任劉瓛率精兵拒捍先主於涪為先主所破退與璋子循

守雒城任勒兵出於雁橋

胡三省曰雁江在雒縣南曾有金雁故名為雁橋一統志雁橋在成都府漢州北一里跨雁江水上戰復

敗禽任先主聞任之忠勇令軍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復事二主矣乃殺之先主歎

息焉 宋本息作惜

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

互見劉璋傳

傅子曰初劉備襲蜀丞相掾趙戩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必敗

宋本必作則奔

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徵士傅幹曰

幹事見魏志武紀建

安十九年注引九州春秋又見鍾繇傳注引司馬彪戰略

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

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

略三傑佐之何為不濟也 典略曰趙戢字叔茂京兆長陵人也

郡國志司隸京兆尹長陵一統志今

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東北四十里

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恤於人

馮本恤作惜

不論疎密辟公府入為

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私並充臺閣戢拒不聽卓怒召戢欲殺之觀者皆為戢懼而

戢自若及見卓引辭正色

御覽引作列

陳說是非卓雖凶戾屈而謝之遷平陵令

郡國志司隸右

扶風平陵一統志今咸陽縣西北十五里

故將王允被害莫敢近者戢棄官收斂之

范書王允傳李催殺王允天子感慟

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戢棄官營喪李賢曰戢音翦惠棟曰戢歧從子也

三輔亂戢客荊州劉表以為賓客

范書王允傳戢初平中為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戢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悚慄而戢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荊州

劉表厚禮焉惠棟曰典略云時禰衡來游京師詆訾朝士及南見戢歎之曰所謂劍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也

曹公平荊州執

戢手曰何相見之晚也遂辟為掾後為五官將司馬相國鍾繇長史年六十餘卒

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

毛本蜀作出通鑑作蜀

分

賜將士還其穀帛

華陽國志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段萬疋其餘各有差胡三省曰凡城中公私所有金

銀悉取以分賜將士至於穀帛則各還所主也

先主復領益州牧

康發祥曰復字疑衍弼按傳文前領荆州牧故云復也康說誤華陽國志

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正揚武將軍蜀郡太守關羽督荆州事張飛為巴西太守馬超平西將軍不用許靖法正說曰有獲虛譽而無實者靖也然其浮名稱播海內人將謂公輕士乃以為長史龐羲為司馬李嚴為健為太守費觀為巴郡太守徵益州太守南部董和為掌軍中郎將太守漢嘉王謀為別駕廣漢彭蒙為治中辟零陵劉巴為西曹掾廣漢長黃權為偏將軍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

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

胡三省曰璋以和為益州太守權為府主簿嚴為護軍

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

胡三省曰璋兄瑁娶吳懿妹璋母費

氏彭蒙

馮本蒙作羨誤

又璋之所排擯也

胡三省曰蒙仕益州不過書佐人毀之於璋髡鉗為徒隸

劉巴者宿

昔之所忌恨也

先主奔江南劉巴北詣曹公先主深以為恨見巴傳

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

之士無不競勸

通鑑此句下有益州之民是以大和二語李光地曰規模何讓高光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

孫權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見吳主傳

先主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

桂陽三郡

通鑑輯覽曰荊州東南門戶吳蜀勢所必爭然兩雄相爭而操挾天子以令諸侯遂晏然得移漢祚權固無足論自私之罪備不能辭

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

郡國志長沙郡益陽水經資水篇資水又東北過益陽縣北酈注云

縣有關羽瀨所謂關侯灘也南對甘寧故壘昔關羽屯軍水北孫權令魯肅甘寧拒之于水寧謂肅曰羽聞吾咳唾之聲不敢渡也渡則成擒矣羽夜聞寧處分曰興霸聲也遂不渡弼按互見甘寧傳一統志益陽故城今湖南長沙府益陽縣東後漢建安二十年孫權與蜀爭荊州遣魯肅將兵拒關羽於益陽是城肅所築 是

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

漢中巴西俱見劉焉傳

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分

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

魯肅傳備遂割湘水為界於是罷軍胡三省曰班志

湘水出零陵陽海山至鄢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吳蜀分荊州長沙桂陽零陵武陵以湘水為界耳南郡江夏各自依其郡界弼按是役分界蜀失長沙桂陽而有南郡吳則已襲奪零陵而復還蜀耳然至建安二十四年關羽敗亡又全為吳所有矣 引軍還江州遣黃權將兵迎



張魯

黃權傳權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

張魯已降曹公曹公使

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暴巴界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

宕渠見魏志張郃傳

胡三省曰宕渠本屬巴郡時屬巴西郡一統志宕渠故城在今四川順慶府渠縣東北王先謙曰三國蜀置宕渠郡尋省為縣改屬巴西郡

與郃等戰

於瓦口

水經沔水注沔水又南沔水注之水出梁州閬陽縣魏遣夏侯淵與張郃下巴西進軍宕渠劉備軍沔口即是水所出張飛自別道襲張郃于此水

郃敗棄馬升山走還漢中沔水又東逕巴西歷巴渠北新城上庸東逕沔陽縣故城南晉分筑陽立自縣以上山深水急枉渚奔湍水陸徑絕沔水又東流注于沔謂之

沔口趙一清曰按寰宇記房州房陵縣下引水經注沔水作筑水沔口作筑口校勘為之辨證曰按今記房陵穀城二縣所載則筑水自房陵流至穀城入沔其會沔處

謂之筑口穀城即漢之筑陽距房陵尚三百餘里又自房陵至南鄭千二百餘里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暴犯巴界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于瓦口郃等敗收

兵還南鄭漢宕渠故城乃在今渠州流江縣界時張飛以巴西太守拒郃等還南鄭則當取道今巴西無緣相拒于穀城之筑口意宕渠自有瓦口而水經注誤以為沔

口今記又誤以為筑口也宋書州郡志閬陽屬新城郡郡治房陵去閬陽必不遠沔水不應自閬陽東過巴西更歷巴渠上庸復逕筑陽水經之誤審矣筑口沔水皆當

在穀城之間竊謂校勘之言似是而非也蓋張飛自拒淵郃于宕渠先主軍沔口以為聲援非張飛與戰于是處也沔口左接巴西故駐軍以應接之蜀志之瓦口乃是

汎口之誤而樂史之改筑口則又非矣弼按先主傳先主引兵下公安又引軍還江州乃沂江水而上非循漢水而上江州為今四川重慶筑陽為今湖北穀城兩地相距極遠無緣駐軍筑陽之汎口為宕渠之聲援且本傳明言張飛進兵宕渠與張郃戰於汎口並非先主駐軍汎口細審傳文汎口必與宕渠相近鄭注趙說均誤也熊會貞曰汎水自滴水巖以西毫無其迹一統志遂謂今上流已堙然審注云自汎陽以上山深水急枉渚奔湍水陸徑絕明示可知不可知之意鄭氏蓋因宕渠有汎口而牽連敘之於此讀者須善會之謝鍾英曰汎口即渠縣東流江河入渠水之口

**破郃等收兵還南鄭** 收兵上當有郃字張郃傳郃進

軍宕渠為備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可證是時漢中南鄭為夏侯淵張郃屯兵之地通鑑亦云郃走還南鄭

**先主亦還成都**

**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 法正傳二十三年正說先主曰曹操定漢中身遽北還必有內憂今策淵郃才略舉

衆往討必可克之

**分遣將軍吳蘭雷同等入武都** 武都郡治下辨在今甘肅階州成縣西詳見魏武紀建安二十年及

夏侯淵傳宋本同作銅官本武作成誤錢大昕曰周羣傳作雷銅錢大昭曰魏武紀有任夔而無雷同

**皆為曹公所沒** 事見魏武紀建安二

十三年

**先主次于陽平關** 陽平關在今陝西漢中府沔縣西北詳見魏武紀建安二十年

**與淵郃等相拒** 徐

傳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

各本皆作山勢局本

作興勢誤定軍山在今陝西漢中府沔縣東南十里興勢山在今漢中府洋縣北二十里詳見夏侯淵傳注引魏略又見曹爽傳注引漢晉春秋趙一清曰法正傳作於定軍興勢作營興勢地名水經沔水注漢水東逕小成固南城北百二十里有興勢坂方輿紀要卷五十六興勢山在洋縣北二十里亦曰興勢坂山形如盆外甚險中有大谷為蜀漢之重鎮潘眉曰山勢當是興勢之訛興勢亦山名在成固縣通典謂內有大谷盤道者是也法正傳不誤姚範說同弼按定軍山在陽平關之南亦在沔水之南傳文明言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其為定軍山無疑陽平關在今沔縣西北定軍山在今沔縣東南故云緣山稍前若興勢山則在沔水之北漢中之東距陽平關數百里漢中為夏侯淵張郃屯兵之地先主縱善用兵決不能入敵境為營此傳勢字當為衍文趙潘二氏惑於法正傳有定軍興勢之語不審地勢遽謂此傳為誤不知黃忠傳云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一戰斬淵華陽國志云先主進軍攻漢中至定軍淵郃顯來戰大為先主所破將軍黃忠斬淵顯首通鑑云營於定軍山考異亦云法正傳誤胡注亦云興勢去沔陽地里相遠是皆為定軍山之證勢字與下文郃字當同為衍文也定軍山又見黃忠傳

淵將兵來爭

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郃及曹公所署益

州刺史趙顛等

通鑑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及益州刺史趙顛張郃引兵還陽平胡三省曰張郃自廣石還陽平

顯刺益州操所命也淵軍既敗顯亦死顯魚容翻李龍官曰張郃死於建興九年此云淵郃恐誤錢大昕錢大昭王鳴盛說同何焯曰華陽國志云斬夏侯淵張郃率吏民內徙則此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顯等之下為有脫字郃字非衍也通鑑刪郃字而以斬淵屬下及字讀亦誤趙一清曰定軍之戰只斬夏侯淵耳張郃於木門青封見殺郃字衍潘眉曰郃字當為等字法正傳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沈家本曰下文既云趙顯等則上文不得云淵等潘以法正傳推之則郃字自是衍文何說亦未必是承祚之書

**曹公自長安舉衆南征**  
趙一清曰南征疑當作西征錢儀吉曰自長安至漢中云南亦可 **先**

**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

**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  
胡三省曰 **夏曹公果引軍還**

魏武紀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臨漢中備因險拒守夏五月引軍還長安 **先主遂有漢中遣劉封孟達李**

**平等**  
趙一清曰李嚴傳嚴改名平在後主建興八年是時尚名嚴下表所列銜仍曰嚴不應參差如是而嚴傳又無攻申耽事此或別是一人潘眉曰李嚴建

安十九年為犍為太守至章武二年乃徵詣永安宮當劉孟 **攻申耽於上庸**  
申

事詳見劉封傳及注引魏略上庸今湖北鄖 **秋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  
曹操已於

建安二十一年五月為魏王二十二年設天子旌旗出入警蹕久已目無漢帝矣羣下推尊先主雖曰權宜之制亦乘操漢中大敗之後藉此以樹聲威耳 表

### 於漢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

晉書百官志四平立於喪亂謂平東平西平南平北四將軍也章學誠曰

此表以馬超冠首許靖龐羲射爰諸名皆列於諸葛亮前殆不可解見章氏遺書知非日記蔣超伯南潛榕語卷四曰此奏先列超者蓋馬氏為西州右族曹瞞所畏新來歸附故首列之吳志薛綜傳稱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是奏列名法正之上蓋亦有時望者 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

### 軍臣許靖

錢大昕曰領字衍彼傳不書鎮軍將軍史之漏也梁章鉅曰靖為左將軍長史在建安十九年此領字疑當在鎮軍之上李慈銘曰先主為左

將軍辟靖為長史更領軍號也

### 營司馬臣龐義

左將軍之營司馬也續百官志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趙雲傳注雲領留營司馬一洪表以

為大司馬之營司馬誤

### 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

洪飴孫曰軍議中郎將一人蜀所置

三輔決錄注曰援字文雄扶風人也其先本姓謝與北地諸謝同族始祖謝服為將軍

出征天子以謝服非名改為射子孫氏焉

錢大昭曰射與謝古字通用漢書功臣侯表寧陵侯謝史記作射是其證摯虞

不識古文采此妄說猶是氏古通以氏為民無上乃戲 諛之詞非是儀之惡此而改是也承祚亦信此說過矣 兄堅字文固少有美名辟

公府為黃門侍郎獻帝之初三輔饑亂堅去官與弟援南入蜀依劉璋璋以堅為長史

劉備代璋以堅為廣漢蜀郡太守援亦少有名行太尉皇甫嵩賢其才而以女妻之丞

相諸葛亮以援為祭酒遷從事中郎卒官

李慈銘曰先主為漢中王時射援署官曰議曹從事中郎者左將軍之議曹從事中

郎也後諸葛亮以援為祭酒者丞相祭酒也遷從事中郎者丞相之從事中郎也

### 軍師將軍臣諸葛亮

諸葛亮傳先主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胡三省曰軍師亦古將軍號

曹操初置軍師祭酒而備置軍師中郎將皆以一時軍事創置官名也然軍師祭酒止決軍謀中郎將則有兵柄洪飴孫曰軍師中郎將一人軍師將軍一人皆蜀所置

### 邊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

關羽傳羽斬顏良曹公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先主收江南諸郡以羽為邊寇將軍郡國志荊州

武陵郡漢壽刺史治宋書州郡志武陵太守領縣漢壽吳曰吳壽晉復舊王先謙曰獻帝封關羽漢壽亭侯當即縣亭一統志故城今湖南常德府武陵縣東北六十里

弼按此為荊州武陵郡之漢壽與益州廣漢郡葭萌改名之漢壽同名異地葭萌改名之漢壽晉改曰晉壽武陵之漢壽吳改曰吳壽晉仍為漢壽熊方後漢書補表作

壽亭侯誤互見關羽傳

### 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

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

洪飴孫曰鎮遠興業各一人皆蜀所置

一百

二十人上言曰

金石萃編卷二十三引蛾術編云曹魏受禪表大饗碑公卿上尊號奏陳壽盡削不載若蜀志於先主為漢中王羣下上漢帝

表全載之約六百三十四十字為漢中王先主上言漢帝亦全載之約五百字即皇帝位君臣述符命上言亦全載之約八百字即位告天下亦全載之凡二百字共二千

二三百言此其全予蜀以繼漢甚明陋儒尚言壽全以正統與魏而斥漢為蜀豈不謬哉（互見魏文紀卷首改延康為黃初注引獻帝傳）何焯據後注此表乃廣漢

李朝所造此文在西京亦不多得疑諸葛公潤色也李安溪曰此文妙絕千古彌按李朝見季漢輔臣贊朝撰此文見華陽國志

昔唐堯至聖

而四凶在朝

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左氏傳舜臣堯流四凶族

周成

仁賢而四國作難

史記成王少周公攝政當國管叔蔡叔霍叔與殷武庚作亂周公東征殺武庚管叔放蔡叔霍叔以微子啓代殷後國于

宋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

漢書呂后以周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相國建成侯釋之子祿為趙王上將軍各領南北軍呂

后崩祿產因謀作亂太尉勃與朱虛侯章等共誅之遂滅呂氏立文帝

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

漢書孝昭上官皇后上官安之

女也安父桀為左將軍與霍光皆受遺詔輔少主昭帝立安女為皇后以安為車騎將軍桀安遂與燕王旦謀殺霍光因廢帝立桀事覺皆伏誅

皆馮世

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  
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  
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鳩殺見害剝  
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  
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  
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  
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  
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閹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

趙高使閹樂殺二世

史記二世齋于望夷宮趙高使其壻咸陽令閹樂將吏卒千餘人入宮前卽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

下足下其自爲計靡其兵進二世自殺

王莽廢孺子以爲定安公

漢書平帝崩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安漢公莽居攝踐



阼稱攝皇帝及莽即真天子位封嬰爲定安公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于長大不能名六畜

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

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

而成大宗之基

宋本大作太是漢文帝廟號太宗

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

詩大雅板

之章价人為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毛傳云价善也藩屏也垣牆也翰榦也鄭箋云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屏垣榦為輔弼

心存

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

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

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

爲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

後漢書更始以竇融爲張掖屬國都尉酒泉太守梁統等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遣使奉

書獻馬于光武率步騎數萬與大軍會高平共破隗囂與五郡太守詣雒陽上涼州牧安豐侯印綬拜冀州牧遷大司空

今社稷之難急於

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為寒

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埽滅

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為為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

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

恨遂於沔陽設壇場

郡國志漢中郡沔陽水經沔水注沔水又東逕沔陽縣故城南城舊言漢祖在漢中蕭何所築也漢建安二十四年

劉備北定漢中始立壇即漢中王位于此其城南臨漢水北帶通達南對定軍山諸葛亮遺令葬于其山塋東即八陣圖也一統志沔陽故城今陝西漢中府沔縣東南

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御王冠於先主

胡三省曰王冠遠游冠也

先主上言漢

帝曰

何焯曰前一篇是西京此一篇西京氣味東京節奏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

奉辭于外不能埽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

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疚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為亂階自是之後羣兇

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神相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  
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  
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  
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  
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

今臣羣寮以為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厲翼

尚書臯陶謨之辭孔傳云厚次敘九族則衆庶皆明

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

鄭玄注曰庶衆也厲作也敘次序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臣也

馮本毛本臣作

親誤

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

左氏傳昔

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八皆舉親也史記犬戎殺幽王晉文侯鄭武公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 **高祖龍興尊**

**王子弟大啓九國**

九國燕代齊趙梁楚吳淮南淮陽也

**卒斬諸呂以安太宗**

太當作大

**今操惡**

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

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

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

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

之負

郝經續後漢書成作誠

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

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

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率

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

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

胡三省曰左將軍及宜城亭侯皆操所表授也

於是還治成都

何焯

曰還治成都當時未必懷安但與高祖氣燄差異或以得其地不得其民故不久駐邪

拔魏延為都督鎮漢中

典略曰備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

白水關見前

時關羽攻曹公將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荊州

互見吳志

孫權傳呂蒙傳陸遜傳時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至是南郡零陵宜都武陵四郡全為吳有矣

二十五年

元本馮本未提行

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害

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諡曰孝愍皇帝

李清植曰綱目既以蜀漢為正統則當以此諡為正今綱目不書愍而書獻蓋

猶沿通鑑之誤周壽昌曰獻帝殂於魏明帝青龍二年此尚是建安二十五年山陽公尚存也敵國兵爭傳聞無實此諡自不得據為典要故綱目特取孝獻之諡以紀實後世因之並非沿誤梁章鉅曰本書甘皇后是後在所  
劉家立曰在所似是在並言眾

瑞日月相屬

韓慕廬曰是時正位名號甚正牽引圖書得毋辭費弼按此皆沿光武尚圖讖之習

故議郎陽泉侯劉

### 豹青衣侯向舉

趙一清曰宋書州郡志廣漢太守領縣有陽泉蜀分綿竹立續郡國志蜀郡屬國漢嘉故青衣陽嘉二年改沈家本日續志廬

江郡有陽泉侯國未詳所封何人疑豹卽是其後蓋以王子封侯而傳國者至廣漢之陽泉蜀時所分非此侯國邑先主未稱尊之時惟張飛封新亭侯黃忠封關內侯

至如漢壽之封出于孝愍馬超爲都亭侯亦因其舊他未聞承制封拜此陽泉侯必非蜀所封其國邑不必定在蜀續志既有陽泉侯國豹是其後可無疑也下青衣侯

向舉當亦東漢末所封其始終不可得而詳矣

### 偏將軍張裔黃權

沈家本日裔傳不言爲偏將軍

### 大司馬屬殷純

大司馬之屬也華陽國志殷作陰

### 益州別駕從事趙祚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

潘眉曰按常璩言宗通推步圖讖讚立先主楊羲亦言宗援引圖讖勸先主卽尊號然則勸進表卽宗所撰歟

### 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

### 事張爽尹默譙周等

何焯曰顧亭林言譙周傳建興中丞相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與此前後不同案周卒于晉泰始六年年七十

二當昭烈卽位之初年僅二十三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爲是趙一清曰周羣傳羣子巨此表不知何人所作而云臣父羣豈周氏之子列名于中傳寫者誤爲譙周

邪沈家本日譙周疑周羣之譌下文臣父羣當作臣羣父惟羣本傳言爲儒林校尉不言爲勸學從事錢儀吉曰譙周當爲周巨

### 上言臣聞河

### 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謹案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

潘眉曰赤家有三日高祖光武先主也昔王莽嫌三日見於讖改疊字爲疊至是卒符三日之讖

德昌九世會備合爲帝際

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錄運期

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且來孝經

鉤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亡時

錢大昕曰此奏列名者有劉豹向舉張裔黃權殷純趙荜

楊洪何宗杜瓊張爽尹默譙周等而忽稱臣父果何人之父邪華陽國志云周羣父未亡時似當從之又案周羣傳云子巨亦傳其術或臣爲巨之誤而上脫周字邪潘眉曰華陽國志作周羣父未亡時則周舒也然周舒亦著名于時何以不竟稱周舒宋書符瑞志云先是術士周羣言云云爲羣無疑非舒也臣父羣父字當改周錢儀吉曰上文譙周卽周巨之誤此文臣當爲巨巨上無周字又按華陽國志羣是年舉茂才如謂羣甫亡則巨方居憂不得與於勸進之列周羣傳父舒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然据宋符瑞志先是術士周羣云云則華陽國志亦未足據沈家本曰凡奏中列名稱臣而不書姓不列名者稱名而不稱臣其大較也如改臣父羣爲臣周羣若奏中未列名則不必加臣字若奏中列名不必言周潘說進退皆未當也竊疑父羣二字傳寫誤倒當云臣羣父未亡時與華陽國志之言亦不相悖上文譙周之名則周羣之譙傳寫奪羣字而又誤添譙字也若周巨則傳中未言爲何官而先主王漢中之時周羣見在距此時不過一年未必遽卒恐又不當作周巨也

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此爲異瑞又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尙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爲天綱經曰帝星處之衆邪消亡聖諱豫覩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速卽洪業以寧海內太傅許靖安漢將軍麋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

錢大昕曰上文已有偏將軍黃權不應重見考楊戲輔臣贊注先主爲漢



中王用零陵賴恭爲太常南陽王柱爲光祿勳漢嘉王謀爲少府此傳三人  
連名必是王柱非黃權也黃權傳亦無除光祿勳事潘眉曰王柱當作黃柱 上言

曹丕篡弑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

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

潘眉曰前載一百二十人後十二人及此六人而已攷太平御覽十五引蜀志云劉  
毅白攀等上言建安二十二年必有天子出其方今蜀志無此文然則譌脫不少矣

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聞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

犍爲郡治武陽  
見劉焉傳趙一

清曰寰宇記卷七十四云黃龍廟在眉州彭山縣東二十八里長江村導江東岸華  
陽國志云建安二十四年黃龍見武陽赤水仍立廟今有石碑存鼎錄曰時龍見武  
陽之水九日因鑄一  
鼎像龍形流水中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

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

毛本五  
作三誤

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

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

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

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

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

魚之瑞

史記武王渡河白魚入于王舟有火自上復于下至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

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

書先著以為徵驗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讖記咸悉

具至伏為大王

宋本為作惟

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

宋本

支作枝

乾祇降祚聖姿碩茂

元本姿作哲

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

四方歸心焉考省靈圖啓發讖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

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

儀擇令辰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

郝經續後漢書即字上有王乃二字弼按按文應增

此二字通鑑亦云漢中王即皇帝位於武擔之南諸葛亮傳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進言先主於是即帝位費詩傳羣臣議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

疏諫忤  
指左遷

蜀本紀曰華陽國志序志曰司馬相如嚴君平揚子雲陽城子玄鄭伯邑尹彭城譙常侍任給事等各集傳記以作本紀略舉其隅侯康曰蜀志秦宓傳

注引譙周蜀本紀曰禹本汝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劓兒坪先主傳注亦引之其文與揚雄蜀王本紀同則無以定其必為譙書也姚振宗曰蜀本紀之

書據常道將言則司馬長卿倡為之諸家遞有增益鄭伯邑名廛尹彭城名貢並詳見後漢藝文志地理類任給事名熙入晉不仕見後賢志自司馬氏以迄任氏

為蜀本紀者凡八家沈家本日蜀本紀隋唐志不著錄別有揚雄蜀王本紀一卷武都有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

也蜀王娶以為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成都宋本

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七丈宋本作十丈號曰武擔也後漢書方術傳任文公傳公孫述時蜀武

擔石折章懷注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武都擔土

葬於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臣松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俗今名為石笋

之案武擔山名在成都西北蓋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以即阼一統志武擔山在今四川成都府成都縣

城內西  
北隅

爲文曰

此文劉巴所作見巴傳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

康發祥曰建安本無二十六年蓋其年爲章武

元年魏黃初二年也文未便遽稱章武故云弼按不用延康年號者或以延康爲曹氏所改也郭宗昌金石史謂綱目不應削去延康近於迂論

皇帝備

趙一清曰備上當依宋書禮志三校增臣字

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

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

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不載其凶逆竊居神器

羣臣將士以爲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

雖字宋書禮志作惟

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

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

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

官本考證曰邦疑作祚周壽昌曰高祖諱邦此必不能稱漢邦應是室字之誤

謹擇元日

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

宋本饗作嚮饗上宋書禮志有

尙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魏書曰備聞曹公薨遣掾韓冉奉書弔之

宋本之作并屬下句讀

致賻贈之禮文帝惡其因喪

求好勅荊州刺史斬冉絕使命

典略曰備遣軍謀掾韓冉齎書弔并貢錦布冉稱疾

住上庸上庸致其書適會受終有詔報答以引致之備得報書遂稱制

郝經曰此皆魏自夸之辭

非實事也昭烈與操丕不共戴天方討賊修復豈弔喪致貢與修好乎潘眉曰魏書言斬冉絕使命典略言有詔報答以引致之二說不同典略為確考王朗與許

靖書云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敘舊情以達聲問又曰正值天命受于聖主之會正在此時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

改年即改元宋書歷志劉氏在蜀不見改歷當是仍用漢四分法蔣超伯曰陶宏景刀劍錄蜀

主劉備以章武元年歲次辛丑採金牛山鐵鑄八劍各長三尺六寸一備自服一與太子禪一與梁王理一與魯王永一與諸葛亮一與關雲長一與張飛一與趙雲唐尙書郎李章武本名方古因理第掘得一劍上有章武字以為孔明所佩劍也乃改名章武即八劍之一也

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

### 為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臣松之以為先主雖云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為元

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作輔儒生在官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載記闕略良可恨哉 宋書

禮志三云備紹世而起亦未辨繼何帝為禰亦無祖宗之號劉禪面縛北地王諶哭於昭烈之廟此則備廟別立也李清植曰光武中興繼體元帝故成哀平三帝以及南頓君以上四親皆別立廟先主行輩尊於孝愍又當別有四親之廟故裴注云然但是時舊都未復諸事草創所謂祫祭高皇帝以下者殆循東京同堂異室之制而行之耳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疑未遑暇故隋王通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蓋指此類未必記載之有闕略也何焯曰臣子一例昭烈當日蓋以孝愍為禰而於本生則仍光武南頓君之例此可以意推而知也

### 五月立皇后吳氏子禪為皇太子六月以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

皆遙

領也後同晉書地理志上云劉備章武元年亦以郡國封建諸王或遙採嘉名不由檢土地所出其戶二十萬男女口九十萬孫權亦取中州嘉號封建諸王胡三省曰自此迄於南北朝大率類此晉志又云建安二十一年劉備分巴郡立固陵郡蜀章武元年又改固陵為巴東郡巴西郡為巴郡又分廣漢立梓潼郡分犍為立江陽郡

以蜀郡屬國為漢嘉郡  
以犍為屬國為朱提郡

車騎將軍張飛為其左右所害初先主忿孫權

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

趙雲傳注引雲別傳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

則吳自服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先主不聽遂東征于慎行曰諸葛瑾賤云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孰當先後此數言者即腹心之臣借箸熟數亦何以踰而先主不悟甘心失策豈非天哉黃恩彤曰外結孫權隆中之對早策及此矣乃荆州之失伐吳之舉頓與初策相左當亦武侯所扼腕太息者也故猱亭既敗即許吳以和建興元年復遣鄧芝固好不得不用初策矣

孫權遣書請和

遣一本作遣

先主盛怒不

許吳將陸議

陸議即陸遜

李異

趙一清曰此李異疑即劉璋將降吳者

劉阿等屯巫秭歸

郡國志荆

州南郡巫西有白帝城郭璞曰有巫山水經江水注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縣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縣以隸南郡吳孫休分為建平郡治巫城緣山為墉周二里一百一十步東西北三面皆帶傍深谷南臨大江故夔國也胡三省曰巫縣漢屬南郡吳初屬宜都郡後孫休分立建平郡巫屬焉一統志巫縣故城今四川夔州府巫山縣東蓋吳蜀之界也秭歸詳見魏志文紀黃初三年今湖北宜昌府歸州治

將軍吳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

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

武陵蠻為槃瓠之種落見范書南蠻傳事涉荒誕文繁不錄馬援傳劉尚擊武陵五

溪蠻夷即此水經沅水注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楠溪無溪酉溪辰溪夾溪悉是蠻左所居（刊誤曰六朝人稱蠻郡曰左郡蠻縣曰左縣故稱蠻左為五溪蠻也）故謂此蠻五溪蠻也洪亮吉曰太平寰宇記引蜀志蜀先主於武陵五溪立黔安郡領五縣後主又增一縣謝鍾英曰三國志無先主置黔安郡事先主敗後五陵屬吳後主亦無由增縣宋黔州今彭水縣五溪蠻在辰州府境相去五百餘里而樂史云先主於五溪蠻置黔安郡即今黔州五溪黔州混而為一道里未晰何知郡縣洪氏不辨其妄亦信古之過也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還秭歸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

岸

夷陵詳見魏志文紀黃初三年今湖北宜昌府東湖縣東江水自此南行故云夾江東西岸也

二月先主自秭歸率諸

將進軍緣山截嶺

通鑑嶺作領胡三省曰領古嶺字通

於夷道獠

原注許交反

亭駐營

郡國志荆州南郡夷

道水經江水篇江水又東南過夷道縣北夷水從很山縣南東北注之酈注云夷道縣漢武帝伐西南夷路由此出故曰夷道魏武分南郡置臨江郡劉備改曰宜都郡治在縣東四百步故城吳丞相陸遜所築為二江之會習鑿齒曰魏武平荊州分南郡枝江以西為臨江郡建安十五年劉備改為宜都吳錄劉備分南郡立宜都郡領夷道很山夷陵三縣孫權傳建安二十四年陸遜別取宜都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郡遂入吳一統志夷道故城今湖北荊州府宜都縣西北獠亭在宜都縣北三十里



大江北岸一名興善坊今名虎腦背市方輿紀要獠亭今宜都縣西地險隘古戍守處也

**自佷**

原注佷音恆

**山通武陵**

水經夷水注夷水又

東逕佷山縣故城南縣即山名也孟康曰佷音恆出藥草今世以銀為音也胡三省曰佷山縣前漢屬武陵郡後漢屬南郡吳屬宜都郡一統志佷山在今湖北宜昌府

長陽縣西北八十里方輿紀要佷山城在長陽縣西六十五里同昌市武陵郡見前

**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

**率響應**

馬良傳先主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陸遜傳備以金銀爵賞誘動諸夷

**鎮北將軍黃**

**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

黃權傳權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

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

**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

**十丈**

宋書五行志云近黃祥也

**後十餘日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猓亭將軍馮習張**

**南等皆沒**

陸遜傳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使將軍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陸遜斬張南馮習破其四十餘營姚範曰魏志武紀建安十年袁熙

大將焦觸張南叛攻熙尚即此張南邪

**先主自猓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舫由步**

**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

魚復見前陸遜傳備因夜遁僅得入白帝城備大慙恚曰吾乃為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孫桓傳

桓投刀奮命與遜努力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歎曰吾初至京城桓尙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錢振鏗曰街亭之役不用魏延吳懿而用馬謖自以致敗夷陵之役吳雖用新進之陸遜然其下朱然潘璋韓當徐盛等大致宿將也先主所用則為馮習張南輔匡趙融傅彤吳班又有杜路劉寧等絕不知名宜其敗矣 吳

遣將軍李異劉阿等踵躡先主軍屯駐南山

謝鍾英曰南山當在奉節縣東北

秋八月

收兵還巫

巫見前

司徒許靖卒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

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之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

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聞先主疾不豫

疾字疑衍郡國志益州蜀郡屬國治漢嘉范書西南夷傳靈帝

時以蜀郡屬國為漢嘉郡晉志以為蜀章武元年置漢嘉郡誤一謝鍾英以漢嘉縣為陽嘉縣亦誤一胡三省曰漢嘉郡本前漢青衣縣地屬蜀郡後漢順帝陽嘉二年改為漢嘉縣屬蜀郡屬國蜀分為漢嘉郡弼按胡云蜀分為漢嘉郡蓋沿晉志之誤一統志漢嘉故城在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北 舉兵拒守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黃元進兵攻臨邛縣

臨邛見劉

焉傳注胡三省曰臨邛縣漢屬蜀郡蜀既分置漢嘉郡則此時當屬漢嘉邛渠容翻趙一清曰方輿紀要卷七十二臨邛廢縣今邛州治秦置縣屬蜀郡漢因之三國漢

屬漢嘉郡一清案臨邛漢晉皆屬蜀郡竊謂黃元舉兵攻臨邛城未可即據為臨邛屬漢嘉也

**遣將軍陳曷**

原注音笏

**討元元軍**

**敗順流下江為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之**

互見楊洪傳康發祥曰猊亭敗後賴有此捷陳習之功大

可存

**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夏四月癸巳**

潘眉曰先主以

四月二十四日殂四月朔戊午二十四日辛巳非癸巳也

**先主殂于永安宮**

水經江水注江水又東逕南鄉峽東逕永安宮南劉備終于此

諸葛亮受遺處也其閒平地可二十許里江山迴闊入峽所無城周十餘里背山面江寔宇記先主於永安縣七里別置永安宮在平地入蜀記夔州在山麓沙上所謂

魚復永安宮也一統志永安宮城今四川夔州府奉節縣治方輿紀要今夔州府學宮黃恩彤曰吳志于權書薨魏志于丕書崩史為晉諱強以天王書崩之例予之耳

于蜀獨書先主殂于永安宮蓋書崩則礙于帝魏之嫌是二帝也書薨則沒其帝蜀之義是無帝也故祖尙書帝乃殂落之文以尊異之 **時年六十二**

姚範曰先主生於桓帝延熹四年辛丑

**諸葛亮集**

諸葛亮傳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陳壽奏上諸葛集云刪除重複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文心雕龍詔策篇諸葛孔明之詳約教之

善也又章表篇云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表之英也隋書經籍志蜀丞相諸葛亮集二十五卷梁二十四卷唐經籍志諸葛亮集二十四卷藝文志同宋史藝文

志諸葛亮集十四卷武威張澍輯本序曰明王士禛集武侯全書二十卷楊時偉以王書蕪累更撰諸葛忠武全書十卷亦無財擇本朝朱璘輯諸葛武侯集二十卷遂寧張鵬翻之忠武誌全襲之庸俗詩文盈汙篇牘侯之著作反多遺漏澍搜采散佚較諸本增益倍蓰編文集四卷附錄二卷別撰諸葛故事五卷都為十一卷姚振宗曰諸葛集張氏所舉四本之外又有明崇禎時武侯三十六世孫義輯本二十三卷道藏輯要中刻之嚴氏全三國文輯本二卷凡教軍令表疏上書上言公文箋書誠論議算計兵要兵法木牛流馬法記序贊銘雜文五十五篇綜九十一首沈家本曰傳中詳錄其書之篇名古未有此式足見陳壽之重諸葛氏也傳中多隱微之詞壽自以蜀人又對晉人而言不得不如此粗心人讀之輒以壽為輕視武侯皆不諒作史者之苦心也 載先主遺詔勅後主

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

短折曰夭

年已六十有餘何

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

何焯曰射君即射援見上表中列名錢大昭曰即扶風射文雄也

說丞

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

以善小而不為

何焯曰易繫辭下傳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無傷而勿去也故惡積而不

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昭烈以此為誠則不甚樂讀書特少年之事其後則知書之要矣買誼新書審微篇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此二語亦繫

傳

惟賢惟德能服於人

通鑑作可  
以服人

汝父德薄勿效之

通鑑作不足效也胡三省曰  
自漢以下所以詔勅嗣君者

能有此  
言否

可讀漢書禮記

漢書為本朝之掌故  
禮記為治身之要籍

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

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

姜宸英曰武侯為軍師將軍文事武備控  
愆未暇而能手寫申韓管子六韜以遺後

主今書生反不能之可愧孰甚又云後主庸弱故先主與亮皆欲其讀此書可見  
古人讀書皆以致用儒生佔畢以資口談雖多亦奚以為唐庚曰學者責孔明不  
以經書輔導少主乃用六韜管子申韓之書吾謂不然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  
智略為先後主寬厚仁義襟量有餘而權略智謀是其所短當時識者咸以為憂  
六韜述兵權略計管子貴輕重權衡申子覈名  
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矣  
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

魯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亮上言於後主曰

劉咸炘曰此等書  
法皆本紀之制

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

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

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

郝經續後漢書作太宗或曰太宗當作大宗謂後主也  
章學誠曰漢昭烈皇帝廟號太宗見本傳諸葛亮請宣

遺詔表人多習而不察按孝文帝廟號太宗不嫌重邪見章氏遺  
書知非日札弼按章說似不足據如廟號太宗本傳無不書之理 **動容損益**  
或曰

句未 **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

**令長三日便除服**  
宋書禮志曰蜀喪禮異於漢也 **臣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  
宋本畏作威 **不**

**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諡曰昭烈皇帝秋**

**八月葬惠陵**  
寰宇記卷七十二云益州成都縣有東陵即蜀先主陵也今有祠存號曰東陵神又云惠陵東西七十步齊高帝夢益州有天子鹵

簿詔刺史傅單修立而卑小故相國李回在鎮更改置守陵戶四時祭祀

**葛洪神仙傳曰**  
晉書葛洪傳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筆夜輒寫書誦悉遂以儒學知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

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鍊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後師事南海太守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太

安中洪破石冰別率遷伏波將軍元帝為丞相辟為掾賜爵關內侯干寶薦洪才堪國史洪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為句扁令止羅浮山煉丹自

號抱朴子因以名所著書言黃白之事名內篇駁難通釋名外篇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經史百家方

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精辯玄蹟析理入微卒時年八十一顏色如生世以爲尸解得仙云四庫提要云晉葛洪撰神仙傳十卷據洪自序蓋於抱朴子內篇既成之後因其弟子滕升問仙人有無而作所錄凡八十四人諸家著錄皆作十卷與今本合惟隋志稱葛洪列仙傳其名獨異新舊唐書並作葛洪神仙傳知今本隋志殆承上列仙傳讚之文偶然誤刊非書有二名也裴松之蜀志先主傳注引李意其一條吳志士燮傳注引董奉一條吳範劉惇趙達傳注引介象一條並稱葛洪所記近爲惑衆其書文頗行世故撮舉數事載之篇末是徵引此書以三國志注爲最古也

仙人李意其蜀人也傳世見之云是漢文帝時人先主欲伐吳遣人迎意其意其到先主禮敬之間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紙筆畫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一一以手裂壞之又畫作一大人掘地理之便徑去先主大不喜而自出軍征吳大敗還忿恥發病死衆人乃知其意其畫作大人而埋之者卽是言先主死意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或曰

誠古今盛事三代而下未多見也

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

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

毛本抑作仰誤

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華陽國志譔曰漢末大亂雄桀並起若董卓呂布二袁韓馬張楊劉表之徒兼州連郡衆踰萬計叱咤之間皆自謂漢祖可踵桓文易邁而魏武神武幹略戡屠盪盡於時先主名微人鮮而能興鳳舉伯豫君徐假翼荆楚翻飛梁益之地克胤漢祚而吳魏與之鼎峙非英才命世孰克如之然必以曹氏替漢宜扶信順以明至公還乎名號為義士所非及其寄死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陳子以為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藝文類聚卷二十二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七並引張輔名士優劣論云世人見魏武皇帝處（當作據）有中土莫不謂勝劉玄德也余以玄德為勝夫撥亂之主當先以能收相獲將為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為呂布所襲為武帝所走舉軍東下為陸遜所覆雖曰為呂布所襲未若武帝為徐榮所敗失馬被創之危也玄德還據徐州形勢未合在荊州劉景升父子不能用其計舉州降魏手下步騎不滿數千為武帝大衆所走未若武帝為呂布北騎所擒突火之急也玄德為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為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若令高祖死于彭城世人方之不及項羽遠矣武帝獲于宛下將復謂不及張繡矣而其安忍無親荀文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孔文舉桓文林等以宿恨見殺董公仁賈文和恆以伴愚自免良將不能任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仁愛不加親戚惠澤不流百姓豈若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寬宏而大略乎諸葛孔明達治知變



殆王佐之才玄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爲用臧否不相爲使武帝雖處安強不爲之用也況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桀而已哉郝經議曰三王家天下其子若孫與其族屬傳繼紹復則統紀在焉不幸而草竊閒貳攘奪叨據終非其有故羿泥割夏則少康興犬戎斃周則平王立吳楚僭號諸侯不王孔子作春秋加王于正以大一統歷五伯迄顯赧二周王室餘七邑天下羣起而稱王稱帝周之統自若也漢得天統莽篡而在光武操竊而在昭烈魏吳雖僭猶夫吳楚也昭烈天資仁厚宇量弘毅歸然一世之雄以興復漢室爲己任崎嶇百折償而益堅顛沛之際信義逾明故能終繫景命信大義于天下任賢使能洒落誠盡使諸葛亮以死自效復見三代君臣高光爲不亡矣國賊未討境土未復而償軍崩殂哀哉贊曰於赫漢道滅于闡醜運踰百六載罹陽九裂土分曜拳樞解紐兇婪詐慝攘據叨有嚴翼昭烈仁誠迪哲弘我炎正桓桓秉鉞纂高系光討賊立國權競請盟丕豈其敵燕南三士隆中一賢左提右挈百折彌堅崦嵫返照騰輝揭天皇矣帝統旣絕復傳姜宸英曰先主傳始終無貶詞與孫權傳不同尙有故君之思

蜀書一

三國志三十二

蜀書二

三國志三十三

後主傳第三

晉 平 陽 侯 相 安 漢 陳 壽 撰

宋 中 書 侍 郎 西 鄉 侯 聞 喜 裴 松 之 注

沔 陽 盧 弼 集 解

後主諱禪

宋書五行志二云劉禪嗣位譙周引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事譏之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

甚於穆侯靈帝之祥也 字公嗣 後主小名阿斗見劉封傳一字升之見魏志明帝紀太和二年注引魏略周壽昌曰後主小名阿斗

故有升之字 先主子也 建安十二年甘皇后生於荊州 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立為

王太子及即尊號册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

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 尚書西伯戡黎篇格人元龜孔疏云格訓為至至人

謂至道之人有所識解者也

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為皇太子以承宗廟祇肅

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

不勉與

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鄭玄曰物猶事也

此禮記文王世

子篇之辭又云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

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

三年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宮五月後主襲位于成都時年十七尊

皇后曰皇太后

華陽國志曰尊皇后吳氏曰皇太后

大赦改元

宋書五行志二云劉備卒劉禪即位未葬亦未踰月而改元為

建興此言之不從也習鑿齒曰禮國君即位踰年而後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矣君子是以知蜀之不能東遷也後又降晉吳孫亮亦然唐庚曰人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三年五月改為建興此陳壽所以短孔明也以吾觀之似不為過古者人君雖立尙未即位也明元正月行即位之禮然

後書卽位而稱元年後世承襲之初固已卽位矣稱元年不亦可乎故曰不爲過也古者人君襲位未踰年不稱君故子猛不書王子般子赤不書公後世承襲之初固已稱君矣稱元不亦可乎故曰不爲過也春秋之時未有一年而二名者如隱公之末年卽名之爲十一年矣不可復名爲桓公元年自紀元以來有一歲而再易三四易者矣豈復以二名爲嫌而曰不可乎故曰不爲過也

### 是歲魏黃初四年也

史通探賾篇曰班書之載吳項必係漢年陳志之敘孫劉

皆宗魏世趙翼曰蜀吳二志於本國之君之卽位必明記魏之年號如蜀後主卽位書是歲黃初四年也吳孫亮之卽位書是歲魏嘉平四年也此亦何與於魏而必繫以魏年欲以見正統之在魏也劉咸忻曰此說明矣旣以魏爲紀故於二方之傳參以世家之法耳

魏略曰初備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棄家屬後奔荊州禪時年數歲竄匿隨人西

入漢中爲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

良家子遂養爲子與娶婦生一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簡者

及備得益州而簡爲將軍

趙一清曰簡豈謂簡雍乎雍拜昭德將軍

備遣簡到漢中舍都邸禪乃詣簡簡

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魯魯乃洗沐

元本乃作爲

送詣益州備乃立以爲太子初

備以諸葛亮為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為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

元本祭作即誤 亮亦以禪未閑於政遂總內外 宋本總作摠 臣松之案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

於荊州後主傳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敗於長阪備棄妻子

走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以免即後主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

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與禪傳相應理當非虛而魚

豢云備敗於小沛禪時年始生 錢儀吉曰時當作是 及奔荊州能識其父字玄德計當五六歲

備則敗於小沛時 趙一清曰則字疑衍 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應過三十矣

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略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異也又案諸書記及諸葛亮集

亮亦不為太子太傅

建興元年夏牂柯太守朱褒擁郡反

宋本牂柯作牂牁胡三省曰牂柯音臧哥漢書地理志牂牁郡武帝元鼎

六年開屬益州郡國志益州牂牁郡治故且蘭應劭曰臨牂柯江也故且蘭侯邑也且音苴師古曰牂柯係船棧也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躄伐夜郎軍至且蘭椽船於岸而步戰旣滅夜郎以且蘭有椽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爲牂柯棧音弋水經温水注豚水東北流逕談稟縣東逕牂柯郡且蘭縣謂之牂柯水水廣數里縣臨江上故且蘭侯國也一名頭蘭牂柯郡治也楚將莊躄泝沅伐夜郎椽牂柯繫船因名且蘭爲牂柯矣牂柯亦江中兩山名也左思吳都賦云吐浪牂柯者也（王先謙曰今吳都賦無之）元鼎五年武帝伐南越發夜郎精兵下牂柯江同會番禺是也王先謙曰牂柯南夷國名見管子小匡篇是春秋時已有非至楚頃襄王時改名鄭珍云果如常說且蘭自躄後名牂柯何以終西漢世止稱且蘭不一及牂柯蓋秦以前牂柯自爲國後臣屬夜郎史記西南夷傳所稱此諸國及夜郎旁小邑者異物志云有一山在海內小而高似繫船筏俗人謂之越王牂柯交州記云侯石孤絕高數丈名爲牂柯在海中與酈注言江中兩山異要是山似繫船牂柯故以爲名在其國境卽以名國漢開郡取管書舊名耳一統志牂柯江在貴陽府定番州南一名都泥江源出州西北三十里亂山中曰濛潭經州南界地名破蠶又南入廣西泗城府界名勝志牂柯江南流入泗城界爲右江至潯州與左江合下番禺入南海洪亮吉貴州水道考云以沅無二水出黃平州金鳳山證之縣在黃平州以西都勻府以北左近界中檢諸地志貴筑貴定清平皆注云故且蘭地圖經云且蘭在湄巒黃施之交明漢時縣大自黃平州西南貴筑縣東北皆其地也知且蘭卽知牂柯郡治所在並可因此正漢晉地志之誤矣鄭珍云貴州鎮遠一府及貴陽之龍里貴定平越州之甕安餘慶諸縣都勻府之麻哈州清平縣石阡府之烏江以南境皆且蘭地元和志以

播州爲且蘭後人因以遵義地當之誤也阮元云且蘭縣在今安順府等境馬與龍云故且蘭縣舊說今平越州而實非也平越州東有清水江下流入沅莊躡沅沅或至此當爲且蘭縣東境故水經云沅水出且蘭縣也夜郎豚水當爲今北盤江酈注豚水東北流逕談稟縣又東逕牂柯郡且蘭縣又東南逕毋斂縣西談稟今曲靖府陸涼州地毋斂今貴陽府定番州西南皆北盤江所經若指且蘭在今平越則東西易位川流懸隔矣今據酈注縣臨江上之文漢且蘭縣故城當在今安順府永寧州西南境

魏氏春秋曰

元本氏作書誤

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

華陽國志常房作常頌

聞襄將有異志收其主

簿案問殺之襄怒攻殺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嶲

郡國志益州越嶲郡

治邛都劉昭注南中志曰縣東南數里有水名邛廣都河（廣字衍）從廣二十里深百餘丈有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遙視如戴鐵釜狀一統志邛都廢縣在今四川寧遠府西昌縣東南古西夷邛都國也史記西南夷傳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漢書西南夷傳且蘭君反乃發兵誅且蘭邛君以邛都爲越嶲郡應劭曰有嶲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師古曰嶲音先藥反孟康音髓越嶲事又見張嶷傳謝鍾英曰邛都在今西昌縣西北一百四十里打冲河東岸欲以安

之襄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闓 臣松之案以爲房爲襄所誣執政所宜澄察安有



妄殺不辜以悅奸慝斯殆妄矣

### 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閩反

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開屬益州應劭曰古滇王國也師古曰滇音顛郡國志益

州益州郡治滇池一統志滇池故城今雲南雲南府晉寧州東阮元雲南通志稿云漢滇池治當在宜良縣地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

### 不賓越嶲夷王高定亦背叛

華陽國志云先主薨後越嶲帥高定元殺郡將軍焦璜舉郡稱王以叛益州大姓雍閩亦殺

太守正昂更以蜀郡張裔為太守閩假鬼教曰張裔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蠱殺之不可縛與吳於是執送裔於吳吳主孫權遙用閩為永昌太守遣故劉璋子闡

為益州刺史處交益州際梓柯郡丞朱褒領太守恣睢丞相諸葛亮以初遭大喪未便加兵遣越嶲太守巴西龔祿住安上縣遙領郡從事蜀郡常頌行部南入以

都護李嚴書曉諭閩答曰愚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分正朔有三遠人惶惑不知所歸其傲慢如此願至梓柯收郡主簿考訊姦褒因斂頌為亂益州夷復

不從閩使建寧孟獲說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蠟腦三針斷木構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夷以為然皆從閩斷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

欺夷是歲立皇后張氏華陽國志立皇后張氏車騎將軍飛女也封丞相亮武鄉侯中護軍李嚴假節加光祿勳封都鄉侯督永安事中軍

師衛尉魯國劉琰亦都鄉侯中護軍趙雲江州都督費觀屯騎校尉丞相長史王連中部督襄陽向寵及魏延吳懿皆封都亭侯楊洪王謀等關內侯

遣尙

書郎鄧芝固好於吳

鄧芝傳入為尚書郎字衍

吳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

好

鄧芝傳權遂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於蜀蜀復令芝重往

二年

宋本二年下有春字馮本毛本無之

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此即孔子足食足兵之意胡三省曰閉越巂之靈關也李安溪

曰大書特書故仲淹謂陳壽史乎史乎華陽國志二年丞相亮開府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於亮辟尚書郎蔣琬及廣漢李邵巴西馬勳為掾南陽宗預為主簿皆德舉也秦宓為別駕犍為五梁為功曹梓潼杜微為主簿皆州俊彥也而江夏費禕南郡董允郭攸之始為侍郎贊揚日月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南征四郡

益州永昌牂柯越巂四郡也有今四川西部及雲南貴州二省地

四郡皆

平

諸葛亮傳三年春亮率眾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弼按漢代西南夷反覆無常最為難治葛相數月之間平定今日數省之地恩威並用純為王

者之師後路無虞國用饒足終亮之世夷不復反遠謀碩畫莫乎不可及已

改益州郡為建寧郡

宋書州郡志建寧太守漢益州

郡滇王國劉氏更名水經溫水注溫水又西逕昆澤縣南又逕味縣縣故滇國都也諸葛亮討平南中劉禪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建寧郡於此水側皆是高山山水之間悉是木耳夷居語言不同嗜欲亦異郡國志益州郡味孟康音味何焯云味字從未不從未王先謙曰味蜀建寧郡治此一統志在今雲南曲靖府南寧縣西十五里

鄒安豐云當在今雲南府宜良縣南蓋據温水注阮元  
云温水注又逕味縣一段當在又西逕昆澤縣之上  
**分建寧永昌郡** 郡國志益州永

昌郡治不韋范書明帝紀永平十二年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內屬於是置永昌  
郡又西南夷傳注引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開西南夷

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華陽國志曰武帝通博南置不韋縣徙南越相  
呂嘉子孫宗族資之因名不韋以章其先人之惡行也水經葉榆水注永昌郡治不

韋縣秦始皇徙呂不韋子孫於此故名洪亮吉曰史記不韋傳明言不韋宗族徙蜀  
而呂嘉之為不韋後馬班二史無明文恐當以世譜為是一統志不韋廢縣在今雲

南永昌府保山縣北  
三十里鳳溪山下 **為雲南郡** 宋書州郡志雲南太守晉太康地志云故屬永昌何志劉氏分建寧永昌立郡國志益州郡檮

棟寔字記蜀漢時雲南郡治檮棟一統  
志檮棟故城今雲南楚雄府姚州治 **又分建寧牂柯為興古郡** 宋書州郡志興古太

守漢舊郡晉太康地志故牂柯何志劉氏分建寧牂柯立則是後漢末省也華陽國  
志温縣興古郡治水經温水注劉禪建興三年分牂柯置興古郡治温縣（常志鄜

注均云温縣不云宛温縣）郡國志牂柯郡宛温劉昭注引南中志曰宛温縣北三  
百里有盤江廣數百步深十餘丈此江有毒氣王先謙曰蜀興古郡治此謝鍾英曰

水經注又引地道記云興古郡治律高蓋兩存其說李兆洛云宛温故縣  
今貴州興義府普安廳西一百里汪士鐸云今雲南曲靖府羅平州北 **十一月**

**亮還成都** 經營南中近一年矣華陽國志云建興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巂別遣馬忠伐牂柯李恢向益州以犍為太守廣陵王士為益州

太守高定元自旄牛定笮卑水多為壘守亮欲俟定元軍眾集合并討之軍卑水定元部曲殺雍闓及士庶等孟獲代闓為主亮既斬定元而馬忠破牂柯李恢敗于南中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生虜孟獲秋遂平四郡改益州為建寧以李恢為太守加安漢將軍領交州刺史移治味縣分建寧越巂置雲南郡以呂凱為太守又分建寧牂柯置興古郡以馬忠為牂柯太守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于蜀為五部所當無前號為飛軍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為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剛狠不賓大姓富豪乃勸令出金帛聘策惡夷為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襲官于是夷人貪貨物以漸服屬于漢成夷漢部曲亮收其俊傑建寧爨習朱提孟琰及獲為官屬習官至領軍琰輔漢將軍獲御史中丞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都督常用重人

###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宮還住江州

永安宮見先主傳  
江州見劉璋傳注  
**築大城**  
李嚴傳諸

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華陽國志永安都護李嚴還督江州城巴部（彌按部當作郡）大城以征西將軍汝南陳到督永安封亭侯是歲魏文帝崩

明帝立

### 今巴郡故城是

華陽國志秦惠文王遣張儀滅巴城江州漢世郡治江州巴水北有甘橘宮今北府城是也後乃遷南城劉先主初以江夏費觀為

太守領江州都督後都護李嚴更城大城周迴十六里欲穿城後山自汶江通水入巴江諸葛亮將北征召嚴漢中故穿山不逮然造蒼龍白虎門元和志巴縣在

岷江之西漢水之南卽  
李嚴所修古巴城也

###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

漢中見劉焉傳沔北沔水之北也水經沔水注沔水又東

逕武侯壘南諸葛武侯所居也南枕沔水水南有亮壘背山向水寔宇記隋開皇三年置白馬鎮於古諸葛亮城是也陽平見魏志武紀建安二十年胡三省曰水經注沔水逕白馬戍南謂之白馬城一名陽平關又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真謝鍾英曰疑卽石馬其地當與陽平相近方輿紀要卷五十六石馬城在陝西漢中府沔縣東二十里或以爲諸葛壘亦曰諸葛城

諸葛亮集載禪三月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

識建位易號不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

郝經續後漢書（下省作郝書）膺誕作誕膺彌按作誕

膺是尚書武成篇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不墜於地萬國未靜

宋本靜作定

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

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

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

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隕

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

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勛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

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伐

宋本伐作罰

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

項籍總一疆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

或曰如焚疑作焚如爲

笑千載皆不以義

或曰皆疑作疆

陵上虐下故也

史記項羽本紀太史公曰項羽乘勢拔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

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伯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  
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畔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伯  
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  
國身死東城尙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  
今賊傲九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

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  
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授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

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

抗也故鳴條之役兵不血刃

史記湯本紀桀奔於鳴條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坡口卽古鳴條陌也鳴條戰地

在安 牧野之師商人倒戈

尙書武成篇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今旃麾首路其所

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

孟子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豈有他哉避

水火也正義曰曲禮圓曰簞方曰筥飯器也何休云壺  
禮器腹方口圓曰壺釋名曰漿水也飲也或云漿酒也

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

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

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

戰國策智伯與韓魏圍趙襄子于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孟

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出易姓為輔氏

微子去殷項伯歸漢

皆受茅土之慶

史記微子數諫紂不聽乃持其祭器奔周周公誅武庚立微子于宋以續殷後漢王以魯公禮葬項王于穀城封項伯等四人皆為

列侯賜姓劉氏

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反將助亂人

郝書將作獎

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

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

郝書作誅其元惡

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

使稱朕意焉

華陽國志五年魏太和元年也春丞相亮將北伐上疏以尙書南陽陳震為中書令治中張裔為留府長史與參軍蔣琬公琰知居府事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

祁山在今甘肅鞏昌府西和縣西北詳見魏志明紀青龍二年

不克冬復出散關圍

陳倉

散關在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西南陳倉在今寶雞縣東二十里散關陳倉均詳見魏志武紀建安二十年

糧盡退魏將王

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魏志明紀太和二年蜀大將諸葛亮寇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應

亮遣曹真進兵張郃擊亮於街亭大破之亮敗走三郡平華陽國志六年春丞相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中監軍鄧芝據箕谷為疑軍魏大將軍曹真



舉衆當之亮身率大衆攻祁山賞罰肅而號令明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參軍襄陽馬謖裨將軍巴西王平及張休李盛黃襲等在前達亮節度爲郃所破平獨斂衆爲殿而雲芝亦不利亮拔將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戮謖及休盛以謝衆奪襲兵貶雲秩長史向朗以不時臧否免罷超遷平參軍亮上疏請自貶三等辟天水姜維爲倉曹掾

###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

武都郡治下辨今甘肅階州成縣西詳見魏志武紀建安二十年及夏侯淵傳胡三省曰

陰平道前漢屬廣漢郡後漢屬廣漢屬國都尉魏分置陰平郡郡國志廣漢屬國都尉陰平道王先謙曰蜀作陰平縣陰平郡治此一統志陰平故城今甘肅階州文縣

治

### 遂克定二郡

華陽國志魏雍州刺史郭淮出將擊式亮自至建威淮退遂平二郡

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

### 原上

南山當在今陝西漢中府沔縣南四川保寧府南江縣北張魯傳曹公破陽平關魯奔南山入巴中卽此

### 築漢樂二一城

漢城在沔

縣東南樂城在漢中府城固縣詳見魏志鍾會傳華陽國志蜀時以沔陽爲漢城成固爲樂城通鑑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水經沔水注沔水又東逕西樂城北城在山上周三十里甚險固城側有谷謂之容羨谷道通益州山多羣獠諸葛亮築以防遏（沔水注亦引華陽國志云蜀以成固爲樂城縣也）方輿紀要卷五十六云西樂城卽漢城對樂城而言故云西樂城本志王平傳固守漢樂二城姜維傳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卽此

是歲孫權稱帝

### 與蜀約盟共交分天下

吳志孫權傳吳黃龍元年六月蜀遣衛尉陳震慶權踐位權參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克冀并涼屬蜀其司州

之土以函谷關為界

###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

西城在今陝西興安府西北漢末為西城郡魏改為魏興郡詳見魏志武紀建安二十年晉書

宣帝紀太和四年與曹真伐蜀帝自西城斫山開道水陸並進沂沔而上至於胸臆拔其新豐縣軍次丹口遇雨班師

### 張郃由子午

子午谷在

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百里詳見魏志張魯傳

### 曹真由斜谷

原注斜余奢反斜谷在今陝西鳳翔府郿縣西南詳見魏志武紀建安二十四

年及曹真傳

### 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

郡國志漢中郡城固一統志城固故城今陝西漢中府城

固縣西北水經沔水注漢水又東逕小城固南州治大城固移縣北故曰小城固城北百二十里有興勢坂諸葛亮出洛谷成興勢置烽火樓處通照漢水胡三省曰赤

坂在今洋州東二十里龍亭山坂色正赤魏兵沂漢水及從子午道入者皆會於成固故於此待之輿地紀勝赤坂在洋州東二十里龍亭山色甚赭蜀漢建興八年魏

曹真張郃司馬懿侵漢武侯次於城固赤坂以待之即此方輿紀要卷五十六龍亭山在漢中府洋縣東二十里乃入子午谷之口其山坡頰色亦名赤坂曹真司馬懿

兩道並進此為總會之地也

### 大雨道絕真等皆還

曹真傳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沂漢水當會南鄭會大霖

兩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詔真還軍王肅傳肅上疏言曹真發已踰月行裁半谷卽指此事華陽國志丞相亮軍成固表進江州都護李嚴驃騎將軍將二萬人赴漢中以嚴子豐爲江州都督曹真等還因留嚴漢中署留府事嚴改名平

**是歲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

魏延傳建興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華陽國志丞相司馬魏延將軍吳懿西入羌中大破魏後將軍費曜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延遷前軍師封南鄭侯懿左將軍高陽鄉侯

**徙魯王永爲甘陵王梁王理爲安平王皆**

**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

木牛詳見亮傳注引亮集

**魏司馬懿**

**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

張郃傳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御覽引魏末

傳亮糧盡軍還至於青封木門是青封木門實一地也一統志木門山在甘肅秦州西南水經注有木門谷水北流入藉水胡三省曰木門去今天水縣十里弼按唐初

析上邽置天水縣仍在今秦州西也

**與亮交戰被箭死秋八月都護李平廢徙梓潼郡**

華陽

國志九年春丞相亮復出圍祁山慮糧運不繼設三策告都護李平曰上計斷其後道中計與之持久下計還住黃土時盛夏雨水平恐漕運不給書白亮宜振旅秋八

月亮還漢中平懼亮以運不辨見責欲殺督運領岑述驚問亮何故來還又表後主言亮僞退亮怒表廢平為民徙梓潼奪平子豐兵以為從事中郎與長史蔣琬共知居府事郡國志廣漢郡梓潼劉昭注建安二十二年劉備以為郡華陽國志建安二十二年分廣漢置梓潼郡以霍峻為太守謝鍾英曰置郡當在建安十九年一統志梓潼故城今四川

漢晉春秋曰 元本官本 晉作書誤 冬十月江陽至江州 今瀘州 至重慶 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

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趙一清曰宋書五行志是時諸葛亮連年動眾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爭頗喪徒旅鳥北飛不能達

墮水死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過 渭又其應乎弼按此無稽之談

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 元本馮本勸作勤誤水經沔水注漢水又東黃沙水左注之水北出遠山山谷邃險人跡罕交谿曰

五丈溪水側有黃沙屯諸葛亮所開也其水南注漢水輿地紀勝沔縣東有青陽峽黃沙水所出方輿紀要卷五十六黃沙成在漢中府褒城縣南五十里今為黃沙驛

棧道至此始出險就平漢中府志黃沙河在沔 縣東四十里源出雲濛山南至褒城界入漢 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流馬

詳見亮傳 注引亮集

十一年

是年魏青龍元年

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

邸閣儲糧之所

也詳見魏志王基傳通鑑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胡三省曰明年亮出斜谷所謂三年者通自再攻祁山之後至是凡三年也馮本閣作閣沈家本日當作閣史記高紀去輒燒絕棧道索隱棧道閣道也崔浩云險絕之處傍鑿山巖而施版築為閣若閣字乃門旁戶與此異義弼按沈說當作閣是惟邸閣與閣道為兩事不可不辨

是歲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破平之

詳見張翼傳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亮卒于渭濱

華陽國志

亮從斜谷道出武功據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閒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秋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還葬漢中定軍山  
諡曰忠  
武侯  
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舉兵相攻延

敗走斬延首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

詳見魏延傳楊儀傳費禕傳華陽國志亮既恃延勇猛又惜儀籌畫不能

偏廢為作甘戚論二子不感延常舉刃擬儀費禕和解終亮之世盡其器用

以左將軍吳壹為車騎將軍假節

督漢中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

十三年春正月 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

漢嘉郡見先主傳章武二年

夏四月進

蔣琬位為大將軍

華陽國志十三年拜尚書令蔣琬為大將軍領益州刺史以費禕為尚書令侍郎董允兼虎賁中郎將統宿衛兵軍師楊

儀自以年宦在琬前更處琬下怨望廢徙漢嘉吳以亮卒增巴丘守蜀亦益白帝軍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至湔

華陽國志文翁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

臣松之案湔縣名也屬蜀郡音翦

登觀阪看汶水之流

水經江水注江水又逕汶江道汶出徼外嶠山西玉輪坂下而南行又東逕其縣而東注于大江故蘇代告楚曰蜀

地之甲浮船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謂是水也又有湔水入焉江水又歷都安縣李冰作大堰於此俗謂之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謂之金堤左思蜀都賦云

西踰金堤者也諸葛亮北征以此堰農本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益州刺史皇甫晏至都安屯觀坂從事何旅曰今所安營地名觀坂上觀下反

一作自上觀下反上之象其徵不祥不從果為牙門張和所殺胡三省曰湔即漢之湔氏道屬蜀郡汶水即嶠江水也嶠江出氏道西徼外嶠山東流歷都安縣沈約

曰縣蜀所立水經注都安縣有桃關蜀守李冰作大堰于此謂之湔壩亦曰湔堰觀坂在其上晉書音義汶讀與嶠同諸葛亮既沒漢主游觀莫之敢止潘眉曰汶即岷

字說文作巒漢志作嶠卽巒字之省又省作岷隸又作汶與青州朱虛榮蕪二汶音  
文者自別楊守敬水經注疏要刪補遺卷三十三云楊升菴曰岷江岷字說文作巒  
省作岷漢人隸書作汶史記冉駹爲汶山郡司馬溫公類篇曰汶音岷據史記引禹  
貢岷嶠旣藝及岷山之陽岷山導江皆作汶蓋古字通用是岷江卽汶江酈氏於岷  
江之西別出汶水蓋因漢志泯汶分出故依志釋之是岷與汶爲二矣非也洪亮吉  
曰湔漢舊縣謝鍾英曰兩漢志無湔縣係桓靈後所置蜀後主傳後主至湔登觀坂  
看汶水之流裴松之注湔縣名也屬蜀郡水經注卽都安縣方輿紀要都安故城今  
灌縣東二十里胡三省謂卽漢湔氏道今考湔氏道在松潘廳蜀汶山郡地與湔縣  
相隔胡說非是洪氏謂湔漢舊縣蓋爲胡說所誤又曰都安沈志蜀立屬汶山輿地  
廣記蜀置都安縣屬汶山郡鍾英按水經注皇甫晏至都安屯觀坂與蜀志後主至  
湔登觀坂之文合準其地望都安與湔實爲一地晉志蜀郡無湔縣汶山郡有都安  
是湔縣改名都安移屬汶山非蜀漢復立都安縣縣易虛設地不能誣按之於圖沈  
志之誤自見輿地廣記因沈志而爲之說不足辨也楊守敬水經注疏要刪卷三十  
三云都安宋志蜀立屬汶山郡蜀志後主至湔登觀坂看汶水之流裴注湔縣名屬  
蜀郡觀皇甫晏至都安屯觀坂則都安卽湔湔是地名（以湔水名）非縣名裴氏  
誤也縣名都安宋志可據姚範曰此卽蜀漢之都安縣唐之導江今之灌縣也若漢  
之湔氏道今之松潘矣揚雄蜀都賦湔山巖巖觀上岑崑觀坂卽觀上也何焯曰大  
書此事譏其不恤國事盤游于外自此始也後不書者不可諫則不足譏劉咸斫曰  
此等豈可盡書自當止書其始非以不可諫也弼按汶水卽岷江潘楊二說均是胡  
注以湔爲湔氏道誠誤姚謝說是惟謝氏以都安爲湔縣改名亦誤案兩漢志晉宋

志水經注俱無渝縣華陽國志亦云大江自渝堰下至犍為有五津亦無渝縣之名以渝為縣殆為裴注之誤一統志觀坂在今成都府灌縣西都安堰亦曰渝堰亦曰犍尾堰亦在灌縣西方輿紀要云渝堰即離堆漢書溝洫志蜀守李冰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成都中晉灼曰犍古堆字犍岸也師古曰沫水出蜀西南徼外東南入江後主之登觀坂或疑為考究水利似不盡如胡何所云不知譙周傳云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即指此事也

**旬日還成都徙武都**

**氏王苻健及氏民四百餘戶於廣都**

郡國志蜀郡廣都揚雄蜀本紀蜀王本治廣都之樊鄉後徙成都蜀以成

都新都廣都為三都號名城華陽國志廣都在郡西三十里有鹽井魚田之饒一統志廣都故城有二一在華陽縣東南一在雙流縣東南據章懷注參考岑彭吳漢傳漢縣當在府東南江北岸據寰宇記續通典漢縣又當在今雙流縣界華陽國志武都氏王苻健請降將軍張尉迎過期不至大將軍琬憂之牙門將巴西張疑曰健求附款至必無返滯聞健弟狡不能同功各將乖離是以稽耳健弟果叛就魏健率四百家隨尉居廣都縣胡三省曰以此觀之諸氏固先有苻姓矣不待蒲堅以背文草付之祥乃姓苻也杜佑曰氏者西戎別種漢武帝開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在上祿或在河隴左右魏令夏侯淵討叛氏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是曰楊氏苻堅之先是曰苻氏楊氏苻氏同出略陽世為婚姻

**十五年**

魏景初元年

**夏六月皇后張氏薨**

華陽國志云諡曰敬哀是歲車騎將軍吳懿卒以王平領漢中太守代懿督漢



中事懿從弟班漢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名常亞懿官至驃騎將軍時南郡  
輔匡元弼零陵劉邕南和官亦至鎮南將軍潁川袁隸南郡高翔至大將軍隸征西  
軍將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敬哀皇后妹趙一清曰時左將軍向大赦朗行丞相事見後主張皇后册文

改元立子璿為太子子瑤為安定王華陽國志以典學從事巴西譙周為太子家令梓潼李譔為僕射皆名儒

也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是年詔琬屯住漢中又命開府見琬傳

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為大司馬杭世駿曰古今刀劍錄曰後主禪延熙二年造一大劍長一丈二尺鑲劍口山

往往人見光輝後人求之不獲

三年魏正始元年春使越巂太守張嶷平定越巂郡詳見嶷傳越巂郡見前建興元年注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諮論事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胡三省曰蜀諸軍時皆屬蔣琬姜維所領偏軍耳自漢中還屯

**涪縣**

涪見劉璋傳華陽國志大司馬琬以丞相亮數入秦川不克欲順沔東下征三郡朝臣咸以為不可安南將軍馬忠自建寧還朝因至漢中宣詔旨於琬

琬亦連疾動輒計遷忠鎮南大將軍封彭鄉侯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

華陽國志琬上疏曰臣既闇弱加嬰疾疹奉辭六年規方無成

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除之未易如東西犄角但當蠶食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輒與費禕馬忠議以為涼州胡塞之要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銜持河右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赴東北之便應之不難冬十月琬還鎮涪以王平為鎮北大將軍督漢中事姜維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遷江州都督鄧芝車騎將軍 **十一月**

**大赦以尚書令費禕為大將軍**

**七年春閏二月**

宋本作閏月誤

**魏大將軍曹爽夏侯玄等向漢中鎮北大將**

**軍王平拒興勢圍**

興勢在今陝西漢中府洋縣北二十里詳見夏侯淵傳曹爽傳

**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

**赴救魏軍退**

詳見王平傳通鑑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為之虛耗

**夏四月安平**

**王理卒秋九月禕還成都**

華陽國志大司馬琬以病故讓州職於費禕董允以是禕領益州刺史允守尚書令於時蜀人以諸

葛亮蔣費及允為四相一號四英宦人黃皓便僻佞慧畏允不敢為非後主欲探擇允曰妃后之數不可過十二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

吳太后也通鑑作甘太后胡注已證誤

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

漢中行圍守

胡三省曰魏延鎮漢中實兵諸圍以禦敵所謂圍守也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

華陽國志中書令董

允亦卒弼按琬允傳均同通鑑均繫於魏正始六年即蜀延熙八年誤何焯曰董允亦卒於是年蜀內外之政始壞

魏略曰琬卒禕乃自攝國事

華陽國志超遷蜀郡太守南陽呂乂為尚書令進姜維為衛將軍維出隴西與魏將郭淮夏侯霸戰克之

郝經曰後主即位年已十七使諸葛亮南征北伐故亮言當親賢而遠小人若猶未聽政亮其為是言哉魏略之言殆不其然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眾降

胡三省曰據姜維傳則白虎文與治無戴二人也魏志曹真討

破叛胡治元多蓋諸胡有治姓也

衛將軍姜維迎逆安撫居之于繁縣

郡國志蜀郡繁舊唐志劉禪時

加新字寔字記後主居涼州降人於繁縣而移繁縣戶於新繁一統志繁縣故城在成都府新繁縣東北舊唐志寔字記皆非蓋遷治或在蜀漢時改名在後周時耳

### 是歲汝山平康夷反

范書西南夷傳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汝山郡至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為北部

都尉因易郡名為汝山太守蓋自靈帝置郡後不知何時復合為蜀郡北部都尉至

蜀漢又復分置為郡也謝鍾英王先謙說同楊守敬曰後漢立郡旋廢省也水經江水注渝水出綿廐道亦曰綿廐縣之玉壘山縣即汝山郡治劉備之所置也互見陳

震傳郡國志蜀郡縣廐道鄒安豐曰綿廐道今四川茂州汝川縣西洪亮吉曰平康蓋蜀漢時立周濟曰平康在今四川松潘廳西南百五十里

維往討

### 破平之

郝經續後漢書帝數出游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譙周諫不聽

###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民夷反

郡國志巴郡涪陵華

陽國志建安六年三巴既分於是涪陵謝本白劉璋求以丹興漢髮二縣為郡初以為巴東屬國後遂為涪陵郡又云涪陵郡巴之南鄙漢後恆有都尉守之東接巴東

南接武陵西接牂柯北接巴郡土地山險水灘人戇勇多獷蠻之民漢時赤甲軍常取其民蜀丞相亮亦發其勁卒三千人為連弩士遂移家漢中又云涪陵縣郡治胡

三省曰涪陵縣漢屬巴郡蜀分置涪陵郡宋白曰蜀先主以地控江源於此立涪陵郡領漢平漢葭二縣（弼按當作漢髮）四夷縣道記云故城在蜀江之南涪江之

西洪亮吉曰涪陵郡漢建安六年劉璋分巴郡置水經注魏武分巴郡為涪陵郡寰宇記謝本以涪陵廣大白州牧劉璋分置丹興漢髮二縣璋又分涪陵立永寧縣合

四縣置屬國都尉治涪陵蜀先主改為涪陵郡蓋創始於璋先主特改郡名耳說或近之楊守敬水經注疏要刪說同朱謀瑋曰晉書地理志蜀置涪陵郡水經云魏武分所未詳也全祖望曰晉志又云涪陵是劉璋置劉璋之末巴郡入于張魯魯降曹氏更入魏魏或嘗立涪陵郡未可知也弼按洪朱全三說皆據水經云魏武分巴郡為涪陵郡然案水經此語見延江水注其原文云涪陵水出縣東故巴郡之南鄙王莽更名巴亭魏武分邑立為涪陵郡公孫述擊張堪小別江即此水也據水經此注魏武當為光武之訛按上下文皆為光武時事洪朱全三家似皆未細審也一統志涪陵故城今四川酉陽州彭水縣治

車騎將軍鄧芝往

討

監本芝作艾誤

皆破平之

詳見芝傳華陽國志十一年鎮北將軍王平卒以中監軍胡濟為驃騎將軍代平督漢中事

十二年

魏嘉平元年

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右將軍夏侯霸來降夏

四月大赦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將軍句安李韶降魏

詳見魏志陳泰傳郭淮傳泰傳李韶作李歆

十三年姜維復出西平

西平今甘肅西寧府西寧縣治詳見魏志武紀建安十九年維傳復出西平在十二年

不克

而還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

漢壽即葭萌見劉璋傳互見魏志齊王紀嘉平五年

胡三省曰葭萌縣屬廣漢郡蜀先主改曰漢壽縣屬梓潼郡 大赦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

華陽國志吳主孫權薨子亮立來告赴如古義也何焯曰不書吳主書吳王恐字誤周壽昌曰不書殂而書薨是仍

以王之例待之王字非誤也弼按後文景耀元年吳孫綝廢其主亮王當作主傳寫之訛

立子琮為西河王

華陽國志命大將軍禕開府尙

書令呂乂卒以侍中陳祗守尙書令弼按呂乂傳乂卒在延熙十四年通鑑同常志誤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循所殺于漢壽

詳見魏志齊王紀嘉平四

年郭循作郭脩

夏四月衛將軍姜維復率眾圍南安

南安郡治獮道今甘肅鞏昌府隴西縣東北渭水北詳見

魏志武紀建安十九年

不克而還

華陽國志費禕承諸葛亮之成規故能邦家和壹自禕歿後關宦秉權姜維自負才兼文武謂自隴以西可制

而有禕常裁制至是無禕屢出師旅功績不立政刑失措矣

十七年

魏正元元年

春正月姜維還成都大赦夏六月維復率眾出隴西

# 冬拔狄道河閒臨洮三縣民

官本考證曰河閒當作河關姜維傳誤同郡國志涼州隴西郡狄道臨洮河關一統志狄道故

城今甘肅蘭州府狄道州西南臨洮故城今甘肅鞏昌府岷州治河關故城今蘭州府河州西北胡三省曰河閒當作河關河關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以地理考之河關臨洮在狄道西姜維自狄道西拔河關臨洮意欲

收魏之邊縣以自廣耳弼按臨洮在狄道南河關在狄道西北 居于綿竹繁縣

綿竹見劉焉傳繁縣見前延熙十年華陽國志維復出隴西魏狄道長李簡舉縣降維圍襄武魏大將徐質救之是歲魏帝齊王廢高貴鄉公即位通鑑漢姜維自狄道

進拔河閒臨洮將軍徐質與戰殺其邊寇將軍張嶷漢兵乃還詳見張嶷傳姜維傳

# 十八年春姜維還成都夏復率諸軍出狄道與魏雍州刺史王經戰

## 于洮西

洮水之西也

## 大破之經退保狄道城維卻住鍾題

鄧艾傳題作提鍾提在狄道西華陽

國志十八年維復議出征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不聽維出狄道大破王經于洮西經衆死數萬退保狄道城翼曰可矣不宜進或毀此成功爲虵畫足維必進魏征西將軍陳泰救狄道維退住鍾題詳見陳泰傳

## 十九年

魏甘露元年

## 春進姜維位爲大將軍督戎馬與征西將軍胡濟期

**會上邦**

宋本征西作鎮西是姜維傳亦作鎮西通鑑同是時征西為張翼也上邦在今甘肅秦州東南四十里詳見鄧艾傳

**濟失誓不至**

華陽國志誓作期通鑑同

**秋八月維為魏大將軍鄧艾所破于上邦**

艾是時為安西將軍大字疑衍

**維退軍還成都**

詳見鄧艾傳華陽國志維大為魏將鄧艾所破死者衆士庶由是怨維而隴以西亦無寧歲冬維還謝過引負求自貶削於是

以維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

**是歲立子瓚為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聞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

誕時為征東大將軍疑軍字衍

**姜維復率衆**

**出駱谷**

駱谷在今陝西西安府整屋縣西南詳見魏志陳留王紀景元四年及曹爽傳鍾會傳

**至芒水**

胡三省曰水經注駱谷水出郿塢東

南山駱谷北流逕長城西又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芒水從南來注之水出南山芒谷北逕整屋縣竹圃中又北流注于渭予按駱谷在今洋州真符縣屈回八十里凡八十四盤吳熙載曰芒水在駱谷水之東

**是歲大赦**

**景耀元年**

魏甘露三年

**姜維還成都**

華陽國志維以誕破退還成都復拜大將軍

**史官言景星見**

周壽昌曰史官言景星見是蜀有史官矣或但紀祿祥明占驗而於一國君臣治亂之迹典章文物之大未遑紀載故後世以蜀無史官為諸葛譏也

**於是**



大赦改年宦人黃皓始專政

華陽國志黃皓與尚書令陳祗相表裏始豫政皓自黃門丞至今年為奉車都尉中常侍姜維

雖班在祗右權任不如蜀人無不追思董允者時兵車久駕百姓疲弊太中大夫譙周著仇國論言可為文王難為漢祖人莫察焉姜維議退據漢樂二城何焯曰皓專

政五年而國亡

吳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立琅邪王休

華陽國志吳大臣廢其主亮立孫休來告難如

也同盟

二年夏六月立子謀為北地王恂為新興王虔為上黨王

二主妃子傳注引孫

盛蜀世譜恂作詢虔作璩華陽國志以張翼為左車騎將軍廖化為右車騎將軍閻宇為右衛大將軍陳祗卒諡曰忠侯祗上希主指下接闔宦後主甚善焉以董厥為

尚書令

三年

魏景元元年

秋九月追諡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

華陽國志追諡

故前將軍關羽曰壯繆侯車騎將軍張飛曰桓侯驃騎將軍馬超曰威侯軍師龐統曰靖侯後將軍黃忠曰剛侯是歲魏帝高貴鄉公卒常道鄉公即帝位蔣超伯曰華陽國志書法極為微婉如勳臣補諡之遲佞臣得諡之速牽連書之其失自見

四年春二月追諡故將軍趙雲

華陽國志追諡故鎮軍趙雲曰順平侯拜丞相亮子武鄉侯瞻中都護衛將軍遷董厥輔

國大將軍與瞻輔政以樊建守尚書令自瞻厥用事黃皓秉權無能矯正者

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是歲姜維復率眾出侯和

侯和今甘肅洮州廳南洮水之南見

魏志陳留王紀景元三年

為鄧艾所破還住沓中

沓中在今洮州西南西傾山之南見魏志陳留王紀景元四年華陽國志姜維

惡黃皓恣擅啓後主欲殺之後主勅皓詣維陳謝維誘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皓協比閻宇欲廢維樹宇故維懼不敢還趙一清曰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此蜀亡之驗事見杜瓊傳

六年夏魏大興徒眾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諸

葛緒數道並攻

詳見鄧艾傳鍾會傳姜維傳

於是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

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

董厥附諸葛亮傳

大赦改元為炎興

魏景元四年趙一清曰宋書五行志

炎興元年蜀地震此黃皓見任之應是冬蜀亡

冬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於綿竹用光祿大夫

譙周策降於艾奉書曰限分江漢遇值深遠階緣蜀土

宋本階作偕

斗絕

一隅干運犯冒漸苒歷載遂與京畿攸隔萬里每惟黃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否德暗弱竊貪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

數

官本考證曰此句上下疑有闕文

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輒勅

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棲畝以俟后來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含覆藏疾謹遣私署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齋印綬請命告誠敬輸忠款存亡勅賜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復縷陳是日北地王謀傷國之亡先殺妻子次以自殺

漢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

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

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為涕泣者

胡三省曰曾謂庸禪有子如此乎郝經曰嗚呼親王義兼臣子國有難猶當死義以

先諸臣先王所以封建宗子而固維城也西漢之亡獨劉更生諄諄勸戒晷曖而卒其餘諸侯稱說符命勸進于莽者以千數故莽晏然盜國坐追虞黃未聞一人

獨不從而死之也東漢之亡封國亦既盡除墮妊祝胤劉氏無噍類故操丕居然為西伯舜禹未聞一人獨從容就義而死之也惟朔易一遐孤與隆中一草茅士

素無封爵不階尺土一民萬折而與操爭肉薄血并者三十餘年力竭而繼之以死及其遂亡昭烈之一孫孔明之一子及孫慨然赴義與國俱滅巍巍義烈高視

兩京五百年所無有也壯哉諶也後主為有愧矣勇哉尙也過夫瞻矣通鑑輯覽曰北地王慷慨捐軀凜凜有生氣劉禪犂牛固不足論姜維以下諸將士平日咸

以恢復自命乃俱聞風而靡無復具人心者不啻譙周鬻國罪不容誅矣

### 紹良與艾相遇於雒縣

雒見劉焉傳胡三省曰雒縣屬廣漢郡西南至成都八十餘里周壽昌曰華陽國志載勸降是譙周而遣

使則為張紹鄧良二人無周名觀紹良與艾相遇語則常志為信

### 艾得書大喜

先主攻雒且一年攻成都數十日今艾不攻而禪降宜其大喜

也  
卽報書

王隱蜀記曰艾報書云王綱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真主此蓋天命去就之道

也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

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隗囂憑隴而亡范書隗囂傳建武六年隗囂據隴坻公孫述以囂為朔寧王九年囂死子

純為王明年純降公孫述據蜀而滅范書公孫述傳建武元年公孫述僭號號成家十二年吳漢克成都滅之此皆前世覆車

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軒侔功往代銜命來征思聞嘉響果煩來使告

以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啓哉昔微子歸周實為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易來辭謙沖以

禮輿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

禪又遣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蔣顯有命勅姜維又遣尙書郎李虎

送士民簿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趙一清曰通典

云魏武據中原劉備割巴蜀孫權盡有江東之地三國鼎立戰爭不息劉備章武元年有戶二十萬男女口九十萬及平蜀得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通計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二百八十一除平蜀所得當時魏氏唯有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有口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清案續郡國志注云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姚範曰以續漢志攷之但以巴蜀二郡校之此已不足當其一郡之戶口毋論兼餘郡矣又晉志章武時戶二十萬男女口九十萬攷晉時梁州戶七萬六千三百益州戶十四萬九千三百寧州戶八萬三千杭世駿曰通典云蜀劉禪炎興元年則魏常道鄉公景元四年歲次癸未是歲魏滅蜀至晉武帝太康元年歲次庚子凡十八年戶增九十八萬六千三百八十一口增八百四十九萬九百八十二則當三國鼎峙之時天下通計戶百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以奉三主

斯以勤矣 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綵絹各二十萬匹餘物稱此 何焯曰蜀

窮匱至此固難以支久矣姚範曰先主入蜀賜葛相法孝直關張四人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可知當時蜀土之饒

**遣紹良先還艾至城北後主輿櫬自縛詣軍壘門**

通鑑作面縛輿櫬詣軍門胡三省曰杜預

云面縛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也櫬棺也示將受死後主時年四十八弼按後主年十七卽位在位四十一年時年五十八胡注云四十八誤

**艾解縛焚**

櫬延請相見

晉諸公贊曰劉禪乘騾車詣艾不具亡國之禮

因承制拜後主為驃騎將軍諸圍守悉被後主勅

胡三省曰圍守即魏延所置漢中諸圍之

也然後降下

或曰見士猶有戰心也弼按姜維傳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華陽國志軍士莫不奮激以刃斫

石胡三省曰漢先主以獻帝建安十九年得蜀魏文帝黃初二年即帝位傳二世四十四年而亡

艾使後主止其故宮身往

造焉資嚴未發

潘眉曰漢避明帝諱莊凡裝字亦改作嚴裝莊同字也吳漢傳辦嚴上道章懷注嚴即裝也陳紀傳不復辦嚴章懷注嚴讀曰

裝也惟許靖與曹公書復共嚴裝欲北上荆州彼嚴字作治字解與茲不同

明年春正月艾見收鍾會自涪至成

都作亂會既死蜀中軍眾鈔略死喪狼籍數日乃安集後主舉家東

遷

沈家本曰御覽下有在位凡四十年六字疑是注文佚去

既至洛陽策命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

丁亥皇帝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為安樂縣公

安樂今順天府順義縣西南詳見魏志明紀景初二

年華陽國志卷二云上庸郡安樂縣咸熙元年爲公國封劉後主也又卷十一云安樂思公世子早沒次子宜嗣而思公立所愛者文立諫之不納及愛子立驕暴二州人士皆欲表廢立止之曰彼自暴其一門不及百姓當以先公故得爾也後安樂公淫亂無道何攀與上庸太守王崇涪陵太守張寅爲書諫責稱當思立言晉書地理志幽州燕國安樂國相蜀主劉禪封此縣公與華陽國志異未知孰是

於戲其進聽朕命蓋統天載物以咸

寧爲大光宅天下以時雍爲盛故孕育羣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順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下交暢然後萬物協和庶類獲乂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太祖承運龍興弘濟八極是用應天順民撫有區夏于時乃考因羣傑虎爭九服不靜乘閒阻遠保據庸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自是已來干戈不戢元元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祖考遺志思在綏緝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爲貴降心回



慮應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左右無疆之休豈不遠歟朕嘉與君公  
長饗顯祿用考咨前訓開國胙土率遵舊典錫茲玄牡苴以白茅永  
爲魏藩輔往欽哉公其祇服朕命克廣德心以終乃顯烈食邑萬戶  
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是子孫爲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

華陽

國志云弟兄子孫爲郡都尉侯者五十餘人沈欽韓曰三都尉謂奉車駙馬騎都尉也並漢武帝置沈家本曰二主妃子傳永及輯並拜奉車都尉封鄉侯餘無可考

尙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秘書令郤正殿中督張通並

### 封列侯

華陽國志云以譙周全國濟民封城陽亭侯祕書令郤正舍妻子隨侍後主相導威儀封關內侯於是尙書令樊建殿中督張通侍中張紹亦封侯

劉氏凡得蜀五十年正稱尊號四十二年趙一清曰隋書經籍志梁有蜀平記十卷蜀漢僞官故事一卷又晉書地理志曰濟南郡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將家於濟河北故改爲濟岷郡而太康地理志無此郡名未之詳方輿紀要卷二十二濟岷城在邳州宿遷縣北東蜀時以蜀西濟北流人置濟岷郡咸和三年濟岷太守劉闔等殺下邳內史夏侯嘉以下邳叛入後趙郡尋廢

漢晉春秋曰司馬文王與禪宴爲之作故蜀技

胡三省曰蜀技蜀樂也如巴渝舞之類也技與伎同

旁人皆爲

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

可字疑衍

雖使諸葛亮在

不能輔之久全而況姜維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

曰此閒樂不思蜀卻正聞之求見禪曰

或曰求疑作來一曰禪在晉爲囚虜防護必嚴豈能輕見當作求

若王後

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

胡三省曰西悲用詩東山語此儒生搜章摘句也

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于慎

行曰劉禪之對司馬昭未爲失策也卻正教之淺矣思蜀之心昭之所不欲聞也幸而先以己意對再問之時已慮有教之者禪卽以正指對左右雖笑不知禪之

免死正以是矣黃恩彤曰先主遺詔勅後主曰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于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云云武侯非面諛先主非譽兒足見後主本非不肖也陳

志以爲任賢相則爲循理之君惑闇豎則爲昏闇之主洵然

公太始七年

太當作泰

薨於洛陽

在魏晉八年凡六十六歲寔宇記卷三後主冢在芒山周壽昌曰此與魏志明帝紀青龍

二年二月庚寅山陽公薨書法同  
若吳歸命侯則書皓死於洛陽矣

蜀紀云

宋本紀作記

諡曰思公

通鑑考異曰晉春秋云禪諡惠公今從王隱蜀記

子恂嗣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闇豎則為昏闇之后傳曰素絲

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

晉書李密傳張華問密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

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

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二年

宋本二作

三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為違

宋唐庚三國雜事駁陳說見卷首李清植曰是時皇綱解紐先主遽喪民

志必生惶惑未踰年而改元雖違古義實遵漢舊藉此以新視聽而悚遠邇奠民心以濟大業應權通變計宜出此史家以是譏亮毋乃失之拘乎何焯曰介於二寇加之南中煽動必執踰年之禮非所以繫屬人心鎮撫方夏也 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

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

史通曲筆篇曰黃氣見於秭歸羣鳥

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也又史官篇曰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郤正為祕

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得非厚誣諸葛乎李安溪曰不置史官朱文公謂其志大而有所未暇是矣且百度具舉記注雖略奚害乎何焯曰吳蜀之主雖均曰傳然皆編年紀事於史家之例實亦紀也紀則災異當詳書而舊史闕其承傳是以作者用此自明非欲持此以詆毀葛相錢儀吉曰何說未是如果有史官而遭亂湮滅當云舊史失傳不當云史官不置也梁章鉅曰後主景耀元年明載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此蜀有史官之顯證劉咸炘曰郝懿行筆記又舉華陽國志後主志稱大長秋南陽許慈普記載籍典章舊文又舉西州後賢志王化弟崇蜀時東觀郎陳壽祕書郎不知此皆不足駁陳氏也陳氏所言無官者乃記注之史黃氣羣鳥不必史官所言蓋蜀本多術數之學至奏景星見者乃占天之史官許慈王崇郤正則掌書之官皆非記注之史知幾所謂典校無闕乃掌書之謂而屬辭有所則臆度之詞東觀乃真記注之職然沿舊制而有此官未必有其地行其職不然則承祚躬爲祕書郎豈善忘至此卽誣諸葛又何如是之拙乎弼按季漢輔臣贊所頌述皆當時可傳之人承祚自注多云然經載十失其行事故不爲傳評語所謂注記無官行事多遺者此也劉說爲允

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茲制漸

虧優劣著矣

華陽國志曰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

願爲赦

漢書匡衡上疏曰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人未得其務

也後漢書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

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每

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

何焯曰陳元方鄭康成皆避地徐州而先主以建安元年領徐州牧其啟告以治亂之道在此時也曾不語

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臣松之以爲赦不妄下誠爲可稱至

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案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爲美談經載十二

蓋何足云豈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亮歿後延熙之號數盈二十茲制漸虧事又不然

也錢大昭曰赦不妄下亦謂諸葛亮爲相時耳亮卒之後延熙元年六年九年十年四年十七年二十年景耀元年四年皆大赦矣孟光責費禕以爲赦者偏枯之

物非明世所宜有衰敝窮極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不其然哉錢大昕曰昭烈之沒政由葛氏

禮樂征伐自下出者十餘年以曹馬之輩當此其改元自立必矣自古大臣握重權者身死之後嗣君親政亦必改元更革其舊後主信任孔明不以存歿有閒張

邈上書詆亮下獄誅死其任賢勿疑有足稱者孔明卒于建興十二年前此不改元孔明事君之忠也繼此不改元後主知人之哲也君明臣忠此承祚所謂卓也

不然建興之號終于十五何不云十五而云十二乎裴氏所譏殊未達其旨趣也梁章鉅引袁枚後主論文繁不錄

蜀書四

三國志三十四

二主妃子傳第四

梁章鉅曰標題雖稱二主妃子而列傳則大書先主甘皇后穆皇后後主敬哀皇后張皇后皆稱皇后而孫吳諸后則降

稱夫人可見承祚厚以天子之制予蜀也（本錢大昕說）潘眉曰陳承祚不為孫夫人立傳夫人還吳同於大歸錢大昕曰蜀志稱昭烈曰先王安樂公曰後主後主之太子璿特為立傳且正其太子之號吳志則曰權曰亮曰休曰皓皆斥其名可見承祚未嘗儕蜀於吳也

晉 平 陽 侯 相 安 漢 陳 壽 撰

宋 中 書 侍 郎 西 鄉 侯 聞 喜 裴 松 之 注

沔 陽 盧 弼 集 解

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臨豫州住小沛

小沛見先主傳

納以為妾先主數

喪嫡室

康發祥曰先主轉軍海西守小沛之日妻子屢為呂布高順所虜究不知何氏史失其實矣

常攝內事隨先主於

荊州產後主值曹公軍至追及先主於當陽長阪

當陽長阪見先主傳

于時困

倂棄后及後主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

拾遺記卷八云先主甘后沛人也生於賤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後貴

位極宮掖及后長而體貌特異至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人常稱玉之所貴德比君子況為人形而不可玩乎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亂惑嬖寵者非惟嫉於甘后亦妬於玉人也后常欲琢毀壞之乃誠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為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繼懷凡淫惑生疑勿復進焉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退當斯之時君子議以甘后為神智婦人焉

后

卒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諡皇思夫人

康發祥曰先主轉軍廣陵海西麋竺進妹於先主為夫人麋夫人不

聞與諡史亦不為立傳何也

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隕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

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妃作合

宋本妃作配

載育聖躬

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颻特

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宮在道園

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



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

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為昭靈皇后

太毛本作大誤漢書高帝紀五年追尊先

媼曰昭靈夫人高后紀七年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梁章鉅曰高祖之母死於小黃高祖五年追諡昭靈夫人呂后七年尊為昭靈皇后皇后之稱呂后所加此謂高祖

追尊恐係信筆之誤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

范書和帝紀永元九年追

尊皇妣梁貴人為皇太后改葬恭懷皇后于西陵

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

后

范書獻帝紀興平元年追尊諡皇妣王氏為靈懷皇后改葬于文昭陵錢大昭曰孝愍皇帝即漢獻帝也在章武元年獻帝見害追諡孝愍猶可託之傳聞至

後主嗣位已閱二年之久山陽公之存歿豈不知之而猶稱為孝愍皇帝者不過欲因此以討魏室篡弑之罪有以藉口耳不然獻帝見在大敵未克而玄德晏然自立嗣主繼體踐祚雖曰漢帝子孫與魏文之僭位何以異乎所謂掩耳盜鈴也劉咸炘曰此說非也不可無君昭烈不得不立愍帝雖不死亦失國之君陷身賊中受其公爵豈可遙奉耶知其未死而無以稱之即以上諡為號禮以義起也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

詩邶風凱風之章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輒與恭等

太常賴恭也

案諡法宜曰昭烈皇后

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詩王風大車之章毛傳云穀生也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為一也

禮云上古無合葬中古後因時方有

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

洪飴孫曰太尉不詳何人蓋置而不

常設可考者一人上官勝見唐書宰相世系表

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先主穆皇后

穆皇后敬哀皇后皆未書姓以下有兄吳壹張飛長女之文似宜書姓下文云兄壹飛長女方合

陳留人也

兄吳壹

壹事見季漢輔臣贊

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

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為瑁納后瑁

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

梁章鉅曰孫夫人之事此為再見王曇曰此不明敘所以還吳

之故則法正已進劉瑁妻吳氏于宮中舟船之迎實夫人見幾之哲是歲建安之二十年乙未正權襲取長沙分界連和之日可想見蜀主與夫人同牢已七年矣此陳

壽所以有綢繆恩紀之筆也

漢晉春秋曰先主人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

江留太子乃得止

趙雲別傳孫夫人以權妹驕豪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何焯

曰漢晉春秋所云為妄先主定益州時諸葛公與張趙等泝流至蜀孫夫人還吳當在建安二十年爭荊州時弼按趙雲別傳權聞備西征乃迎妹正為爭荊州之時漢晉春秋所云亦謂先主入益州之後非謂定益州之時何說似泥康發祥曰孫夫人一見先主傳再見穆皇后傳三見法正傳承祚不為立傳豈以故劍未還

故闕而不書邪

羣下勸先主娉后先主疑與瑁同族

毛本瑁作媚誤

法正進曰論其親疎何

與晉文之於子圉乎

左傳僖公十七年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二十二年圉逃歸惠公卒圉立是為懷公晉文公至秦秦

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杜注懷嬴子圉妻子圉諡懷公故號為懷嬴錢大昭曰何與猶言何如也

於是納后為夫人

梁章鉅曰法正導君

以非禮先主始疑而終遂之君臣均失諸葛公亦不匡正何也

習鑿齒曰夫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猶不可以無禮

監本匹作焉誤

而況人君乎晉

文廢禮行權以濟其業故子犯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有於妻事見國語非無

故而違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權事之偏而引前失以為譬非導其君以堯舜之道者先

主從之過矣

建安二十四年立為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承天命奉

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為皇后遣使持節丞相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

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後主即位毛本復即字誤尊后為皇太后

稱長樂宮壹官至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年薨合葬惠陵

孫盛蜀世譜曰

沈家本曰蜀世譜隋唐志不著錄此傳引二條一條記後主太子璿弟六人一條記吳壹之孫喬費詩傳一條記詩子立呂凱傳二

條一記呂氏之徙不韋縣一記凱子詳張疑傳一條記疑孫奕後書蠻夷傳注引不韋縣事與呂凱傳同是其書體例不專蜀主之世系凡士大夫世系悉詳之與

隋志所錄之漢氏帝世譜齊梁帝譜不同矣壹孫喬沒李雄中三十年不為雄屈也

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

張飛妻夏侯霸從妹

章武元年納為太

子妃建興元年立為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

後主張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為貴人延熙元年春

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為皇后使

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

周壽昌曰故事持節册封使臣例書名不書姓前後册文可證向字疑衍

勉修中饋恪肅禋祀皇后其敬之哉咸熙元年隨後主遷于洛陽

漢晉春秋曰魏以蜀宮人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

劉永字公壽先主子後主庶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為

魯王

姚範曰梁魯皆虛名策中遂有龜蒙畿甸之言亦不典也杭世駿曰鼎錄章武三年先主作二鼎一與魯王文曰富貴昌宜侯王一與梁王文曰大吉羊

宜王公並古隸書高二尺

策曰小子永

宋本小作少官本考證曰當作小

受茲青土朕承天序繼統

大業遵脩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為藩輔嗚呼恭朕

之詔惟彼魯邦

周壽昌曰邦字宜避此與先主祭天文漢邦字誤同

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

德世茲懿美

周壽昌曰承祚晉臣此懿字亦當避疑字有誤

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

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為甘陵王初永憎宦人黃皓皓既信任

用事譖搆永於後主後主稍疎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咸熙元

年永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為鄉侯

劉理字奉孝亦後主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

理為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祇順天命遵脩典秩建爾于東

為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

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理為安平王

馬超女配安平王理

見超傳 延熙七年卒諡曰悼王子哀王胤嗣十九年卒子殤王承嗣二

十年卒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嗣頽絕朕用

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咸熙元年東遷洛陽拜奉車

都尉封鄉侯

後主太子璿

錢大昕曰此承祚特筆且正其為太子之號視吳志之曰權曰亮曰休曰皓者判然矣

字文衡母王貴

人本敬哀張皇后侍人也延熙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繼體立嗣

副貳國統古今常道今以璿為皇太子昭顯祖宗之威命使行丞相

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其勉脩茂質祗恪道義諮詢典禮敬友師

傅斟酌衆善翼成爾德可不務脩以自勗哉時年十五

璿好騎射出無度見霍

峻傳費禕長女配太子璿為妃見禕傳

景耀六年冬蜀亡咸熙元年正月鍾會作亂於成

都璿為亂兵所殺

宋本殺作害諸葛瞻尚公主見本傳費禕子恭尚公主見禕傳關羽孫統尚公主見羽傳

孫盛蜀世譜曰璿弟瑤琮瓚諶詢瓌六人

潘眉曰依後主傳及蜀紀詢當為恂瓌當為虔諶恂虔意義不相遠又詢瓌說

文無並俗字

蜀敗諶自殺

周壽昌曰北地王諶何以不為立傳僅於後主傳中紀其事乎若非裴注引漢晉春秋數語則王之武烈忠憤幾無可見

通鑑雖不帝蜀而此數語全引之則承祚良史之筆於此不無闕失也康發祥曰北地王諶慷慨激昂洵賢王也不為作傳殊不可解

餘皆內徙值

永嘉大亂子孫絕滅唯永孫玄奔蜀李雄偽署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三年討李勢盛

參戎行見玄於成都也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於此矣

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焉

潘眉曰陳仁錫本脫評語三十五字俗本之陋如此劉咸忻曰此評無謂極矣豈以吳志不書

太子而蜀志書之故自明乎或曰諸王不知其母注記無官信矣

蜀書四

三國志三十四



蜀書五

三國志三十五

諸葛亮傳第五

晉 平 陽 侯 相 安 漢 陳 壽 撰

宋 中 書 侍 郎 西 鄉 侯 聞 喜 裴 松 之 注

沔 陽 盧 弼 集 解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

也字衍陽都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南詳見魏志諸葛誕傳

漢司隸校

尉諸葛豐後也

諸葛豐事亦見諸葛誕傳錢大昕曰亮瑾誕兄弟分仕三國各為立傳傳首皆著其郡縣亮誕兩傳又皆云諸葛豐之後蓋三

書可分可合取其首尾完具不嫌重複也魏志鍾繇與子會各有傳傳首俱云潁川長社人則重沓無當矣

父珪字君貢

元本君作子

漢

末為太山郡丞

郡國志作泰山郡百官志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

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

所署豫章太守

郡國志揚州豫章郡治南昌一統志南昌故城今江西南昌府南昌縣東

玄將亮及亮弟均之

# 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

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玄為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聞周術

死遣朱皓代玄

馮本朱作周誤

皓從揚州太守劉繇求兵擊玄

揚州刺史不得言太守此誤

玄退屯西

城胡三省曰西城在豫章南昌縣西通鑑考異曰袁暉獻帝春秋云劉表上玄領豫章太守范書陶謙傳亦云劉表所用而陳志諸葛亮傳云術所用按許劭勸

繇依表必不攻其所用也今從亮傳弼按范書陶謙傳無此語不知考異何據趙一清曰方輿紀要八十四豫章城有西城在子城西子城亦名牙城 皓入

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送首詣繇此書所云與本傳不同

吳志劉繇傳笮融殺太守

朱皓繇進討融融為民所殺繇尋病卒通鑑獻帝興平二年笮融殺皓代領郡事劉繇討融融為民所殺詔以前太傅掾華歆為豫章太守此皆興平二年事此云

建安二年殺玄送首詣繇與事實違異宜承祚之不取也互見吳志孫策傳

## 玄卒亮躬耕隴畝

後成都種桑亦治之有素

## 好為梁父吟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禪梁父正義曰父音甫在兗

州泗水縣北八十里范書光武紀中元元年禪于梁父章懷注梁父太山下小山也一統志梁父山在山東泰安府南一百十里水經沔水注沔水又東逕樂山北昔諸

葛亮好爲梁甫吟每所登遊故俗以樂山爲名藝文類聚卷十九吟部引蜀志諸葛亮梁父吟云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作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弼按田疆古冶子事見晏子）郝經曰或謂此吟專譏晏子以二桃殺三士指爲譏曹操之殺孔融輩按曹操殺孔融在建安十三年則抱膝長吟之意固不在融也蓋傷漢季名士往往失身于人爲閹豎賊臣禁錮卒之風節委地而漢遂亡所以高臥不起也何焯曰蔡中郎琴頌云（弼按當作琴賦）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武鄉之志其有取於此乎今所傳之詞蓋非其作梁章鉅曰此吟雖傳自唐以前別無深意諸葛公又何取此乎何氏所疑殆不虛也又曰姚寬西溪叢語云梁父吟不知何義張衡四愁詩云欲往從之梁父艱注云泰山東岳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致於有道而爲小人讒邪之所阻梁父泰山下小山名諸葛好爲此吟恐取此義弼按藝文類聚十九引陳武別傳曰陳武字國本休屠胡人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十數人或有知歌謠者武遂學太山梁父吟幽州馬客吟及行路難之屬是梁父吟本爲古歌謠諸葛吟之遺興耳

### 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

郡國志南陽郡鄧一統志鄧縣故城今湖北襄陽府襄陽縣北方輿紀要在府城東北二十里

鄧城鎮文選出師表注引荊州圖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宅是劉備三顧處

**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水經沔水

注沔水又東逕隆中歷孔明舊宅北亮語劉禪云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卽此宅也車騎沛國劉季和之鎮襄陽也與韃爲人李安共觀此宅

命安作宅銘（弼按文見本傳末裴注）後六十餘年習鑿齒又為其宅銘焉藝文類聚六十四初學記三十四載習鑿齒諸葛武侯宅銘云達人有作振此頽風雕薄蔚采鷗闌唯豐義範蒼生道格時雄自昔爰止於焉盤桓躬耕西畝永嘯東巒迹逸中林神凝巖端罔窺其奧誰測斯歡堂堂偉匠婉翮揚朝傾巖搜寶高羅九霄慶雲集矣鸞駕亦招胡三省曰東坡詩萬山西北古隆中故其萬山詩云回頭望西北隱隱龜背起傳云古隆中萬樹桑柘美元和志諸葛亮宅在襄陽縣西北二十里輿地紀勝在襄陽縣西隆村一統志在襄陽縣西隆中山東縣志隆中山畔為草廬山半為抱膝石隆起如墩可坐十數人下為躬耕田寰宇記諸葛宅有井深四丈廣尺五寸迄今壘砌如初縣志隆中山畔孔明隱處有智井名六角井

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

博陵詳見

魏志張燕傳夏侯玄傳州平史失其名

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

水經沔水注沔水又東合檀谿

水谿之陽有徐元直崔州平故宅悉人居故習鑿齒與謝安書云每省家舅縱目檀谿念崔徐之交未嘗不撫膺躊躇惆悵終日矣名勝志徐庶宅地名甘耳沖今清虛

菴是乃其故址一統志徐庶宅在襄陽縣東

按崔氏譜

崔氏譜隋唐志均不著錄

州平太尉烈子

烈監本毛本誤作列

均之弟也

范書崔駰傳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子瑗

孫實實從兄烈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帝曰悔不小斬可至千萬程夫人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後拜太尉鈞少交結英豪有名稱爲西河太守獻帝初鈞與袁紹俱起兵山東董卓收烈付郡獄卓既誅拜烈城門校尉及李傕入長安爲亂兵所殺惠棟曰摯虞文章志烈字威考翽之孫璦之兄子世系云翽子盤生烈案博陵太守孔彪碑陰有司徒掾博陵崔烈字威考也世系又云鈞字州平九州春秋曰鈞字元平案崔氏譜州平爲鈞之弟世系誤梁祚魏國統曰州平兄元平爲議郎以忠直稱董卓之亂烈爲卓兵所害元平常思有報復之心會病卒

魏略曰亮在荊州以建

安初與潁川石廣元

廣元名韜見後注引魏略

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

孟公威事見魏志温恢傳注引魏略

俱游

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

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

宋本至作志

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

亮謂之曰中國饒士丈夫遨遊何必故鄉邪

宋本文作大

臣松之以爲魏略此言謂

諸葛亮爲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兼爲已言可謂未達其心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者

明凡在賢達之流固必兼而有焉以諸葛亮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若使游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質魏氏展其器能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況於餘哉苟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為已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鷓鴣已翔於遼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者矣

世期此論可謂諸葛知已

公威名建在魏亦貴達

時先主屯新野

新野見先主傳

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

胡三省曰物之有用者謂之器器之者器重之

也重其才之足以用世也

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

襄陽記曰

沈家本曰隋志襄陽者舊記五卷習鑿齒撰二唐志卷同記作傳宋志卷同傳作記文選南都賦注引亦作記崇文總目三卷今佚有任兆麟

心齋十種本有脫誤章宗源曰郡齋讀書後志曰記五卷前載襄漢人物中載山川城邑後載牧守觀其記錄叢雜非傳體名當從隋志愚按續漢郡國志注蔡陽

有松子亭下有神陂引襄陽耆舊傳文選兩都賦引之則稱耆舊記劉昭生處劉梁代其所引在隋志前則知稱傳之名其來已久三國志注多省文稱襄陽記

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閒自有伏

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

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胡三省曰備以梟雄之才聞徐庶一言三枉駕以見孔明此必庶之才器有以取重於備

備遂信之也庶自辭備歸操之後寂無所聞今觀其捨舊從新之言質天地而無愧則其人從可知矣或曰有莘之後此為僅見真足以光史冊長人志氣 因

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

天下

胡三省曰屏必郢翻度徒洛翻量音良信讀曰申

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

通鑑獗作蹶胡注猖披猖蹶顛蹶

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

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

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

子以令諸侯

宋本以作而通鑑同

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

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

利盡南海

胡三省曰謂自桂陽蒼梧跨有交州則利盡南海也

東連吳會

胡三省曰吳會者言吳為東南一都會也

西通巴

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

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

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胡三省曰張松法正之徒雖未與亮交際

亮固逆知之矣

將軍既帝室之胄

胄裔也

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

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

通鑑

理作治

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

毛本洛作落誤

將軍身率



益州之衆以出秦川

宋本作出於秦川

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

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當時大勢瞭如指掌胡三省曰所謂俊傑者量時審勢規畫定於胸中儻

非其人未易與之言也通鑑輯覽曰孔明於備方窺身無所表又尙在之時早識荆州爲起事之地北向宛洛西出秦川二言早爲後日六出祁山張本真不愧王佐之才三分割據良非本願杜甫可謂知言或曰後事已如鑑取影隆中居平籌畫遇識者而陳之坐言起行求志達道三代下孔明庶幾不負 先主曰善

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

魚之有水也

胡三省曰魚有水則生無水則死

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魏略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

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衆賓皆去而亮

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髦

馮本髦作髦仍更切讀若餌潘眉曰通俗文云毛飾曰髦按旄牛髦出冉駹青衣道

夷等處古但施于犬馬至漢季始用于軍中故韋昭注晉語曰若今將軍負髦甘寧負髦帶鈴武侯與吳主書所送白髦薄少與兄瑾書先主帳下白髦是也說文

從毛耳聲曹憲廣雅音音二後俗本訛  
二為毛故今淺學亦有誤讀若耄者

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

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髦而已邪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髦而言曰宋本  
言作

答

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備曰不及亮又曰

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

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

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衆遂強

備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 臣松之以為亮表云先

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

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

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

蔡諷長女為黃承彥妻小女為  
劉表後婦黃承彥女孔明婦也愛

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

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閒令人去梯

元立志劉琦臺琦與諸葛亮登臺去梯之

所一統志臺在襄陽縣東弼按傳言共上高樓非臺也後人傳會點綴名勝耳

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

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

耳在外而安乎

胡三省曰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為驪姬所譖自縊而死重耳申生之弟懼驪姬之讒出奔獻公卒後重耳入是為文公遂為霸

主重直龍翻或曰於此見亮之慎密亦善處人骨肉之道

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

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

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

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

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李安溪曰千古處變合於道者一人而已或曰較王陵温嶠為何如是得

竊負家  
法者

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

錢大昕曰魏略列傳以徐福嚴幹李義等十人共卷幹義皆馮翊東縣人馮翊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竝

單家（見裴潛傳注）又魏略儒宗傳薛夏天水人也天水舊有姜闔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為單家隗禧京兆人也世單家（見王肅傳注）魏略吳質傳始質為單家少游遨貴戚間（見王粲傳注）張既傳既世單家（見既傳注）凡云單家者猶言寒門非郡之著姓耳徐庶為單家子與此一例流俗讀單為善疑其本姓單後改為徐妄之甚矣後漢書趙壹傳恩澤不逮於單門亦單家之意也潘眉曰單音單復之單猶言寒家魚豢單家字屢用林暢園曰魏志注中言單家非一猶言單寒之家以別於大姓右族耳裴潛傳注引魏略列傳以徐福嚴幹李義等同卷亦云幹義二人並單家而明代小說乃以徐庶自隱姓名別稱單福則似以單為姓可笑也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為人報讎白聖突面聖音惡塗飾也被髮而走為

吏所得問其姓名

宋本名作字

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鄼莫

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疎巾單衣

趙一清曰巾乃布之譌折

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獨埽除動靜先意

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到又

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荊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

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大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廣元仕財

如此潘眉曰馮本廣誤作龐汲古本又將元仕二字誤倒遂誤為龐士元矣士元之士既非仕士元亦未為魏臣此皆淺人妄改財與裁同彌按宋本元本不

誤歎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或曰抱膝長嘯時已以刺史郡守相許又何怪歎之有庶後數年

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水經獲水注彭城郡內有魏中郎將徐庶碑植於街右曾為楚相也

先主至於夏口夏口即今湖北漢口詳見魏志武紀建安十三年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

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郡國志揚州豫章郡柴桑胡三省曰柴桑縣屬豫章郡晉置尋陽郡於江南即此柴桑縣地也今江

西德化縣西南九十里有柴桑山一統志柴桑故城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西南三國吳改屬武昌郡晉咸和中移尋陽郡來治其後江州亦治此觀望成

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

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

杜預曰芟刈也夷殺也芟所銜翻難乃且翻

略已平矣遂破

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

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

胡三省曰衡以取平上下相當無所卑屈曰抗

不如早與之絕

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

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

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

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

之下乎權勃然曰

胡三省曰勃然作色愠怒也

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

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

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

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

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

胡三省曰前書韓安國云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注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爲輕細故以取喻也故兵法忌

之曰必蹶上將軍

元本馮本蹶作厥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

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

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

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

鼎足之形成矣

胡三省曰荆謂備吳謂權鼎足之形謂天下三分也

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

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二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

梁章鉅曰周瑜

傳劉備爲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云云與此傳所載是一事蜀吳通好之時瑜亮二人會合蹤跡見于史者不過如此而小說家鋪張其事遂使二人居然有不能並立之勢可謂厚誣前賢王應奎柳南續筆云旣生瑜何生亮二語出三國

演義實正史所無而王阮亭古詩凡例尤悔菴滄浪亭詩序並襲用之以二公之博雅且猶不免此誤今之臨文者可不慎歟杭世駿引說寶孔明借風事乃小說附會之辭不錄

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

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 臣松之以為袁孝尼著文立論 元本監本尼作居甚誤論見本傳末

重諸葛之為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

閉之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已豈其然哉

關羽為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背本曾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

世期此論亦極明通

曹公敗于赤壁

赤壁詳見魏志武紀建安十三年

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

軍師中郎將

軍師中郎將見先主傳

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

三郡均見先主傳

調其



# 賦稅以充軍實

零陵先賢傳曰亮時住臨蒸

晉書地理志孫權分長沙立衡陽湘東二郡又云湘東郡臨蒸宋書州郡志湘東太守臨蒸吳屬衡陽晉

太康地志屬湘東元和志臨蒸本漢酃縣地吳分置臨蒸屬衡山郡又云故城東傍湘江北背蒸水水經湘水注承水至湘東臨承縣北東注于雲謂之承口臨承

卽故酃縣也縣卽湘東郡治也郡舊治在湘水東故以名郡未水注酃縣故城西北去臨承縣十五里一統志臨蒸故城今湖南衡州府衡陽縣治後漢置縣蒸一

作承謝鍾英曰諸葛亮住臨蒸是縣爲桓靈後所置吳增僅曰亮屯臨蒸縣疑漢末立酃按謝吳二說與一統志合晉宋志元和志水經注所云皆長沙郡屬吳以

後事當建安十三年赤壁戰後諸葛亮住臨蒸爲漢末置縣無疑此縣居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之中調其賦稅最爲要地也趙一清曰蒸當作蒸方輿紀要卷八十

衡州府衡陽縣漢承陽酃二縣地後漢改承陽曰蒸陽三國吳析二縣地置臨蒸縣又耒陽縣有侯計山相傳武侯憩此計兵一名侯憩山安仁縣西有相公山寨

相傳武侯屯兵處又紀要卷八十一永州府東安縣南有諸葛嶺先主遣武侯督長沙三郡賦曾屯駐於此沅州黔陽縣西有鐔成廢縣縣有諸葛古城二一在城

南四十里其地有臥龍嶺一在城東五十里之安江堡俗亦謂之諸葛營相傳武侯撫綏谿洞諸蠻嘗駐於此又紀要卷七十八萬乘湖在荊州石首縣東四十里

相傳武侯屯兵處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荆

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

葭萌見劉璋傳

亮與張飛趙雲等率眾泝江分定郡

縣

趙一清曰寰宇記八十二梓州銅山縣會軍堂山高三里先主入蜀諸葛亮張飛等分定州界略地至此百姓以牛酒犒師亮因會軍士於此後傳為會軍堂

山  
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

何焯曰兵勢已合豈得中息若議公不當泝流合規者真迂儒俗士也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如

張松法正之情固夙昔所畫亦未有逆拒不往者耳

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

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

趙一清曰寰宇記七十二讀書臺在成都縣北一里諸葛亮相蜀築此臺以集諸儒兼以待四方賢

士何焯曰當先主時但寄以蕭何之任

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

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

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

也

范書光武紀建武元年諸將議上尊號光武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位號乎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

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即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衆不可逆純言甚誠切袁宏後漢紀所載亦同然皆與葛公所引意同辭異東觀漢記光武紀耿純說帝曰天時人事已知矣僅此二語史通正史篇述後漢諸史云會董卓作亂大駕西遷史臣廢棄舊文散佚故漢記殘缺至晉無成未知葛公當時所見何本由此可推知蔚宗踵事增華勝於前史然亦可爲葛公讀書觀大

略之

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

陳仁錫本作曹氏無

主大誤

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

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爲丞

相曰

劉咸斫曰錢大昭云史於諸葛傳及張馬許靖諸傳均載策餘俱不載按丞相司徒車騎驃騎固當有策餘將軍以下本無策非有載有不載也

朕

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

丞相亮是悉朕意

宋本是作其

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

其助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

丞相而兼司隸校尉蜀漢

人才之乏歟抑  
別有他故歟

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

臧榮緒晉書曰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  
晉書扶風王駿傳駿遷鎮西大將軍代汝南王亮

鎮關中

司馬高平劉寶

高平漢屬山陽郡晉置國以縣屬今山東兗州府鄒縣西南

長史熒陽桓隰

熒陽漢屬河南尹晉置郡

以縣屬今河南開封府熒澤縣西南詳見魏志武紀初平元年

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時談者多譏亮託

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沖

金城見魏志武紀卷首郭沖見杜畿傳注

以為

亮權智英略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

沈家本曰隋志不著

錄二唐志有諸葛亮隱沒五事一卷郭沖撰裴氏本於王隱蜀記五事全引而逐事難之二唐志所錄疑亦後人從蜀記錄出者

寶等亦不能復

難扶風王慨然善沖之言

臣松之以為亮之異美誠所願聞然沖之所說實皆可疑

謹隨事難之如左

章學誠曰五事實皆可疑

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

或曰嚴明有之刻剝則言者過

也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

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

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

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

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

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

之要於斯而著難曰案法正在劉主前死今稱法正諫則劉主在也諸葛職爲股肱事

歸元首劉主之世亮又未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於己尋沖所述亮答專自有其能有

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

李安溪曰先主外出既常鎮守成都則不嫌於專制矣此難未確 又

云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剝爲稱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

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客尙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

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

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

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難曰凡為刺客皆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

之鑒而惑於此客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

宋本亦作必

又語諸葛云足以助君補益

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鮮有為人作刺客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

投之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應顯達為魏

潘眉曰為當作於

竟是誰乎何以寂蔑而無聞

章武二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

永安見先主傳

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

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

君可自取

胡三省曰自古託孤之主無如照烈之明白洞達者通鑑輯覽曰昭烈於亮平日以魚水自喻亮之忠貞豈不深知受遺時何至作此猜疑語

三國人情以譎詐相尚鄙哉

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三胡

省日用晉荀息  
答獻公語意

先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詔勅互見

先主傳注引亮  
集彼詳此略

孫盛曰夫杖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奕者舉棊不定猶不

勝其偶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摧服強鄰囊括四海者乎

宋本何備之命作可

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人

宋本人作誠

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

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宣啓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話

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幸值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使

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為權不亦惑哉

或曰以其不肖者敗之不

若能者成之昭烈睹嗣子之不肖慮成業之傾敗發憤授賢亦情之所出何疑為  
僞乎先主於孔明投分何如於臨終反欲以詐牢籠之乎且豈不度孔明之為人

與以詐牢籠何若誠感而顧舍此就彼乎蓋實有所感於中不覺言之如是啓釁  
之說容暇計乎堯舜之公道以天下與人并不沾戀嗣子可輔一言余尚以凝滯

大器無不與之心願乃疑於其子大愬邪孫盛特未之思耳

###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

寰宇記武鄉谷在南鄭縣東北三十一里即諸葛孔明受封之地趙一清曰方輿紀要卷五十六武鄉谷

在漢中府南鄭縣蜀漢封丞相亮為武鄉侯蓋邑於此又褒城縣十七里有武鄉城後魏延昌初置武鄉縣屬褒中郡潘眉曰十道記以南鄭之武鄉谷為諸葛武侯受

封地近洪氏補置域志從之眉按諸葛功在魏延上延尚封南鄭邑侯不應諸葛僅封南鄭之鄉侯考武鄉乃縣名前漢屬琅邪郡中興省至建安中嚴幹已封武鄉侯

可知武鄉侯雖省改於中興而實復置於漢末矣三國時封爵之制皆以本郡邑為封土如魏張郃鄭人封鄭侯徐晃楊人封楊侯吳文欽譙郡人封譙侯濮陽興陳留

人封外黃侯時譙郡陳留不屬吳亦遙領之諸葛琅邪郡人因以琅邪之武鄉封之猶張桓侯涿郡人封西鄉侯西鄉涿郡縣名皆邑侯非鄉侯也惲毓鼎說同弼按潘

說極是 **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

裴注云時未有寧州號為南中晉泰始中始分為寧州見李恢傳晉書地理志泰始七年分益州之建寧興古雲南交州之永昌合四郡為寧州 **並皆叛**

**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

遣鄧芝修好於吳見芝傳



亮集曰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

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

唐庚曰魏之羣臣可謂不學無術而昧於識慮矣使其學術識慮有如漢蕭望之者當不

爲此舉動也漢宣帝時呼韓款塞稱藩望之議以客禮待之使他日遁去於漢不爲叛臣宣帝從之蓋是時匈奴雖衰素號敵國非東甌南粵比也名號一正遂不可易他日叛去何以處之此非徒示以謙德將爲後日久遠之慮也魏之自視何如宣帝吳蜀雖弱尙勝呼韓彼來稱藩猶當待以不臣況未服而強之邪前此加權封爵爲權所戲侮今復喻蜀稱藩宜爲亮所不報矣

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

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鑿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

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

漢書王莽傳陳崇時爲大司徒司直與張敞孫竦相善竦者博

通士爲崇草奏稱莽功德崇奏之

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

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

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

不可妄獲旋還未至

或曰還疑作輓

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

詭靡之說奉迎驩兜滔天之辭

尙書堯典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蹈天孔傳云驩兜臣名都於歎美之辭

共工官稱鳩聚僝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爲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言不可用

欲以誣毀唐

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誠曰萬人

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

宋本道上  
有正字 可得干擬者哉

### 三年春亮率衆南征

趙一清曰方輿紀要卷七十郁鄆廢縣在敘州府西南漢縣屬犍爲郡後漢省諸葛武侯南征置郁鄆戍晉曰存驪

縣改屬  
建寧郡

詔賜亮金鈇鉞一具曲蓋一

古今注曲蓋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焉

前後羽葆鼓

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事在亮集

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互見後主傳華陽國志四云諸葛亮乃為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

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卹又畫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齎以呈詣

動亦如之

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在戰捷

宋本在作至

聞孟獲者為夷漢並所服

宋本無並字劉家立曰疑

作所並服非衍文

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閒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

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

通鑑無看字

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

局本

誤作七禽七縱通鑑輯覽曰七縱七擒為記載所豔稱無識已甚蓋蠻夷固當使之心服然以縛渠屢遣直同兒戲一再為甚又可七乎即云几上之肉不足慮而

脫講試鷹發柙嘗虎終非善策且彼時亮之所急者欲定南而伐北豈宜屢縱屢擒耽延時日之理知其必不出此劉家立曰張若驢滇雲紀略七擒孟獲一擒於

白崖今趙州定西嶺一擒於鄧睢獠猪洞今鄧州一擒於佛光塞今浪穹縣巡檢司東二里一擒於治渠山一擒於愛甸今順寧府地一擒於怒江邊今保山縣

騰越州之間一以火攻擒於山谷即怒江之蟠蛇谷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弼按滇雲紀略所云俱在今雲南大理府永昌府境

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此用馬謖攻心之策所以成功也遂至滇池胡三省曰滇池縣屬益州郡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

而未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滇音顛一統志滇池在雲南府昆明縣南呈貢縣西晉寧州西北昆陽州北一名滇南澤亦曰昆明池史記西南夷傳楚威王

時將軍莊躋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雲南通志去雲南府城西南八十里曰海口與昆陽州接界即螳螂川之口也滇池濼迴至此惟此一河洩

之若咽喉然沿海財賦歲以萬計利害由其通塞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胡三省曰即就也渠大也渠率大率也率與帥同錢

振鐙曰李恢傳丞相亮南征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譙周傳周上疏云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猶數反叛自丞

相南征兵勢逼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為愁怨此患國之人也觀此二傳則知亮傳注引漢晉春秋南人不復反之說（馬良傳注亦有此語）

七禽七縱之說即其渠帥而用之說皆不可信馬謖攻心之說亦未真收其效承祚一概不取蓋有故矣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

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

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宋本馮本吏作夷元本毛本作吏胡三省曰殺讀曰弑殺其郡將是亦弑也自嫌釁重

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毛本作今不運糧而綱紀粗定

欲吾誤

夷漢粗安故耳

趙一清曰水經注卷三十七葉榆水又東逕漏江縣泐流山下復出蝮口謂之漏江諸葛亮之平南中也戰於是水之南又東與盤

江合盤水出律高縣東南墜町山北入葉榆水諸葛亮入南中戰於盤東是也寰宇記卷七十四嘉州犍爲縣有石人蜀記云昔諸葛亮南征蠻中十里刻一石人

今黎雋之路尙有存者又卷七十七周公山在雅州嚴道縣東南山勢屹然上有龍穴常多陰雲耆老傳云昔諸葛亮征南於此夢見周公遂爲立廟方輿紀要卷

七十二蔡山在雅州東五里禹貢蔡蒙旅平卽此蔡山也武侯祀周公於蔡山今亦名周公山又卷一百十三潞江在永昌府潞江安撫司東北五十里本名怒江

以波濤洶湧而名也滇記諸葛武侯六擒孟獲駐兵怒江之潞卽此又卷一百十七鄧川州東二十里豪豬洞山頂有石牆遺址下有龍潭滇志孔明縱孟獲於白

匡獲引所部至銀坑坑一名豪豬洞險絕非人力可到孔明出奇策擒之洞南有諸葛寨又卷一百十八諸葛營在永昌府城南七里一名諸葛村舊記孔明旣擒

孟獲移師永昌卽金齒也城南八里西山下武侯嘗屯兵其間師還民構祠祀之又永平縣東北五里有關索寨周迴二里俗傳蜀漢將關索所築塞下有洞首尾

相通樵牧過之常聞洞中有戈戟聲一清案西南夷謂爺爲索關索寨卽關爺寨皆尊稱也辰州府城南二酉山下有伍夷灘以伍胥得名亦其類爾非別有關索

其人壯繆子興爲武侯所器異官侍中中監軍或從南征寨以此名歟又古今刀劍錄曰諸葛亮定黔中從青石祠過遂抽刀刺山頭不拔而去行人莫測

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

此疏文選題曰

出師表疏首有臣亮言三字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

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

蓋追先帝之殊遇

文選無殊字李善曰遇謂以恩相接也史記豫讓傳曰以國士遇我

欲報之於陛下也誠

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

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

李周翰曰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胡三省曰蜀

後主建興元年命亮開府治事所謂府中蓋丞相府也王鳴盛曰府者即三公之府見前漢書宮中者黃門常侍也宏恭石顯排擊蕭望之周堪曹節王甫輩反噬陳蕃

寶武此宮府不一體之禍也時雖以攸之禱允分治宮中政令猶恐後主柔暗或有所暱故首以爲言其後董允既卒黃皓專政而國亡矣當與允傳同觀趙紹祖曰府

中通諸官府言之故下云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黃皓之事孔明蓋先見之

陟罰臧否

李周翰曰陟升也臧否善惡也胡三省曰否皮鄙翻

不

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

胡三省曰科律條也何焯曰高明光大之本涵養成就之功主於遠小人故先以作奸犯科爲言

及

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

文選理作治

不宜偏

私使內外異法也

胡三省曰觀孔明所謂兩不宜則後主之為君可知矣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

允等

李善曰楚國先賢傳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胡三省曰時攸之禕為侍中允為黃門侍郎錢大昕曰諸葛出師疏本傳已載其全文而侍中郭攸之

費禕侍郎董允等復載允傳將軍向寵云云復載向朗傳亦重出也

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

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

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

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

陣和睦優劣得所

何焯曰馳驅於外可以使貪使詐故魏延可任若宿衛之選必以性行為本也

親賢臣遠小人

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

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

李善曰蜀志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蔣琬遷參軍統留府事

此悉貞良死節之臣

文選

良作亮何焯曰攸之等管機密陳震等統政事其職各異以內外分言之後但言攸之等者內職諸臣專以成就君德為務震等代理留府事皆唯公裁決也或曰統留府事易於專權召猜表其皆貞良死節之臣明所守之不可奪親之信之則小人之閒無自生也 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

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何焯曰以不懈於內任羣司以忘身於外自効以修身正家納諫任人責難其主又興復之本也真王佐之才與伊

訓說命相表裏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

杭世駿曰殷芸小說南陽是襄陽墟名非南陽郡也（見困學紀聞）全祖望曰漢晉春

秋云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則非墟明矣

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梁章鉅曰此節有引裴松之注曹操欲用孔明事誤也曹操欲用之孔明乃潁川胡昭字孔明見管寧傳非諸葛亮也

先帝不以臣卑鄙

猥自枉屈

李善曰猥猶曲也言已曲蒙先帝自枉屈而來也

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

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

於危難之閒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胡三省曰自建安十二年以至是年凡二十一年

臣松之按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



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

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李善曰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善君

王何休曰塹塿不生五穀曰不毛胡三省曰地不生草木為不毛御覽六十五引十道記不毛下有之地二字

漢書地理志曰瀘惟水

水經若水篇若水又東北至犍為朱提縣西為瀘江水酈注云瀘津東去朱提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

多瘴氣鮮有行者瀘峯最為傑秀孤高三千餘丈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

葛亮表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故也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嶺下三百里曰瀘水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

渡為艱瀘水又下合諸水而總其目焉故有瀘江之名矣寰宇記卷八十舊州會川縣本漢邛都縣地有瀘水按十道記云水出蕃中入黔府歷郡界出拓州至此

有瀘沽關關上有石岸高三千丈四時多瘴氣三四月間發人衝之死非此時中則人多悶吐惟五月上伏即無害故諸葛武侯征越嶲上疏云五月渡瀘深入不

毛又按地志云今昆明道渡所見有武侯道在按十道記水峻急而多巉石土人以牛皮為船方涉津渚會無川在瀘水之南又有大冢武侯軍此士卒遭瘟疫以

大家葬之在縣南朱國植湧幢小品云今以渡瀘為瀘州非也瀘州古之江陽瀘水乃今之金沙江即黑水也齊召南水道提綱曰鴉籠江即古若水又名打沖河即古瀘水其北即西番界金沙江自西南來會其會處在會川衛西百十里南岸雲南大姚縣此江源遠不及金沙而流盛相似也潘眉曰瀘水即今之金沙江也在滇蜀之交自雲南昭通府北流入四川雷波廳界其水黑故以為瀘耳在漢為越巂郡地若今瀘州在漢為犍為江陽縣地非孔明所渡之瀘水也謝鍾英曰金沙江合打沖河後通得瀘水之名寰宇記以瀘水隸會川縣下即指今會理州西南之金沙江而言今四川寧遠府會理州西一百五十里官本瀘惟水作瀘津水李龍官曰水經注禁水北注瀘津水惟字為津字之訛沈家本曰漢志作出牂柯盧唯水唯惟字通此注未必訛津字轉訛耳文選注引漢書但言瀘水

郡句町縣 應劭曰故句町國師古曰音劬挺王先謙曰句町縣三國蜀改屬興古郡汪士鐸云句町故縣今貴州興義府興義縣治案當在雲南廣南府

北境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

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

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

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

文選此句上有若無興德之言則七字本志董允傳同梁章鉅曰文選初本亦闕此七字後李善補足之注云無此七字於義有闕蓋據董允傳補之也

陛下

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

胡三省曰諮事為諏雅正也

深追先帝遺詔臣

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

沔陽見先

主傳

郭冲三事曰亮屯于陽平

陽平今陝西漢中府沔縣西北詳見魏志武紀建安二十年

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

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

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

迴迹反追

宋本迴作回

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臥旗息鼓

不得妄出菴幔

草蓋曰菴布帳曰幔

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卻洒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

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

將有疆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為恨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

初屯陽平宣帝尙為荊州都督鎮宛城

建興五年魏太和元年也晉書宣帝紀太和元年六月天子詔帝屯於宛魏志明帝

紀太和元年十二月新城太守孟達反詔司馬宣王討之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斬達

至曹真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

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

此太和四年事

此之前後無復有於陽

平交兵事就如沖言宣帝既舉二十萬衆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

持重何至便走乎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亮

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已才用之不盡也亮尙不以延為萬人別統豈得如沖言

頓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且沖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

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沖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

舉引一校作衆引

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

斜谷見後主傳建興八年郿今陝西鳳翔府郿縣東北胡三省曰班志斜水出衙嶺山北至郿

入渭脈水沿山則斜谷之路可知矣郿師古音媚郿故城陳倉縣東北十五里故郿城是弼按郿縣故城在陳倉東南相距約百餘里身之此注誤

使趙雲

鄧芝為疑軍據箕谷

胡三省曰今興元府褒縣北十五里有箕山鄧子真隱於此趙雲鄧芝所據即此谷也又據後漢書馮異傳箕谷當

在陳倉之南漢中之北一統志箕山在今陝西漢中府褒城縣西北後漢建武四年公孫述將程焉出屯陳倉馮異迎擊破之焉退走漢川異追戰於箕谷輿地紀勝箕山在褒城縣北十五里上有池四時不涸俗號秦王獵池山內有穴號丙穴有谷號道人谷即鄭子真隱處沈欽韓曰紀要箕谷在鳳翔府寶雞縣東南四十里谷口有石如門曰石門廣二步深八步高一丈相傳蜀五丁所開漢高通之以避子午之險 魏大將軍曹真舉眾拒之亮身率

諸軍攻祁山

祁山見後主傳

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

姜宸英曰戎陣整齊號令嚴肅此名將之

事奈何謂亮短於將略

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

南安郡治獮道今甘肅鞏昌府隴西

縣東北天水郡治冀今鞏昌府伏羌縣南安定郡治臨涇今甘肅涇州鎮原縣南五十里三郡均詳見魏志明紀太和元年

魏略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預

胡三省曰謂不預為

之備也 而卒聞亮出卒讀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

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

亭

街亭在今甘肅秦州秦安縣東北詳見魏志明紀太和二年趙一清曰方輿紀要卷五十九戎丘城在秦州西城武侯使馬謖與張郃戰于街亭親引大軍屯

於戎丘即此街泉城在秦安縣東北漢置縣屬天水郡後漢省入略陽縣

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

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

西縣在今甘肅秦州西南一百二十里詳見魏志閻溫傳胡三省曰續漢志西縣前漢屬隴西

郡後漢屬漢陽郡有嶓冢山西漢水趙一清曰寰宇記卷一百三十三梁州西縣有諸葛城即孔明拔隴西千餘家還漢中築此城以處之因取名焉

郭沖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

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

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李安溪曰此言是諸葛心中語不必難也於

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衆人

方知也且于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衆三郡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拔西縣千家不補街亭所喪以何爲功而蜀人相賀乎

戮謾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

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

華陽國志作職臣是當蓋本職

汝之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

如前

漢晉春秋曰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

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

姚範曰趙雲傳兵弱敵強失利於箕谷

在一人耳

胡三省曰謂兵之勝敗在將也

今欲減

兵損將

宋本損作省通鑑同

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

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

烈壯

通鑑作甄壯烈胡三省曰甄察也別也

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

通鑑天下作境內

厲兵講武以為後

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胡三省曰善敗者不亡此之謂也姜維之敗則不可復振矣

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

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

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

通鑑坐下有而

字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

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

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

胡三省曰疲於西謂郿縣

祁山之師務於東謂江陵東關石亭之師也

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元本如作於

高帝明並

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



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胡三省曰解讀曰懈言未敢懈怠也後皆同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

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

臣之未解二也

胡三省曰坐大言坐致疆大也策破劉繇在漢獻帝興平二年破王朗在建安元年何焯曰遂并江東下有脫文當是指斥孫權之

語吳臣諱而削之錢大昭曰劉繇為豫章太守在興平中王朗為會稽太守在建安初又孫策之卒在建安五年此疏既上于孫權破曹休之時則建興五年也相隔二三十年似不必贅述且云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魏志亦無此人竊疑是表為後人偽撰承祚不采此文其識高人一等矣 曹操智計殊絕

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

胡三省曰以操之善兵亮謂之髣髴孫吳孫吳固未易才也

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

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

宋本北作伯錢大昕曰古伯白通趙一清曰作北山是北山謂張燕也弼按曹操無與張燕交戰事

燕號黑山非北山趙說誤姚範曰當作北山蓋攻張魯陽平有南北山也

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

胡三省曰困於南陽謂攻穰為

張繡所敗也險於烏巢謂攻袁紹將淳于瓊時也偪於黎陽謂攻袁譚兄弟時也幾敗伯山謂與烏桓戰于白狼山時也殆死潼關謂與馬超戰時也危於祁連當考或曰圍袁尙於祁山時也僞定者言雖定一時之功而有心於篡漢故曰僞幾居希翻趙一清曰祁連謂鄴下濫口之戰也 況臣才弱而欲以

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

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

胡三省曰昌霸昌豨也操累攻不下後命于禁擊斬之四越巢湖不成謂攻孫權也李服蓋王服也與董承謀

殺操被誅夏侯謂夏侯淵守漢中為先生所敗也姚範曰後漢獻紀及蜀志先主傳不云王服為李服張遼于禁等傳不云昌豨為昌霸先主傳作昌霸先帝

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胡三省曰驚下者自謙以馬為喻若驚駘

下乘

自臣到漢中中閒葶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閣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

曲長屯將七十餘人

胡三省曰喪息浪翻郃古合翻又曷閣翻曲長一曲之長也軍行有部部下曲曲各有長長丁丈翻屯將將屯者也將

即亮翻何焯曰趙雲以建興七年卒散關之役乃在六年後人或據此疑此表為偽非也以元遜傳觀之自明第此表乃劇論時勢之盡非若發漢中時所陳得以

激厲士衆不妨宣洩于外失之蜀而傳之吳或伯松寫留箱篋元遜鈞致之于身後耳集不載者益明武侯之慎非由陳氏之疏若趙雲傳七年字當為六年雲本

信臣宿將箕谷失利適由兵弱既貶雜號將軍以明法散關之役使其尚在必別統萬衆使復所負而不聞再出其必歿于是冬之前無疑也李慈銘曰元遜鈞得

後表者以諸葛恪傳恪論出軍之意有云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故謂實有後表也突將無前寶叟青羌散騎武騎一

千餘人

胡三省曰蜀兵謂之叟蠻叟巴蠻之兵也青羌亦羌之一種散騎武騎當是騎兵分部之名寶藏宗翻何焯曰後漢書董卓傳注云叟兵即蜀兵也

漢代呼蜀為叟又劉焉傳注引孔安國尚書傳云蜀叟也然光武紀注引華陽國志云武帝元封二年叟夷反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為益州郡則叟者蜀之西南

夷尚書疏亦云叟蜀夷之別名即今之雲南也又李恢傳賦出叟濮耕牛戰馬此叟之在滇顯證也青羌則青衣羌耳 此皆數十年之內所

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

解五也

胡三省曰言不戰而將士耗損已如此也

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

等而不及虛圖之

官本及虛作及今本集作及蚤胡三省曰亮意欲及魏與吳連兵未解乘虛圖之也

欲以一州之地與賊

持久

通鑑作與賊支久胡三省曰支持也

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

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

宋本已作以胡三省曰拊手乘快之意發見於外也

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

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

胡三省曰此兩

然後之然轉語之辭與他文然後之義不同

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

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胡三省曰自祁山之敗亮益知魏人情偽故其所言如此

於是有

散關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晉書文苑傳張翰傳翰字季鷹吳郡吳人父儼吳大鴻臚史記伍子胥傳注張勃晉

人吳鴻臚儼之子作吳錄裴注引之是儼父子三人皆能文之士也儼字子節見吳志孫皓傳寶鼎元年注引吳錄沈家本日隋志嘿記三卷吳大鴻臚張儼撰亡

二唐志張儼默記三卷亦先亡後出者裴氏此傳引二條一為後出師表一稱儼述佐篇是其書各有篇名也袁枚曰此非孔明作也夫兵危事也伐國大謀也張

皇六師者有之一鼓作氣者有之拊馬而食以肥應客者有之未有先自危怯昭布上下而後出師者也若果為亮作是亮之氣餒而其精已消亡矣其前表曰復

興漢室還于舊都不效則治臣之罪何其壯也後表曰坐而待亡不如伐之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何其衰也當是時街亭雖敗猶拔西縣千家以歸蜀之山河

天險如故後主任賢勿貳非亡國之君亮再舉而斬王雙殺張郃宣王畏蜀如虎大勢所在有成無敗有利無鈍已較然矣何至戚戚嗟嗟遞以才弱敵強民窮兵

疲之語上危主志下懈軍心而又稱難平者事以豫解其日後無功之罪雖至愚者不為而謂亮之賢而為之乎表中六難屢言曹操之敗再言先帝之敗以歸命

于天此日者家言也將軍出師而為此言無謂己不解而欲後主解無益胸中抱六不解而買買出師悖矣按此表上于建興六年亮此時年未五十非當死時也

後死于十二年天也非亮之所當知也諸賢死盡而勸降之譙周老而不死天也又非亮之所當知也亮不特知漢之必亡且知己與諸賢之中年必死豈理也哉

當鄧艾入蜀時使後主聽姜維之言早備陰平及陽安關口則艾不能入縱入後其時羅憲霍弋猶以重兵據要害故孫盛以爲乞師東國徵兵南中則蜀不遽亡將士在劍閣者聞後主降咸怒拔刀斫石然則亮死後十餘年蜀猶未可亡而亮出兵時乃先云坐而待亡何邪然則此表誰作曰此蜀亡後好亮者附會董廣川明道不計功之說以夸亮之賢且智而不知道以毀亮也裴松之稱此表本集所無出張儼默記陳壽削之真良史也錢振鏗曰或疑孔明後出師表不真殆不然諸葛恪謂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按前表未嘗有與賊爭競語後表差近之恪謂賊民歲月繁滋諸語分明夔用後表後表雖出張儼默記然儼爲吳大鴻臚非僞作孔明表者也且又安肯曰孫策坐大遂并江東乎謂恪所謂近見者卽默記之本則有然矣黃以周曰武侯內治蜀外征魏其勳績赫赫昭人耳目然當時好大言者以武侯不能卒厥功輒短其才儼作述佐篇尊諸葛抑司馬而難者又謂諸葛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不如閉關守險無事空勞師旅儼以爲討賊事不可息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乃託其辭於諸葛以爲後出師表已自道之其意欲爲諸葛解嘲也而後世僨軍之將反從此藉口昔吾先君子儼居集力辯此表之贗與前表辭氣迥別且據趙雲傳雲卒於建興七年六年出師雲尙未卒不得云趙雲之喪後表不載武侯集裴注引此表而云出張儼默記則此表爲張儼擬作明矣孫皓謂儼有出境才儼亦自以皇華不辱命爲言儼有此學自能擬此表於趙雲事少有參錯亦無足怪也

## 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

散關陳倉均見後主傳建興六年

## 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

三胡

省曰曹真使郝昭先守故亮不能克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

式攻武都陰平

宋本作陳戒通鑑同武都陰平均見後主傳建興七年

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

攻式

宋本攻作擊

亮自出至建威

水經漾水注漢水又西建安川水入焉其水導源建威西北山白石戍東南二源合注東逕建

威城南又東逕蘭坑城北建安城南其地故西城之歷城也一統志建威城在今甘肅階州成縣西後漢末所置戍守處景耀初姜維請於西安建威立諸圍戍張翼傳

延熙中翼稍遷建威督卽此

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

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

郭淮遁走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

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

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漢晉春秋曰是歲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以爲交之無益而名

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

胡三省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古今之正義也

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

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

胡三省曰釁隙也情欲也左傳戎子駒支對范宣子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

之與晉踏之杜預注曰掎其足也

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

官本考證曰戍當作伐

與之角力

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尙多將相緝穆

通鑑緝作輯

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

而須老

須待也

使北賊得計

北賊謂魏也

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

胡三省曰優饒也今人猶謂寬假爲優饒

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

通鑑弘作深

非匹夫之爲分者也

官本也作比通

鑑作非若匹夫之忿者也胡三省曰言所計者大也

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併力且志望以滿

通鑑以作已

無上岸之情

官本岸作進胡三省曰謂孫權之志在保江不能上岸而北向也

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

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

胡三省曰言魏不能渡漢而圖江陵也

非力

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

宋本上作高通鑑同

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

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

胡三省曰言蜀若破魏吳亦將分功

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

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

胡三省曰言蜀與吳和則雖傾國北伐不須東顧以備吳而魏河南

之衆欲留備吳不得

盡西以抗蜀兵也 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

唐庚曰孫權稱尊議

者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絕之惟孔明以爲未可或問孔明之不絕吳權

邪正邪曰正也非權也六國之時諸侯皆僭矣孟子以爲有王者作不皆比而誅

之必教之不從而後誅之然則未教之罪王者有所不誅孔明之勢既未能有以教吳則吳之僭擬未可以遞責此王者之法也非權也

### 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

通鑑輯覽曰木牛流馬世稱神奇殊不思巧工設機只可炫異目前豈能藉以任重致遠西法

其明徵也意亮當時軍實未繕真馬牛或不給於用因權宜制器以濟其窮不過如秧馬縲車之類非偃師幻人所可同日而道

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

北地郡見魏志傳嘏傳元

和志曹魏於馮翊舊祿祔縣置北地郡石城未詳魏志明紀太和五年軻比能詣幽州貢名馬卽爲建興九年事恐葛公未必能招致也

於是魏大司

馬曹真有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



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

戴陵事見魏志文紀黃初元年

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邦

上邦

今甘肅秦州西南詳見魏志明紀太和五年

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郿

胡三省曰雍郿二縣皆屬扶風郡一

統志雍縣故城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南郿縣見前

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

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

通鑑漢高帝十一年楚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今別爲三彼

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胡三省曰觀懿此言蓋自知其才不足以敵亮矣

遂進亮分兵留攻

通鑑下有

祁山二字

自逆宣王于上邦郭淮費曜等徼亮

徼讀曰邀

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遇于

上邦之東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而還宣王尋亮至於鹵城

鹵城在西縣冀縣之間在今甘肅鞏昌府

伏羌縣及秦州之間詳見魏志夏侯淵傳閻温傳楊阜傳

張郃曰彼遠來逆我我請戰不得

通鑑無下我字是

謂我利

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

通鑑以作已

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

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

通鑑縣作孤

亦行去

矣宣王不從故尋亮

胡三省曰有意為之曰故尋者隨而躡其後

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

數請戰

賈詡黃初四年已死此蓋為別一人通鑑作賈栩晉書宣帝紀作賈嗣沈家本日詡字誤栩與嗣則未知孰是

因曰公畏蜀如虎

柰天下笑何宣王病之

胡三省曰懿實畏亮又以張郃嘗再拒亮名著關右不欲從其計及進而不敵戰情見勢屈為諸將所笑 諸將

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千於南圍

宋本千作平通鑑同胡三省曰無當蓋蜀軍部之號言其軍精

勇敢人無能當者使平監護之故名官曰無當監南圍蜀兵圍祁山之南屯

自案中道向亮

胡三省曰案據也懿分道進兵欲以解祁山之圍自

據中道與亮旗鼓相向也

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二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

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

互見魏明紀太和五年

### 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

郭沖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

進規向劍閣

劍閣在今四川保寧府昭化縣南詳見魏志鄧艾傳

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

在者八萬

趙一清曰周官小司徒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

也者家二人宋王與之周禮訂義引呂伯恭云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以小司徒參之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土徒數如彼其少古人用兵皆爲不勝計以慮敗也故不盡用之雖敗尙可扶持故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自此以後調發者皆用實數幸而一勝不幸而一敗則皆不可救矣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他如魯城作丘甲蘇秦以齊王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已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諸葛孔明僅有此意一蜀之大其兵多不過十二萬孔明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爲更代蜀之所以彊者以孔明不盡用之及蜀之亡尙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者不過二萬耳（王鳴盛說同）何焯曰蜀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於二十八萬戶中二家零三分之餘出一人於五十六萬四千男女口中四丁零四分發一人其不忍盡民之力如此又蜀吏四萬人除四戶復除則是二家出一也除其中老弱則是每丁發一人也（何說似有誤字）

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

强盛非力不制

馮本不作所

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

得原失信古人所惜

左傳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

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去者束裝以待期

郝經續後漢書去者作更者

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

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命相謂曰諸葛公

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卻宣王一戰大剋此信

之由也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長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

關隴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劍閣亮既出戰場

宋本出作在

本無久住之規而方休兵還

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並不多載冲言

多字衍

知其乖

刺多矣

宋本無矣字馮本無多字郝經曰世期謂無徑向劍閣之理是也更兵番下而亮不失信御衆之道也故衆爲盡其死力而亦以爲不然非也

### 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

郡國志右扶風武功左傳

昭公九年杜注駘在武功縣所治釐城括地志故釐城一名武功城寰宇記後漢省釐縣復自渭水南移武功縣於釐故城因謂之武功城一統志漢武功縣在今郿縣界卽釐縣故城今武功縣西南三十里水經渭水注渭水又東逕五丈原北魏氏春秋曰諸葛亮據渭水南原司馬懿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東轉者是其勇也若

西上五丈原諸君無事矣亮果屯此原與懿相禦渭水又東逕郿縣故城南斜水出武功縣西南衝嶺山北歷斜谷逕五丈原東諸葛亮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餘水出武功縣故亦謂之武功水也是以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馳去其水北流注于渭一統志五丈原在今陝西鳳翔府郿縣西南與岐山縣接界

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

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

宋本住作駐通鑑同

耕者雜於渭

濱居民之閒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趙一清曰晉書宣帝紀青龍二年亮又率衆十餘萬出斜谷壘於郿之渭

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帝節度諸將欲住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原將北渡渭帝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帝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於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於五丈原世說曰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治軍渭濱克日交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宣王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又史通敘事篇云王隱稱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弼按曹咎見史記項羽本紀）其事相符言之讜矣一清按武侯數挑戰懿不出因遣以巾幘婦女之飾以激怒之知幾所指卽此事也梁章鉅曰公北伐者四凡再出祁山一出散關一出斜谷

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

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

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胡三省曰孫武子及司馬穰苴之言也

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

互見魏志明紀青龍

二年注引魏氏春秋通典卷一百五十兵三云司馬宣王使二千餘人就軍營東南角大聲稱萬歲亮使問之答曰吳朝有使至請降亮謂曰計吳朝必無降法卿

是六十老翁何煩詭誑如此

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

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

宋本馮本覽作擊趙一清曰此條與魏志明帝紀複出何焯曰罰二十以上豈無參佐可

以平之孔明雖蹇蹇夙夜不若是之不諳政體也

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

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

梁章鉅曰以建興十二年公卒年五

十四推之知其生於漢靈帝辛酉光和四年也弼按梁氏有諸葛公年譜見三國志旁證卷二十一文繁不錄或曰天下有方踐亨涂而遽生意外使可成之志不遂讀

之每爲雪

涕竟日

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 漢晉春秋曰亮卒於

郭氏塢 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

而亮卒 晉書宣帝紀會有長星墜亮之營 臣松之以為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

而云嘔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為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

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為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

喪故也

### 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胡三省曰方亮之出也懿以為若西上五丈原

諸將無事矣及亮既死退軍懿案行其營壘處所以為天下奇才觀此則知懿已料亮之必屯五丈原而力不能制姑為此言以安諸將之心耳或曰此皆極愛惜推崇之意何云承祚有不足於武侯邪

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

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

胡三省曰猶恐亮未死也

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

胡三省曰入斜

也

宣王之退也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胡三省曰司馬懿字仲達以當日百姓之諺觀之時人之於孔明何

也

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通鑑作不能料死故也杜佑曰孔明料吳不降明矣司馬不料亮死暗矣

晉書宣帝紀關中多蒺藜（通典云楊儀多布鐵蒺藜）帝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死

###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

水經

沔水注沔水又東逕武侯壘南諸葛武侯所居也南枕沔水南有亮壘沔水又東逕沔陽縣故城南其城南臨漢水北帶通遠南對定軍山諸葛亮之死也遺令葬于其山因其地勢不起墳壘惟深松茂柏攢蔚川阜莫知墓塋所在山東名高平是亮宿營處有亮廟亮薨百姓野祭習隆向充共表立廟沔陽鍾士季征蜀枉駕設祠塋東即八陣圖也遺基略在崩褫難識一統志定軍山在陝西漢中府沔縣東南十里兩峯對峙山上平坂可駐萬軍何焯曰葬漢中者欲後人嗣事於魏也

詔

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

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



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  
崇德序功紀行命諡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  
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諡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  
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  
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  
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  
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

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水經江水注江水又東逕諸葛亮圖壘  
南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

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爲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旣成自  
今行師庶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今夏水漂蕩歲月消  
損高處可二三尺下處磨滅殆盡王觀國學林云後漢竇憲傳班固作燕然山銘曰  
勒以八陣葢以威神章懷太子注曰兵法有八陣圖由此觀之則八陣圖蓋古法也

非亮創爲之也亮能得古法之意而推行之耳劉禹錫嘉話錄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鸛勢聚石分布宛然尙存峽水大時巴蜀雪消之際頌湧滉漾大木枯槎隨波而下及乎水落山平萬物皆失故態諸葛亮小石之堆行列依然如是迨今六七百年東原錄謂孫紹先言武侯夔州八陣圖用八以石壘漢州八陣圖用六以沙壘皆近千年不泯用六在用八之後以其兵少未能足其數也或謂八陣之勢天地風雲飛龍翔鳥虎翼蛇蟠也郝經曰八陣集跡荊州圖經云在奉節縣西南七里又云在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上有孔明八陣圖聚細石圍之各高五尺皆棋布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或爲人散亂或爲夏水所沒及水退復依然如故又有二十四聚作兩層其後每層各十二聚成都圖經云武侯之八陣凡三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彌牟鎮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其在棋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興元志興元西縣亦有八陣則八陣凡四矣潘眉曰宋神宗云黃帝始制八陣法敗蚩尤于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于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此卽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遇久亂將臣深曉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卽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卽七軍七軍者圓陣也又云八陣圖有四一在廣都之八陣鄉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六十有四方陣法也一在沔陽之小平壘二百五十六下營法也一在益州城東南隅棋盤市亦二百五十有六楊慎曰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六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

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或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顧祖禹曰漢時都肄已有孫吳六十四陣竇憲常勒八陣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陳勰持白虎幡以武侯遺法教五營士後魏柔然犯塞刁雍上表採諸葛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李靖對太宗言六花陣法本于八陣是則武侯之前既有八陣後亦未嘗亡也

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

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

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

二十里也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腳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

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鞅軸牛

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

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

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  
 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  
 前同後杠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  
 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長一尺六寸五  
 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  
 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腳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  
 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腳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

杠耳

通鑑胡注引此流馬尺寸字句少異

### 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

隋書經籍志正史類論前漢事一卷蜀丞相諸葛亮撰唐書藝文志諸葛亮論前漢事一

卷又晉一卷通志藝文略漢書音一卷諸葛亮撰唐日本國人佐世見在書目雜家諸葛武侯上事九卷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伊籍共造蜀科見本志伊籍傳唐書藝

文志諸葛亮貞潔記一卷諸葛亮哀牢國譜見華陽國志隋志儒家類諸葛武侯集誠二卷又總集類諸葛武侯誠一卷又兵法類梁有諸葛亮兵法五卷通志藝文略

武侯八陣圖一卷隋志蜀丞相諸葛亮集二十五卷 **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 困學紀聞卷十三云昭烈

謂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丕之盛終身不敢議蜀也司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敵史通云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又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然則武侯事蹟湮

沒多矣（杭世駿趙一清均引之）

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

上 硯北雜誌曰漢中之民當春月男女行哭首載白楮幣上諸葛公墓其哭甚哀 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

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 元本向作尙又一本充作允均誤充為向寵弟見寵傳 共上表曰臣聞

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 詩召南甘棠之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芟毛傳云蔽芾小貌甘棠杜也翦去伐擊也芟

草舍也鄭箋云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 **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

以存其像 國語范蠡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金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 自漢興以來小

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

水經沔水注引此作亮德軌遐邇勳蓋來世而烝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

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

沔水注瀆作黷建之京師又偁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

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

之宋書禮志四何承天曰周禮凡有功者祭于太烝故代遵之以元勳配饗允等曾不是式禫又從之並非禮也

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

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爲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

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卽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

得阿承醜女 元本止作正陳本止得作正謂襄陽耆舊傳漢末諸蔡最盛蔡諷姊適太尉張溫長女爲黃承彥妻小女爲劉景升後婦瑁之姊也

###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毛本綜作宗誤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毛本雜作襍誤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

姚範曰在疑佐字弼按晉書壽傳云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是撰諸葛集

時正官佐著作郎也

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

晉書荀勗傳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武帝受禪封濟

北郡公固辭為侯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帝素知太子闇弱遣勗及和嶠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

中書令

關內侯臣和嶠

晉書和嶠傳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遷中書令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為監嶠鄙為人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

車自嶠始也

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

華陽國志十一陳壽再為著作郎吳平後壽乃鳩合三國史著



魏吳蜀三書六十五篇號三國志又著古國志五十篇品藻典雅中書監荀勗令張華深愛之以班固史遷不足方也出爲平陽侯相華又表令次定諸葛亮故事集爲二十四篇時壽良亦集故頗不同唐庚曰魏文帝卽位求孔融之文以爲不減班揚晉武帝踐阼詔定諸葛亮故事融旣魏武之讎恨亮亦晉宣之對敵二人之言宜非當時之所欲聞而並見收錄惟恐其墜失

亮毗佐危國

詩大雅天子是毗鄭箋云毗輔也

負

阻不賓

論衡化不賓爲齊民

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

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

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

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

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

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

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

沈家本曰亮之見權在建安十三年以建興十二年時年五十四推之則其時

年二十八恐此七字誤也

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觀亮奇

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二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

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

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

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

毛本技作枝誤

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

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疆不侵弱風化肅然也

或曰此皆極美之詞無屈抑之意可

知壽非脩怨

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

疆震蕩宇內

或曰深得武侯之心

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

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

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

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

或曰可雪不戢之謗抑中仍褒

昔蕭何薦韓信

漢書韓信傳蕭何曰諸將

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信爲大將

管仲舉王子城父

新序卷四管仲言齊桓公曰平原廣囿車

不結執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若歸則臣不若王子成甫請置以爲大司馬左傳文公十一年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杜注王子成父齊大夫梁玉繩曰王子成父又作城父（管子小匡呂覽勿躬史齊魯世家並古通用字）案城父不知何王之子韓昌黎王仲舒神道碑通志略五以爲姬姓魏王墓碑以爲王子比干之後（錢大昕金石文跋尾二）未知孰是

皆付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

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

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

何焯曰上云人傑在其子孫之朝故耳歸之天命則

仍夷之也

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

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

詠召公

解見前

鄭人之歌子產

左傳襄公三十年輿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

忿信矣

何焯曰上用兵不戢蓋對敵國之詞此又申明其真王者之師也

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

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尙書咎繇之謨

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

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

馮本作不得及遠也晉書李密傳張

華問密曰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臯陶相與語故得簡雅大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己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

然其聲教遺

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

當世

或曰觀此表而猶疑壽者可謂失言

伏惟陛下邁縱古聖

宋本縱作縱

蕩然無忌故雖敵

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

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

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宋本泰始以下低一字（元本低二字）別爲一行  
弼按不必論本傳卽此表文已可爲武侯一篇佳傳

宋廣漢張枳亦撰武侯傳事雖詳備文則遠遜於此也又按承祚上表自署平陽侯  
相與華陽國志合惟與晉書本傳云補陽平令異錢大昕亦疑壽傳爲誤案晉書地  
理志平陽郡平陽舊堯都侯國平陽在漢爲曹參封邑子孫襲封後漢末  
張濟封平陽侯晉元帝時李矩封平陽侯至晉初何人封平陽侯未詳也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

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

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

中

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

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書在亮集

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

何焯曰公北駐漢中在建興五年元字誤思遠之生即在建興五年也詳元字當作六伯松亦以轉運之

勤死於王事錢大昭曰按霍峻傳云亮北駐漢中請為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與喬傳合然北駐漢中之事後主傳及諸葛亮向朗等傳皆在建興五年則所云建

興元年卒者誤矣

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

洪飴孫曰翊武將軍一人蜀所置

亦早卒諸

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為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

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

藝文類聚二十三載武侯誠子書云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

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慙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年十七

延熙六年

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為羽林中郎將

元本馮本監本吳本毛本羽作

翰宋本作羽趙一清曰何焯云翰林名官始此邪然其職為中郎將則猶之羽林也後因親信宿衛遂使才藻藝能之士皆待詔焉及後學士代掌王言乃取翰林子墨

客卿之辭為美名恐反失其本也又云宋本正作羽林一清案周羣為儒林校尉則翰林中郎將未足致疑不必以宋本作羽林字為證也潘眉曰唐以前無翰林官況

冠於中郎之上此翰字乃羽字之譌羽林中郎將漢舊官也弼按何說本疑詞趙說牽強潘說是羽林中郎將見魏志后妃傳毛后傳

屢遷射聲

校尉

射聲校尉見魏志齊王紀嘉平六年

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

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

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

為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

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

陰平今甘肅階州文縣治魏志鄧艾傳從陰平

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胡三省曰此道即所謂陰平景谷道華陽國志自景谷有步道徑江油左擔行出涪鄧艾從之伐蜀謝鍾英曰景谷道在文縣南

瞻督

諸軍至涪亭住

宋本元本馮本亭作涪今四川綿州東見劉璋傳又見鄧艾傳

前鋒破退還住綿竹

綿竹今綿州德陽縣北見劉焉傳又見鄧艾傳本志黃權傳黃崇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勸瞻宜速行據險瞻猶豫未納崇至于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綿竹

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

胡三省曰諸葛氏本琅邪人故以此誘之

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二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

都瞻長子尙與瞻俱沒

其隨瞻戰死綿竹者張飛孫遵見飛傳黃權子崇見權傳李恢弟子球見恢傳杜佑曰漢州德縣鄧艾破

諸葛瞻於此因爲京觀趙一清曰元和郡縣志初瞻在涪而艾已入江油瞻曰吾內不除黃皓外不制姜維進不守江油吾有三罪何面而反遂就綿竹埋人腳而戰父

子死焉寔宇記卷七十三綿竹縣故城在漢州德陽縣北三十五里李膺益州記云石子頭二十里卽故綿竹縣城諸葛瞻埋人腳戰處也

干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

華陽國志曰尙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

而死

困學紀聞云朱晦翁欲傳末略載瞻及子尙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軒不以爲然以爲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

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晤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

足法也何焯云思遠於景耀四年以尙書僕射軍師將軍行都護衛將軍與董厥共平尙書事至六年冬亡國其任事未久董厥闔宇位皆在其上所謂任兼將相

者恐未悉當時事勢也姜維略言之而後主不納逃讒沓中思遠少爲主壻亦蜀之宮子奇也能必入乎趙一清曰朱子之論最爲平允南軒則近於苛矣周壽昌



曰南軒此論可謂不揣本末而權輕重者矣瞻尙父子世臣任兼將相豈能以一黃皓而輕爲去就卽尙戰死時猶以不早斬黃皓爲歎此亦臨難憤語彼時若眞斬皓不又一袁紹邪卽裴後注引蜀史常璩說長老云陳壽嘗爲瞻吏爲瞻所辱故因此事惡黃皓而云瞻不能匡矯也是瞻傳所云將護黃皓瞻無能匡矯之語未可全信國敗主降父子同時赴敵死難尙謂非忠武侯之肖子將北地王哭廟殺妻子旋自殺亦謂其不能挽回危敗徒捐生以塞責非先主之賢孫也宋儒執論迂謬令人憤懣不平多類此但不知朱子是作何傳若是修綱目則無傳若蜀志則瞻有專傳在後其子尙卽附其父傳內何煩略載邪

### 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内移河東

案諸葛氏譜云

諸葛氏譜隋志未著錄

京字行宗

元本行作仲

晉泰始起居注

沈家本曰隋志晉泰始起居注

二十卷李軌撰二唐志同

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

孫京隨才署吏後爲郿令

郿見前

尙書僕射山濤啟事曰郿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

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爲盡心所事京治郿自復有稱臣以爲宜以補東宮

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宋本廣作江

董厥者丞相亮時為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

思慎宜適徒為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為尚書令遷

大將軍平臺事

錢大昭曰大將軍上當有輔國二字

而義陽樊建代焉

義陽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東見魏志武

文世王公傳

彭城王據傳

案晉百官表

沈家本曰隋志梁有荀綽百官表注十六卷亡

董厥字龔襲亦義陽人建字長元

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

何焯曰孫權歿於延熙十五年二字衍文且延熙止二十年亦

無二十四年也權寢疾召諸葛恪於武昌正延熙十四年事

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

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守尚書令

錢儀吉曰史傳董厥忽入

樊建使吳事語似不倫且上文稱厥代陳祗為尚書令此景耀元年祗卒而厥代也又云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此景耀四年厥遷輔國大將軍平尚書事而建代厥為尚書令也既言建代厥為尚書令此又言建後為侍中守尚書令前後重出必非承祚本書疑此五十字（弼按應作五十四字）本在註建字長元之下

而誤爲正文者惟他書引晉百官表但有名字爵里而此獨記事或延熙以上更有脫文

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

外官人黃皓竊弄機柄

劉咸炘曰特書此見亮死而漢亡無人繼之也

咸共將護無能匡矯

胡三省曰揉曲使直曰矯

孫盛異同記曰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主召還爲益州刺史奪其兵

權蜀長老猶有瞻表以闇字代維故事晉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說蜀長老云陳壽嘗爲

瞻吏爲瞻所辱故因此事歸惡黃皓而云瞻不能匡矯也

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詣京都同爲相國

參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劉咸炘曰尙云厥建附此者以其與瞻將護黃皓不守亮親小人之戒蜀

漢所以傾頹也按此二人若合于陳震董允呂乂陳祇傳中則首尾完具

漢晉春秋曰樊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

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

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使用者乎

史記馮唐傳唐事文帝上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 帝笑曰吾方欲明

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

元本治作理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

胡三省曰儀度也軌法也

約官職從權

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

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

馮本飾作飭誤

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

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

胡三省曰言事事物物必從其本而治之

循名責實

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

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胡三省曰亞次也匹偶也

然

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常璩曰諸葛亮雖資英霸之能而主非中興之器欲

以區區之蜀假已廢之命北吞強魏抗衡上國不亦難哉似宋襄求霸者乎然亮政脩民理威武外振爰迄琬禕遵修弗革攝乎大國之間以弱爲強猶可自保姜維才非亮匹志繼洪軌民嫌其勞家國亦喪矣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曰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思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夫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又曰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稟先覺標榜風流遠期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埒雲雱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爲時棟張溥曰諸葛亮之說先主借荊州取益州也其道皆雜王霸行之及受顧命輔後主則行事純乎王矣以王霸雜行者師出於奇純乎王者師出於正出於奇者非大勝即大敗出於正者無大勝亦無大敗輔英主以奇輔弱主以正昭烈既崩亮敢用奇哉魏延子午之策彷彿孫吳亮危而不用者知彼知己計慮審矣亮所能者日用兵而民不知兵日調賦而國不知賦軍農並興若行無事以周公之法寓於管子之令而天下莫能窺其間是以神也混一之朝有征無戰角立之國有戰有守蜀守國也非戰國也後主爲君守而不足諸葛亮爲相戰且守而有餘西晉降而東汴宋降而南時可爲十倍蜀矣其如無亮何李安溪曰武侯實仁義節制王者之師壽以爲短於奇謀此其識見之差非有所懟憾王鳴盛曰晉書稱陳壽作三國志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又云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髡壽爲亮傳謂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議者每以此少之晉

書好引雜說故多蕪穢此亦其一也街亭之敗壽直書馬謖違亮節度爲張郃所破初未嘗以私隙咎亮至謂亮將略非長則張儼袁準之論皆然非壽一人之私言也壽入晉後撰次亮集表上之推許甚至本傳特附其目錄並上書表創史家未有之例尊亮極矣評中反覆盛稱其刑賞之當則必不以父坐罪爲嫌廖立李平爲亮廢竄尙能感泣無怨明達如壽顧立平之不若邪亮六出祁山（弼按武侯再出祁山此云六出誤）終無一勝則可見爲節制之師於進取稍鈍自是實錄于慎行曰魏延請假精兵五千從襄中取長安而孔明不用正使延不可使者諸將之中更無可使者邪坐失良圖以正取勝數出無功繼之以死陳壽之短其用兵言不漫矣黃恩彤曰王伯厚謂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于將略在易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何義門謂魏延雖雄猛不可專任蜀兵寡分則不可以臨敵王論其理何論其勢盡之矣至謂陳壽因此短其用兵則亦未嘗詳讀本傳也按建興六年武侯攻祁山以馬謖違節制敗然猶拔西縣反是年冬復出散關以糧盡退斬魏將王雙九年復出祁山以糧盡退射殺魏將張郃蓋自出師以來多因饋餉不繼致撓其銳然每退輒擒馘上將全師振旅而還不可謂短于用兵也且陳壽之推武侯亦至矣其初出祁山也則曰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其沒而軍退也則曰宣王案行其營壘歎爲天下奇才序述如此雖孫吳何以過哉壽以晉臣論敵國之相揚之乎懼乖立言之體抑之乎又失是非之真是以隱約低昂以見意一則曰所以對敵或值人傑爲仲達之受巾幗諱也又曰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以見司馬非諸葛之敵諸葛非用兵之失也讀者不察反謂嘗武侯短于用兵豈知其意者哉劉咸炘曰黃氏此論乃據上文集表文以釋評語應變將略非長之疑也然表中亦言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

之幹優於將略是豈皆詭詞邪尙氏亦據表文言壽之評亮正以蜀人仕晉不得不爲司馬懿回護耳夫爲懿回護不書懿短可矣何必貶亮乎蔣超伯曰俞文豹云古今論孔明者莫不以忠義許之然謂之識時務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未也其說有四備雖稱中山靖王之後服屬疏遠世數難考猶宋高祖自稱楚元王後故通鑑不以紹漢統周瑜以梟雄目之司馬懿以詐力鄙之亮獨何見而委身焉一也備之枉駕草廬也曰主上蒙塵欲伸大義於天下其詞甚正亮開之以跨荆益成霸業之利而備之志始移無復以獻帝爲念未嘗使一介行李詣行在所二也求救於吳無一言及獻帝而說以鼎足之說當三國時而爲是說獻帝無復染指之望矣三也備之稱王漢中則建安二十四年也獻帝尙在敢於自王聞獻帝遇害亮不能仗大義連孫吳聲罪討賊遽請卽位費詩以爲大敵未克便先自立恐人心疑惑亮反怒而黜之四也俞說雖刻然元遺山詩意亦同豐山懷古云吳人操等耳忍與分河潼二民漢遺黎尺地漢故封一券損半產二祖寧汝容端本一以失孤唱誰當從至今有遺恨廟柏號陰風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

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爲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

局本信作相誤

及其受六

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卽以爲君

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

官本考證曰君臣疑作羣臣

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

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

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

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

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

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

銳當作脫

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強弱

國中宋本作中國

是以

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

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鬪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

而能鬪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

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



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鬪也曰亮率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園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

宋本明作知

袁子曰亮治實而不

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

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

宋本元本

譁作華

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未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

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

長也

姜宸英曰以亮之才而陳袁之徒皆有不能應變之論信乎人不可以無年

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

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

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

或曰前識句未詳

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

也 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書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

御覽作天

下分崩

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為世霸王諸

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

册府盟作明

或收功于蜀漢或册名於伊洛不備既沒

後嗣繼續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

御覽宗作守

霸王之

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

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贄大吳

此吳人之辭不足異也

抗對北敵至使耕

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

地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

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

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

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爲得計也諸

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

沈家本日前注引郭沖五事云十二更下在者八萬

沖言雖不可信而後主降魏之時帶甲將士十萬二千乃蜀兵實數也此稱五萬蓋非其實至建興五年詔中稱統領步騎二十萬衆乃是虛數

自可閉

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

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

以策之

宋本策作  
筭下同

則未見坦然之勳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

也余竊疑焉請聞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

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爲敵戰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時疆弱

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

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爲救圍不卽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

家襲取南郡

國家謂吳也

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

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犄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

勢異於曩日玄德尙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

五國之兵

史記樂毅傳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索隱云護謂總領之也

長驅彊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

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爲唇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虵形勢

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

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

圖忠謀睿睿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蜀記曰晉永興中晉惠帝末年 鎮南

將軍劉弘

弘事見魏志劉馥傳注引晉陽秋

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大傅掾韃爲李興爲文

曰

晉書孝友傳李密傳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二子賜興興字雋石亦有文才刺史羅尙辟別駕尙爲李雄所攻使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救興因願留爲弘參

軍而不還尙白弘弘卽奪其手版而遣之興之在弘府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俱爲之文甚有辭理華陽國志十一曰興太傅參軍晉書謝注曰劉弘未爲

太傅蓋以弘受東海王節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鞀而永思元本馮本毛本鞀制故誤以爲太傅參軍也作鞀誤禮記樂記

篇君子聽鼓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

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詩邶風谷風之章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毛傳云東風謂之谷風陰陽

合而谷風至詩召南騶虞之章于嗟乎騶虞毛傳云騶虞義獸也雲雷升而潛鱗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鄭箋云于嗟美之也

驥摯解褐于三聘史記湯本紀伊尹名阿衡索隱云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然解音以阿衡爲官名孟子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

三使往聘故尼得招而褰裳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字仲尼季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管豹變于受命史記管晏

列傳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貢感激以回莊漢書貢禹傳禹字少

翁琅邪人上書曰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天子報曰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後以禹爲御史大夫列於三公異徐生之摘

寶釋臥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史記鄒陽傳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索隱曰服虔云人不相知才能交

至白頭猶如新也傾蓋如故如吳札季僑也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駟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欵之義故云傾蓋也文穎曰傾蓋猶交蓋 嘉吾子之周行 詩小雅鹿鳴之章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毛傳云周至夫駐車也 行道也鄭箋云周行周之列位也言己維賢是用也

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 宋本漢作九 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

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

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 或校改木牛之奇則亦般模 官本考證曰宋本作則非

言非前人所規也禮記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鄭注云公輸若匠師般若之族多技巧孟子公輸子之巧彌按上文舉孫吳為二人此云般模亦當為二人般模未詳 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螿 易井卦六四井螿无咎象曰井螿无咎修井也螿側舊反馬云為瓦

裏下達上也干云以輒壘井曰螿字 又何祕要昔在顛天 史記周本紀太顛闕有天皆執劍以衛武王

名無迹孰若吾儕 儕字疑 儕字疑 良籌妙畫臧文既沒以言見稱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穆叔對范宣子曰魯有先

大夫曰臧文仲既沒 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坫 論語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正義曰管

其言立此之謂不朽

仲齊大夫管夷吾也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人君與鄰國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大夫則無之今管仲亦有反爵之坫僭濫如此是

不知禮也

樂毅不終

史記樂毅傳樂毅下齊七十餘城以屬燕會燕昭王死子惠王立得齊反閒乃召樂毅樂毅畏誅遂西降趙

奚比於爾

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

韓非子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

負辰莅事民言不流

荀子儒効篇武王崩

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辰而坐諸侯趨走堂下爾雅牖戶之閒謂之辰辰於宜反音依尙書金縢篇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臯則伊寧比管晏豈徒聖宣

局本徒作徙誤

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歿貴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

子難可究已

已或作矣

疇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覲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

元本作魂

歸史記高祖本紀高祖謂沛父兄曰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

太公五世而反周

禮記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鄭

玄曰太公受封留為太師死葬於周五世之後乃葬齊

想魍魎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王隱晉書云李興密之子一名安

蜀書五

三國志三十五